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5061/5600.1

MAY 26 1960

中國語文

ZHONGGUO YUWEN

3

1960

1960年3月号(总第93期)目录

論兼語式和一些有关句子分析法的問題	陈 建 民 (101)
也說“在”	潘 禾 (107)
“劳动着”是名詞性詞組嗎?	吳 哲 夫 (109)
理論的句型	吳 潤 光 (110)
現代漢語虛詞釋例(样品)	北京大学中文系 55 級、57 級語言班 (112)
我們在万榮的收获	(117)
汉字改革运动的历史发展(下)	周 有 光 (120)
論言語的階級性	朱 星 (126)
广州方言詞汇探源	罗 正 平 (129)
漢語詞汇史随笔(七)	郑 奠 (135)
漢語輕音的历史探討	[匈牙利] 陈 国 (137)
是邏輯重音还是感情重音?	苏 民 (141)
語文短評	
705—724	(142)
数理語言学	山 佳譯 (149)
書刊評介	
对于《京剧字韵》的一些意見	丁 方 豪 (144)
評《普通話正音字表》	殷 默 (146)
对《汉魏六朝散文选》的注音的意見	唐 君 力 (148)
动 态	
厦門大学中文系大力开展毛主席語言的研究	王 尔 康 (119)
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大力开展“三正三通”运动	郑 玉 蓉 (125)
最近苏联的应用語言学研究活动	刘 非譯 (128)
苏联将大量出版东方和非洲語言概要	[苏联] 謝尔久琴柯 (134)
山西师范学院語言教研組展开科学研究	王 叔 潜 (148)
《語法理論》出版	(136)
讀者·作者·編者	(150)

中國語文

編輯者：中国語文編輯委员会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印刷者：北京京华印书局
 北京西城端王府夹道7号 北京景山东街45号 北京虎坊桥
 总发行处：北 京 市 邮 局 訂购处：全国各地邮电局 代訂另售处：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月 刊

1960年3月22日出版 每册定价人民币 0.24元(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1-24.213 代号 2-44

論兼語式和一些有关句子分析法的問題*

陈建民

一 什么叫做兼語式

“兼語式”这名称是由《語法講話》最先提出来的。①王力先生和張志公先生管“兼語式”叫“連系式”，②呂叔湘先生叫“連謂式”。③尽管名称不同，内容大同小异。这里，我們暫且采用“兼語式”这名称。

要說明什么叫做兼語式，先得介紹一下各家在这方面的說法。

張志公先生說，兼語式是“两个動詞中間夾着个代表人或事物的詞語(往往是名詞或指代詞)，它既作前一个動詞的賓語，同时又作后一个動詞的主語”。例如，“你爹叫你回去睡哩。”

呂先生的“連謂式”的說法基本上是跟張先生的說法一致的，就是動·名·動。不过，呂先生又补充說：“第二个(按指動·名后边的成分)也可以不是動詞而是形容詞。例如‘我劝大家冷靜点’。”这个补充說明是十分重要的(下文再詳)。

《語法講話》里不止一次談到兼語式。兼語式是两个主謂結構套在一起，例如“我叫他来”，“我叫他”和“他来”都是主謂結構。但書上举的兼語式例句，有些并没有第一个主語。例如：

- 1) 讓他哭吧，一会儿就好了。
- 2) 多謝你提醒了我。
- 3) 是誰造反？你为什么拿我們卖錢？(老舍)

以上的例句不是两个主謂結構套在一起，倒象動賓結構和主謂結構套在一起。“讓他”、“多謝你”和“是誰”是動賓結構，“他哭”、“你提醒了我”和“誰造反”是主謂結構。《語法講話》所举的例子，这个“謂”絕大多數以動詞为中心，也有个别的以形容詞为中心，例如，“不要讓他着急。”

《語法講話》又說，有一种兼語式，兼語后头可以有停頓，并且可以加上复指的字眼。例如“他有个女儿在解放軍”，这句可以改成“他有个女儿，她在解放軍”。④

指出兼語式的句子里可以有“停頓”，正象呂先生

指出兼語后边有形容詞一样，都很有意思。然而，《語法講話》指的是一种写下来必須加逗号的停頓。⑤“他有个女儿”的后边要是停頓，“他有个女儿，在解放軍”就不是兼語式了。兼語式的句子里可以有怎样的停頓，下文再談。

王力先生最早提出了連系式的理論，說：“凡句中包含着两次連系(按指两个主謂結構)，其初系謂語的一部分或全部分即用为次系的主語者，我們把它叫做連系式。”⑥又說“两个連系可以緊縮为一个句子”。⑦例如“我叫他馬上就来”，照王先生的意見，“我叫他”是第一次連系，“他馬上就来”是第二次連系。这个句子是两次連系(即两个主謂結構)的緊縮。

这种說法跟《語法講話》的“两个主謂結構套在一起”有同样的毛病。試看王先生所用的例句：

- 1) 以后都叫他做瀟湘妃子就完了。
- 2) 只有晴雯独臥于炕上。
- 3) 幸亏是宝二爷自己应了。

例1沒有主語，例2、3不能有主語。这就无所谓

* 这篇文章是語言研究所現代漢語小組集体工作的一部分，先写出来发表，請大家提意見。

① 《中国語文》1952年10月号，1953年4月号。

② 王力：《中国語法理論》，1957年，189頁；張志公：《漢語語法常識》，1957年，221頁，216頁。

③ 呂叔湘：《語法学习》，1953年，73頁，74頁。

④ 說“改”是不对的，把“女儿”改为“她”，两个主謂結構套不起来了，是改了語法結構了。这里牽涉到語言分析的方法問題，暫不多談。

⑤ 例如下面的例子：“田春生的对象叫楊小青，是柳林村劳动英雄的閨女。”中間有逗号，并且极容易“改”成“两个主謂結構套在一起”，但是誰也不会把它看成兼語式。

⑥ 初系謂語的一部分为次系的主語，指目的位(或表位)又是主語；目的位如“迎春又命丫頭点了一支梦甜香”，表位如“是誰起这刁鑽的名字”。初系謂語的全部分为次系的主語，指謂語为主語，如“我来的不巧了”，但我們不承認这样的分析法，这里不討論。

⑦ 《中国語法理論》有一节专講“緊縮”，那是复合句的緊縮，不是連系式的两个連系的緊縮，名称上是会叫人迷惑的。

第一次連系，也無所謂連系了。

总的說来，各家的說法都有点毛病，至少都有点語病。張先生和呂先生說兼語式就是動·名·動，这个看法太狹窄了。不錯，大多數的兼語式句子包含動·名·動結構，但不能因此把動·名·動作為兼語式的定格。那樣，就會把同一類的語法結構認為亂七八糟的一團（下文再詳）。呂先生是指出了兼語式也可以是動·名·形，但是沒有仔細討論。从两个動詞着眼，更有人強調兼語式的第二个“動”是第一个“動”所引起的，第一个動詞常常有“使、叫、讓”或帶有这种意義的動詞。这是把兼語式看得更狹窄了。

两个主謂或是連系的說法也是不需要的。“我叫他来”是兼語式，“叫他来”同样是兼語式。“是他做的”，“有他在这兒”也是兼語式。

各家有一个共同的主張，就是有一个名詞性的成分，它既是前边動詞的賓語（或表位），又是后边的成分的主語；两个謂語不連系同一个主語。

上面提到，呂叔湘先生曾經指出兼語后边可以是形容詞。这对我們很有启发，叫我們認識到動·名·動不是兼語式的定格，動·名·形也可以是兼語式。在这个認識的基础上，我們把單句的类型通盤地觀察了一下，发现除了動·名·動和動·名·形以外，動·名·名和動·名·主謂（句子形式）也可以是兼語式。先看下列的例句：

A 組：動·名·動

- 1) 這個問題請李華回答。
- 2) 謝謝你照顧一切。（丁西林）
- 3) 我跟他不快給我來信。（《語法講話》例句）
- 4) 叫他做肖隊長。
- 5) 大家鼓勵他報名參加競賽。（《語法學習》例句）

B 組：動·名·形

- 1) 原諒他小。（《語法講話》例句）
- 2) 我喜歡小劉老實。
- 3) 告訴她小心点儿。

C 組：動·名·名

- 1) 叫他肖政委。（《語法講話》例句，看作雙賓語。）
- 2) 喜歡那個人黃頭髮。
- 3) 買了個桌子三條腿。

D 組：動·名·主謂

- 1) 剛才你不是又不喜歡我胆子小嗎？（艾蕪）
- 2) 表揚他立場堅定。
- 3) 祝你身體健康。

這四組例句有两个共同點：

- 1) 都是動·名·謂。例如“請李華回答”(A₁)，“請”是動詞，“李華”是名詞，“回答”是動詞作謂語，說出“李

華”干什么。“大家鼓勵他報名參加競賽”(A₅)，“鼓勵”是動詞，“他”是名詞性的成分，“報名參加競賽”是一個連動式結構，說出“他”干什么。“原諒他小”(B₁)，“原諒”是動詞，“他”是名詞性的成分，“小”是形容詞作謂語，描寫“他”怎麼樣。“叫他肖政委”(C₁)，“叫”是動詞，“他”是名詞性的成分，“肖政委”是名詞（或名詞組）作“他”的謂語。“不喜歡我胆子小”(D₁)，“喜歡”是動詞，“我”是名詞性的成分，“胆子小”是主謂結構的謂語，描寫“他”怎麼樣。

不過，動·名·謂這三个語法成分這樣挨次排列，並不證明這些句都是同一類的語法結構。例如“我們高呼毛主席萬歲”，“高呼”是動詞，“毛主席”是名詞（或名詞組），“萬歲”是對“毛主席”說的，是謂語。但是，這個句子並不是兼語式，而是主謂結構作賓語（下文再詳）。

怎麼會知道這里有兼語式和主謂結構作賓語的分別呢？憑什麼說上面的四組例句都是兼語式的句子呢？單憑詞匯意義或是動詞的性質么？不是的。

2) 以上四組例句，每一句中間可以停頓和拉長的地方是一致的，而跟主謂結構作賓語的句子的語音形式是不同的。^①這些句子的語音形式和語法意義是統一的。下文用“|”代表用一般的口氣說話時，句子中間可以停頓和拉長的地方。四組例句的說法是：

- A: (這個問題)請李華|回答。謝謝你|照顧一切。
大家鼓勵他|報名參加競賽。
B: 原諒他|小。我喜歡小劉|老實。
C: 叫他|肖政委。喜歡那個人|黃頭髮。
D: 剛才你不是又不喜歡我|胆子小嗎？表揚他|立場堅定。

同一類的語法結構上應當用同一種語法分析。在“請李華回答”里，“李華”是“請”的賓語兼“回答”的主語。在“原諒他小”里，“他”是“原諒”的賓語兼“小”的主語。在“叫他肖政委”里，“他”是“叫”的賓語兼“肖政委”的主語。在“不喜歡我胆子小”里，“我”是“不喜歡”的賓語兼“胆子小”的主語。就是說，在動·名·謂結構中，“動”和“謂”不連系到同一个主語；中間有一个名詞性的成分，它既是前边動詞的賓語，又是后边謂語的主語。這就是兼語。簡單說來，兼語式就是一個動賓結構和一個主謂結構扣在一起。

對於以上四組例句，各家是怎樣處理的呢？一般的

① 參看《研究漢語語法，要多聽“話”、多念“話”》（《中國語文》1960年2月號）。所謂“拉長”，不容易在這里詳細描寫。本組希望將來在討論句型的時候，能憑語音實驗的記錄把這物理現象說得明確一點，這里不妨把“拉長”了解為一般說的“拉長了調兒說話”的“拉長”。

說，各家沒有完全把它們看作同一類的語法結構。例如《語法講話》，就是把它們當作兩三種以上的語法結構來分析。同是A組，《語法講話》把A₁、A₂和A₃當作兼語式，把A₄看成複雜謂語，理由是“叫……做”兩個動詞前後照應，跟一般的兼語式不同。又例如C組的“叫他肖政委”，《語法講話》因為“他”後邊是個名詞（或名詞組），不是動詞或形容詞，不符合這書上為兼語式訂下的條件，就把它看作雙賓語的格式。其實這個句子決不包含雙賓語（下文再詳）。並且《語法講話》是十分強調名詞組可以作謂語的。至於C₂C₃和D組等例句，《語法講話》既沒有在兼語式範圍內，也沒有在別的地方討論到。

我們認為在同一類的語法結構上，應當用同一種分析法，這是從意義結合形式的原則來衡量語法的分析方法的。同是兼語式的句子，分析得支離破碎，就會破壞語法意義和語法形式的統一，並且會越分析越叫人糊塗。例如張先生談到“逆系式”，把“我看見一個人走進院子裏去了”一類的例句看作“近于主謂結構作賓語的逆系式”。這類句子究竟是“逆系式”的一種，還是“主謂結構作賓語”的一種，或者是一種中間物，看不出來。又把“你叫他來”一類的例句看作“近于動詞作補足語的逆系式”，也同樣叫人迷惑。分析手續上抓不住重點，語法學就不能有清楚的系統，並且學語法的人會遇到不需要遇到的種種麻煩。

分析手續上也不能沒有層次。例如“大家鼓勵他報名參加競賽”(A₅)，呂先生分析為乙（即“大家鼓勵他報名”）和甲（即“報名參加競賽”）兩種構造重疊起來的複雜謂語，不看作一般的兼語式。我們以為應當首先肯定它是兼語式的句子，然後說“報名參加競賽”是連動式的謂語。這主要是分析手續上的不同。我們肯定兼語式是動·名·謂，把含有動·名·謂結構的句子先作為整體分析，然後再作局部分析。呂先生象是把這類的句子看作動·名·動·動，一占腦兒說，這是複雜謂語。我們認為這裡不需要複雜謂語這個語法概念。

上文1)指出兼語式是動·名·謂，擴大了兼語式的語法含義。2)又提出“動·名”後邊可以有語音停頓和拉長，那是兼語式的句子在語音結構上的特點。從這裡引出一些前人不大留意或是說不清楚的問題，得詳細討論。其中主要的是：a)兼語式和主謂結構作賓語的劃界問題。象上文提到的“我們高呼毛主席萬歲”，為什麼不是兼語式而是主謂結構作賓語呢？形式上的界限在哪兒呢？b)兼語式和“雙賓語”句子的劃界問題。“叫他肖隊長”和“送他一本書”都包含動·名·名

的次序，並且語音停頓的地方也一樣，可是不能同樣分析。為什麼呢？

二 兼語式和主謂結構作賓語的劃界

兼語式和主謂結構作賓語（以下簡稱“主謂賓”）在形式上很相象，都包含動·名·謂的次序，實際上是兩種不同的結構。

兼語式是：動·賓
 ↓
 主·謂

“主謂賓”是：動·賓（主謂結構的）

憑兩種句子在語音形式上的不同，是可以把它們的界限劃分得相當清楚的。用一般的口氣說話時，兼語式句子里可以停頓和拉長的地方，只能是在“動·名”後邊，不能在“動”的後邊。能說“你請我|吃飯”，不能說“你請|我吃飯”；①然而，“主謂賓”的句子里可以停頓和拉長的地方，一定是在“動”的後邊，不能在“動·名”後邊。只能說“我們高呼|毛主席萬歲”，不能說“我們高呼毛主席|萬歲”。

兼語式和“主謂賓”句子中間的停頓和拉長，憑說話時的一般口氣聽來，不是非停頓（拉長）不可的，②書面上一般不用逗號表示。有特殊需要，才特別加上逗號。例如謂語太長或是為了叫謂語突出，書面上就經常在謂語之前加逗號，這就格外顯出句子的結構是兼語式。同樣，名謂之前也經常有逗號，顯出這個句子是“主謂賓”。

可以停頓和拉長的地方，一般可以插入副詞或別的狀態性成分（最常遇見的是時間狀語）。插入了一個成分之後，具體的意義當然有些變化，但句子的基本結構仍然不變。

如果不慣於使用停頓和拉長的方法，大可以採取“插入”這個比較簡易的方法。方法是這樣的：遇見動·名·謂的格式時，找出動·名之間能不能插東西，名·謂之間能不能插東西，或兩處是否都能插東西。試用〔 〕表示可以插入一個成分的地方。

(1) “動〔 〕名·謂”和“動〔 〕名〔 〕謂”是“主謂賓”。例如“他感覺生活有些兩樣”，“他感覺〔近來〕生活有些兩樣”，“他感覺〔近來〕生活〔稍微〕有些兩樣”。

(2) “動·名〔 〕謂”是兼語式。例如“怪他不積極

① 可以說成“你請，（這裡逗號可以用分號，也可以用句號。）我吃飯”。那不在本題討論範圍之內。

② 詞和詞之間可以有一般不大容易聽出來的小停頓，而這兩類句形還是可以憑不同長短的小停頓來區別開的。這種情形這裡不能詳細討論。

学习”，“怪他〔一贯〕不积极学习”。

下文不再讨论插入，因为单凭语调，已经可以说明问题。

为了测验兼语式和“主谓宾”的分别，我们搜集了一千多条包含动·名·谓次序的例句。（例句来自老舍、丁西林、杨朔、赵树理、叶圣陶、艾蕪等作家的著作，以及1958年秋天《人民日报》上比较近于口语的报导文章。）这一千多条例句，包含二百来个不同的动词。测验的手续是先试“语音形式”，后试“插入”。结果发现下列种种情形。

A. 象下面这样的句子一定是兼语式，不能说成（或念成）“主谓宾”。

- 1) 她变了，鼓励儿子|报名参军。（报）
- 2) 大家选我|当生产组长。（报）
- 3) 我们要她|睡了歇歇。（丁西林）
- 4) 碗让他|打破了。
- 5) 可是扇子的风很有限，不能够教小蛾|害怕。（叶圣陶）
- 6) 武队长，有人|找你。（杨朔）
- 7) 人们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使不得”。（赵树理）
- 8) 武钢全体职工选派了几位代表，|将他们用第一爐鉄水鑄成的高爐全景的鉄屏，送给了毛主席。（报）①
- 9) 怪他|不老实。
- 10) 买了一本书|二十頁。
- 11) 祝你|身体健康。
- 12) 营救他们|脱險||是一个刻不容缓的特急任务。（林海雪原）

以上兼语式句子都包含动·名·谓次序。这个“动”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一般所谓副动词，如例4、5。“谓”可以用动词为中心的，例如1—8，最常见；也可以是用形容词为中心的，如例9；也可以是用名词为中心的，如例10；也可以是一个主谓结构，如例11。例8“动·名”后边的停顿，書面上已经用逗号表示出来。例12兼语式只作句子的主語。

B. 象下面这样的句子一定是“主谓宾”，不能说成（或念成）兼语式。

- 1) 大家都觉出|老头子确是有威。（老舍）
- 2) 当天晚上，我写了一条新聞用电报发给报社，报导|武鋼爭取在10月1日出鉄。（报）
- 3) 庆祝|建国十周年！
- 4) 当时她立刻意識到|老师傅对她的无限的关怀和爱护……（报）
- 5) 他根据多年的經驗摸索到|羊在春季里发育骨骼。（报）
- 6) 展覽会显示，|（在重工业加快发展的同时）我国人民将以紡織和輕工业部門得到更多更好的衣着和日用品，讓自己生活得更加美丽。（报）

7) 每逢|他的腦門发暗，必定有心事。（老舍）

8) 他們鼓掌欢迎毛主席，喊着|共产党毛主席万岁。（报）

以上的例句只能是整个主谓结构作宾語。例6虽然不大象一般口语，仍然可以朗诵。“动”后边的停顿（拉长），書面上已经用逗号表示，并且动名之間已经插进一个成分，不用测验就知道这是“主谓宾”的句子。

C. 兼作“主谓宾”和兼语式。

書面上的一个例句，用一般的口气念它，有时可以有两种说法，例如“欢迎下放干部胜利归来”，可以说成“欢迎|下放干部胜利归来”，停顿和拉长在“欢迎”后边，“下放干部胜利归来”是主谓结构的宾語。也可以说成“欢迎下放干部|胜利归来”，停顿和拉长在“欢迎下放干部”后边，全句是兼语式。这是很常见的现象。再如：

- 1) 同意|他|申請人民助学金。
- 2) 你为什么老怀疑|同学们|瞧不起自己？
- 3) 封建皇帝怕|后人|挖掘他的坟墓，封藏极为严密。（报）
- 4) 我希望|你|能这样。（报）
- 5) 我觉得|她|很好。
- 6) 我記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鲁迅）
- 7) 我看見|一群小学生|在地里劳动。
- 8) 我早就知道|你|沒见过她！（丁西林）
- 9) 他发现|你|有这个毛病。
- 10) 想到|队员們|在停工待料，刘师傅恨不得扛起来飞跑回家。（报）

我們所研究到的二百来个动词之中，有的据我們所能想到的例句里，不論具体内容如何，都造成兼语式，如：“叫”“托”“請”“劝”“求”“提（升）”“留”“保”“笑”“气”，等等。有的只能造成“主谓宾”，如“感觉”“提（議）”“高呼”“报导”“假裝”等，为数不多。大多数的动词都是两可的，正象C段所说的那样。还有一种情形是：一个动词在某种句子里是两可的，在另一种句子里就只造成B式。例如C。“我早就知道|你|沒有见过她！”是两可的，但是把这个句子改为“我早就知道|普及和提高是統一的”，情形就不同了。就只有一种念法，是“主谓宾”。

前人沒有認識到某些动词的用法上有这种比較特別的现象，所以在兼语式和“主谓宾”划界的问题上，往往有不同的見解。拿例7來說，有的說是兼语式，有的說是“主谓宾”。② 其实俩人都对，不过都只对了一半。

① 副动词结构。“将”不是北方話口语，但是这个句子还是念得上口的。

② 見《汉语語法常識》，216頁；《語法学习》，71頁。

三 兼語式和“双宾語”句子的划界

前人把兼語式看作是动·名·动和动·名·形,当然不存在兼語式和“双宾語”句子需要划界的问题。现在,我們把兼語式看作动·名·謂,扩大了它的語法含义,有一部分兼語式句子就得跟“双宾語”的句子划清界限了。

“双宾語”是什么?

(1) 一般語法書認為“双宾語”是动·名·名。例如黎錦熙先生在《新著國語文法》里(34頁)指出,“双宾語”是一个動詞“帶两个名詞作宾語”。《語法講話》也認為動詞帶的两个宾語都是名詞或者代詞。張志公先生在《漢語語法常識》里(83頁)說,双宾語是“两个表示受动者的宾語”。他用“再給我枝哈德門”这例句來說明第一个宾語多半指人,如“我”,第二个宾語多半指事物,如“一枝哈德門”。

(2) 有人主張把“双宾語”的定义推广到第二个宾語是主謂結構的句子,例如“你告訴他我不能去了”。“我不能去了”表示一件事情。“双宾語”結構是动·名·主謂。張志公先生和呂冀平先生(《复杂謂語》47頁)都是这样說的。

我們的兼語式既然包括动·名·名和动·名·主謂,就可以跟“双宾語”相混。下文把动·名·名和动·名·主謂分开討論。

A. 动·名·名(作謂)和动·名·名(作宾)的分別:

以下十个例句里,有关的語法成分的次序都是动·名·名,并且語音停頓的地方都在“动名”的后边。但是不屬於同一类。

- 1) 我送張先生一本書。(《國語文法》例句)
- 2) 现在还欠你多少錢?(《語法学习》例句)
- 3) 再給我枝哈德門。(《漢語語法常識》例句)
- 4) 我請教他一个问题。(《語法講話》例句)
- 5) 罵他糊塗虫。
- 6) 叫他“大冬瓜”。
- 7) 喜欢那个人大眼睛。
- 8) 娶了个媳妇儿一条腿。
- 9) 可怜他一只眼。
- 10) 买了一个本子三十二頁。

例1—4,一般語法書都認為是“双宾語”,例5—10很少討論到,我們認為是兼語式。怎么会知道这里面有分別呢?要看名和名之間有沒有关系。例1—4假如抽掉了動詞,“名·名”就站不住了。光說(或写)“張先生一本書”(例1),“你多少錢”(例2),人家就会听(或看)不懂。这就說明名和名之間没有什么关系,①是双宾語。例5—10就不同了,抽掉動詞之后,“名·名”

全站得住(例8刪“个”),能說“他糊塗虫”,“那个人大眼睛”,等等。这些句子里,名和名之間存在着主謂关系,是兼語式。

B. 动·名·主謂(作謂)和动·名·主謂(作宾)的分別:

下面的四个例句都包含动·名·主謂的次序,但也不是同一类,有“双宾語”,也有兼語式。这样的例句大多数有两种以上的說法,我們只选其中跟本題有关的一种來談。

- 1) 直到我明明白白告訴了她|我是沒有結过婚,他才滿了意。(丁西林)
- 2) 他問你|媽媽姓什么?
- 3) 民事主任說她|声名不正...(赵樹理)
- 4) 祝你|寿命跟天地一样长久!(叶圣陶)

只須知道停頓后边的“主謂”是作宾語的还是作謂語的,就能把“双宾語”和兼語式分別开。假若是作宾語的,名和名之間就不能发生关系,抽掉動詞之后,一定站不住。假若是作謂語的,就跟前面的“名”构成主謂关系,抽掉動詞之后,仍然站得住。例1、2把動詞抽掉之后,“她|我是沒有結过婚”,“你|媽媽姓什么”,都不說。②所以“主謂”是作宾語的。全句有“双宾語”。例3、4就不同了,抽掉動詞之后,“她|声名不正”,“你|寿命跟天地一样长久”,都能說,并且停頓的地方都可以插入副詞或別的状态性成分,例如說“她[原来]声名不正”,“你[将来]寿命跟天地一样长久”,所以“主謂”是作謂語的。全句是兼語式。

四 兼語式的語法作用③

前面說过,兼語式是一个动宾結構和一个主謂結構扣在一起的。动宾的宾語就是主謂的主語,这个成分就是“兼語”。这样的描写,比單举出动·名·謂的次序,当然是确切一点了。但是这样的結構形式是跟怎样的語法意义互相結合的呢?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

上面提过,有人是把兼語式这名称局限于用在动·名·动的;有人把它的范围訂得更窄,以为前一个动

① 当然,在一定的語言环境下,这么說是可以听懂的。“張先生一本書”,不管是用一般的口气还是用特殊的口气來說,只有在“李先生三本書(一支笔),陈先生两本書,(一块墨),張先生一本書”那样指派的时候,才能成句。例2“你多少錢”也是这样。能够单說的“名·名”,它的前面不能帶動詞。

② “你媽媽”联說,那另是一回事。

③ 这一段是陆志韦先生改写的。

詞所表达的动作引起后一个动词所表达的动作时，这动·名·动才是兼語式。那末，兼語式可以叫做一种使动式，它的語法意义倒是相当肯定了。但是，能符合使动条件的动·名·动例句是怎样从一大堆的动·名·动例句中挑选出来的呢？憑某一具体动词的詞汇意义来挑选么？那不是語法。至少得看某一类詞汇意义相同或相象的动词是否一定会造成动·名·动式，或是除此以外，不会造成别的格式（例如动·名·謂）。这样做了，就汉语來說，我們的研究工作可說是已經进入語法学的范围。可惜我們現在連这一点都沒有做到。

即使作成了这件事，那些不符合使动条件的动·名·动例句是什么呢？叫什么呢？万万不可忘記：这一大堆例句都是具有同一动·名·动次序和同一語調的。汉语語法研究上，我們必須強調这些現象。

把兼語式的范围扩大一点，讓它包括动·名·动和动·名·形，当然会引起一些有关形式和語法意义互相結合的新問題，但是基本問題是跟前一段所提出的問題相同的。例如有人把动·名·形的形看成后补成分。不管这說法对不对，这个形作为后补成分，跟別种用在名詞后边的后补成分在形式上截然不同。反过來說，它跟动·名·动里的动，在句子里所处的地位相同，两种句子的語調也是相同的。

《語法講話》的兼語式包括动·名·动和动·名·形。兼語式“表示”什么呢？在这一点上，这本书比別的著作說得更为具体。書里說：

兼語式里头最常見的一类是表示使兼語怎么样或者讓兼語怎么样的。…还有一类表示理由的兼語式。…只有一类兼語式，兼語后头的謂語是解釋或描写兼語的。…用“有”字“是”字做兼語前头的动词，…形式上跟上面所举的例同一类。…另外还有一类的句子多半无主語，也是一种兼語式，不过很接近主謂結構做宾語句法。例如“依我看”…“隨他去”。①

这里所列举的“一类”、“一类”的兼語式和“一种兼語式”，看来只能是举例性質的，大可以有別“种”、別“类”。同一个例句也不妨屬於两类：或是照某人看来屬於甲类，照另一个人看来屬於乙类，等等。更严重的問題是：兼語式在“形式上”到底有几“种”几“类”？据我們猜測，作者所指的兼語，“形式上”只是一类。那末，作者該是主張这个混同的“形式”是能“表示”各种各样的意义的，而这各种各样的意义不知是詞汇意义还是語法意义。作者只說了“表示使兼語怎么样或者讓兼語怎么样的‘一类’”，“往往用‘教(叫)、讓、使’等”…

“可也不限于这些动词”。

把兼語式再扩大，象本文把它扩大到包含动·名·名和动·名·主謂，又会牽涉到別的語法現象。要說这种形式“表示”什么，我們能說的最多不过跟《語法講話》所描写的大同小异而已。

目前就兼語式的看法可以有兩種。a)兼語式是一个混同的形式，它能表示各种不同的語法意义。現在不知道有几种，但是可以进行研究（例如从动词分类入手）。我們至少可以研究到这样的程度：兼語式，就动·名·主謂的表面形式来看，虽然是一个混同的形式，但是結合着別的語法条件来看（例如动词分类），它不是一个形式而是好几个形式。b)要不然，兼語式只是有兼語的形式。除此以外，它不表示語法意义。兼語式只是簡便的格式，在不需要分辨某种語法意义的話环境里可以使用它，簡省而方便。必須表示某种語法意义的时候，就另造句，把这語法意义用更單純而确定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样，就不牽涉到两种形式有无关系的問題。这种看法，也不是不符合汉语語法的基本面貌和一般精神的。

这两种看法，哪一种更合理，这里不必肯定。我們談兼語式的語法意义只能到此为止。

附注：

有一种格式极象兼語式，例如“說話太糊塗了”，“攔盐太少了”，“炒鷄子不熟”。这些例句跟“喜欢他老实”一样，都是动·名·形的次序，語音停頓的地方也同樣在“动名”后边。其实，仍然是两种不同形式的句子。

“說話太糊塗了”的意思，不是“話太糊塗了”，而是“話說得太糊塗了”；“攔盐太少了”，不是“盐太少了”，而是“盐攔得太少了”；“炒鷄子不熟”，不是“鷄子不熟”，而是“鷄子炒得不熟”。这类句子的形式可以跟“动·名·〔动+“得”〕·形”类比。例如說“說話〔說得〕太糊塗了”，“攔盐〔攔得〕太少了”，“炒鷄子〔炒得〕不熟”。兼語式就不能这样类比，不能說“我喜欢〔喜欢得〕老实”。由此可見，“太糊塗”、“太少”、“不熟”，在这些句子里不是謂語，而是补語。这些句子有一种特别的动·名·补形式，跟兼語式不同。

本刊“語文短評”欄啓事

为了讀者閱讀方便起見，从1960年2月号开始，本栏試按照語文錯誤的性質分类发表，請讀者对发表方式和短評内容提示意見，以便改进。并希望作者也按照問題的性質来稿；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我們也仍然欢迎。

① 《中国語文》1953年3月号。

也說“在”

潘 永

現代漢語中的“在”分別屬於三種詞類：副詞、介詞、動詞。如：

- 1) 蚕儿呀，你在吐絲……哦，你在吐詩。（女神，162頁）
- 2) [火箭]將在10月18日在距離地球表面四萬公里處通過。（《人民日報》1959年10月12日社論）
- 3) 唉，我們的阿毛如果還在，也就有这么大了。（祝福）
- 4) 所以同音詞問題的根源在語言，不在文字。（中國語文1959年8月號，363頁）
- 5) 毛主席在人民群眾中。（書名）

例1是副詞，也可說“正在”。例2是介詞，表示地點、時間等。下面三個例子是動詞，例3是不及物動詞，表示“活着”；例4是及物動詞，指出問題的根源或原因，也可以說“在於”；例5是及物動詞，表示“存在”。解釋這些例句，一般的語法著作沒有分歧，也沒有困難，容易有問題的是這樣的句子：

這個日本兵，嘎通的一下子，倒在地上下了。（烈火金鋼，22頁）

這種例句可以有兩種解釋：一、“在”是介詞，和它的賓語“地下”組成介詞結構“在地下”，作謂語動詞“倒”的補語。一般的語法書都這樣解釋。二，“倒在”是一個動詞，“地下”是“倒在”這個動詞的賓語。徐仲華先生提出過這種解釋。^①

本文準備討論的，就是怎樣來解釋這個“在”。

二

為什麼把“倒在地下”解釋作介詞結構作補語，一般的語法書沒有專門說明過；不過想起來，理由不外乎三個：一、“在”是介詞；二、“在地下”這個介詞結構可以前置，說成“在地下倒着”；三、“倒在地下”是古漢語“倒于地”的發展，在古漢語里，“于”是介詞，“于地”是動詞“倒”的補語。這三點，不能說不好。可是，客觀的語言現實使我們對這樣的解釋發生了懷疑：

這個家伙“咕嚕”了一聲，就倒在地上下了。（烈火金鋼，44頁）

這一句，如果再說“在”是介詞，和“地下”合成介詞結構作補語，就會有困難。因為介詞不能帶時態助詞“了”，“在了地上”又不能移到動詞“倒”的前面去。這樣，就

需要我們考慮一個更好更合理的解釋。應該指出，這種句式不是偶然出現的，也難說是例外。

太陽照在我的右方，把我全身的影兒，投在了左邊的海里。（女神，116頁）

掏出几杆子家伙來，全扔在了床上。（老舍選集，61頁）

他再也支持不住，立時一個屁股墩兒坐在了地下。（烈火金鋼，187頁）

《女神》寫作於1919年，是剛開始用白話文寫作的時期，就已經有了這種句式。這種句式在《女神》中共出現了四次。在今天的作品中，這種句式多了；《烈火金鋼》中出現了四十句左右。可見，隨着語言的發展，這種句式逐漸地多起來了。在平時的報章雜誌上，我們也不難看到這樣的句子：

一條高大整齊的“山嶺”把兩個山頭聯在了一起。（人民文學1958年11月號，91頁）

首先是有血債的惡霸都跪在了人民面前。（文匯報1959年9月11日6版）

當然，比較起來，加“了”的這種句式比不加“了”的句式要少得多。這，一方面要看意義和結構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為“當新事物剛剛誕生時”只是個“新的幼芽”，不可能發展得很成熟，很普遍。因此，如果我們不否認這種語言現象，那麼“我們應當仔細地來研究新事物的幼芽，極仔細地對待它們，盡力幫助它們成長，並殷勤照顧這些柔弱的幼芽。”^②

三

“倒在地下”和“在地下倒着”是不同的：前者表示動作的結果，後者表示動作的地點；前者是積極的活動，後者只是消極的行為。我們不能說“在地下倒”，而必須說“在地下倒着”，這個“着”就說明了後者的表示靜態的性質。因此，如果是沒有積極活動的動詞，“在”和它的賓語就很難放在動詞的後面，大都放在動詞的前面，如“大家在宿舍里聊天”“他在家裡休息”。^③

如果是及物動詞，這種性質就看得更明顯。“他在

① 徐仲華在《句子的基本成份》里說：“這種結構很象是動詞和介詞結合到一起，成為一個他動詞，後邊帶賓語，這還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見《語法和語法教學》，219頁。

② 列寧：《偉大的創舉》。

③ 王還先生已經正確地指出了它們的不同，請參閱《中國語文》1957年2月號26頁《說“在”》。少數介詞結構可以放在動詞後面，如“留學生學習在北京大學”，但這種情況非常少，並且，和通常在動詞後面的“在”是不同的。具體的不同點，請看後面的結論。

家里吃饭”，我們不能說成“他吃饭在家里”，“在家里”只能前置表示动作的地点，不能放到后面去。另一方面，有些“在”和它的宾语没法移到动词前面去，如“砂粒、雨点吹打在脸上”（文学小丛书：亲人，114页），就没法說成“砂粒、雨点在脸上吹打”。“他在黑板上写字”，我們可以說成“他写字在黑板上”，①但是这已经不是表示动作的地点，而是表示一个积极活动的結果：字写到黑板上去了。因此，这个句子可以用“把”字提前宾语，說成“他把字写在黑板上”。“把”字提前宾语的条件是动词能够表示积极活动，这就說明了这类句子的动词积极活动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把”字有它结构上的作用，把宾语提前之后，使动词和“在”結合在一起。“他写字在黑板上”的說法极少，“他把字写在黑板上”的說法非常多，这說明了客观的语言实际要求动词同后置的“在”紧密地結合起来。

四

那么，是不是可以認為动词已經同后置的“在”結合成为一个詞呢？从两个“在”的不同意义来看，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还需要从語音和語法上来討論一下。

从語音上看，动词已經和“在”完全合成一个語音單位了。“倒在地下”我們不說成“倒|在|地下”，而說成“倒在|地下”。如果动词是双音节的，也是这样，如“結合在|一起”。当然，我們不能只根据語音的組合来判定一个語言單位是不是詞，但是我們决不能否認語音在成詞中起着一定的作用。詞是語音形式、詞汇意义、語法作用的統一體，因此我們在考虑詞的形成时决不能忽略語音的作用。汉语詞儿形成的过程，往往同时也就是語音結合的过程。汉语詞汇中双音詞占大多数，三音詞也有增加，这些詞儿形成的情况，正是一个單音詞或双音詞和另一个單音詞經常用在一起，而最后組成一个詞的。“在”和前面的动词結合以后，有輕音化的趋向，因此我們說，动词和后置的“在”的結合也正体现了这种語言发展的規律。事实上，人們的語感已經把它們当成了一個單位：

再如夏瑜坟前的那只烏鴉，也是为夏四奶奶要叫夏瑜显灵而“站在一株沒有叶的树上”的。沒有叶便易于被发现，所以她“四面一看，只見一只烏鴉，站在……”，就禱告夏瑜显灵。（語文学习 1959 年 9 期，11 頁）。

这一句，作者在引用的时候，不引一个“站”字，不引“站在一株沒有叶的树上”一句，恰恰只引“站在”两个字，难道是偶然的嗎？难道不是証明了“站在”两个字已經在作者的語感里成为一个詞了嗎？再举个例子：

我們不是站在馬克思主义上面，而是坐在，甚至躺在它上面。（巴金、曹葆华譯：高尔基回忆录，14 頁）

如果我們不認為介詞结构的介詞和宾语可以被别的成分隔开，不認為两个介詞可以合用一个宾语来組成介詞结构，那么，我們只能說，“坐在”已經成为一个詞，而不是分別的两个詞了。

再从語法形态来看，动词和“在”合成动词以后，具有动词的形态，可以加时态助詞“了”来表示动作的完成，前面的例子已經証明了这一点，又如：

他来到一看，大姑还没有死，就赶快把她抱进屋里，放在了炕上。（烈火金鋼，319 頁）

他也記不清手里的大刀怎样掉在了地下，两只手紧紧地抱林雨抱在了怀里。（同上，505 頁）

“放在了”“掉在了”“抱在了”都表示动作的完成。但是，下面的句子就不能加“了”：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女神，78 頁）

將軍还伏在桌子上写东西呢！（亲人，172 頁）

“立在地球边上”“伏在桌子上”表示动作的情状，不能加“了”；加了“了”以后，就变成先“立在地球边上”，再“放号”，先“伏在桌子上”再“写东西”了。

并且，动词和“在”結合以后，具有动词通常的被动式和处置式的功能：

一绺头发从軟胎的帽舌底下掉出来，被汗水牢牢地贴在前額上。（亲人，101 頁）

这一脚把个日本兵踹出去了有一丈远，就听“咕咚”一声，給摔在了地下。（烈火金鋼，17 頁）

〔肖飞〕嘴里这么說着，可就把这两枝枪都插在了腰里，把子弹也都带在了身上。（同上，347 頁）

郑林曦先生說得好：“語音上出現了新的形式，结构上出現了前所不能具有的形态（构詞的或者构形的），这当然更足以証实一个新的詞已經形成。”②因此，我們的确應該承認动词和他后面的“在”結合成了一种新的合成詞。

五

在汉语的发展中，介詞和前面的动词結合而成为一个动词的例子并不少，比如，同“于”結合而成的有（下轉 140 頁）

① 王还先生說：“‘在 X’放在动词之后，跟前面的动词結合得十分紧密，其間不能加任何成份……我們不能說‘他写字在黑板上’。”其实，还是可以的，如“橫七豎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祝福）“我踏只脚在門上”（女神，145 頁）。不过，这样的句式較少。这里用这个例子只是为了說明方便。

② 郑林曦：《試論成詞的客观法則》，《中国語文》1959 年 9 月号，423 頁。

“劳动着”是名詞性詞組么？

吳哲夫

讀了黎錦熙、刘世儒两位先生写的《語法再研討——詞类区分和名詞問題》（見《中国語文》1960年1月号）一文，有两点感觉：第一，作者响应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現代汉语小組的号召，認真来探討詞类区分和名詞問題，这种精神是值得学习的；第二，文章里提出的論点、論据，有的还值得考虑，需要商榷。

文章有这么一段話：

又有人說，这还是動詞、形容詞，証据是：它們仍然保留有各自固有的語法形式，如：

劳动劳动是必要的。（可以重叠）

劳动着比休息着好。（可以粘“着”尾）

向后看不对。（可以带状語）

打孩子不好。（可以带宾語）

这些形式都不是名詞所能具有的，因而他們認為轉成名詞的說法是自相矛盾的。我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1）它們仍然沒有喪失名詞的性質。比如仍然可以加定語（他的向后看不对，你的向后看就对么？），仍然可以加同位語（打孩子这种教育方法不好。劳动劳动这种想法很必要），仍然可以同名詞联合（向后看和不求进步的想法是一回事）。这样看来，句法特征和詞法特征有沒有矛盾？沒有。2）已經不是单个兒的詞了，名詞性是屬於詞組的（即如“劳动劳动”就是“劳动—劳动”，語源上这后一“劳动”原是补語，所以也是詞組，屬於句法范畴；又如“劳动着”，“着”“了”等在汉语原是后附于動的助動詞，也是从补語范畴发展粘附而成詞尾的，所以单个兒的詞“劳动”可以轉类成“抽名”，而帶有粘附成分的“劳动着”就跟“正在劳动”一样是屬於詞組而后轉为名詞性的）。在名詞性的詞組內它当然是動詞（因为这不是名詞化了的動詞，而是名詞化了的動补詞組、动宾詞組等），名詞性詞組內的動詞，当然仍是可以被賦予它所固有的形式的。

我觉得这段論述，是作者在这篇文章里主張“句法成分”是划分詞类的主要标准以及動詞、形容詞可以轉为抽象名詞的重要論据，很有提出来討論的必要。这里只就作者所肯定的“劳动着比休息着好”的“劳动着”是名詞性的詞組这一点，談談自己不成熟的意見。因为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証。

作者所以举出这个例子，目的是要讀者信服動詞只要詞义上由本类轉入他类（由行为范畴轉入事物范畴）“从而它就潜有着取得一切名詞形式的可能性”，便能进入句中作句子的主語，成为名詞。不过这种主張有一个致命伤，那就是動詞作了主語，往往仍旧保留着

它固有的特点（固有的形态变化和結合功能），說变成名詞在理論上講不通。作者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才举出这样典型的例子，来給自己的主張做理論依据。

但是，我認為这个例証說服力是不强的，甚至于还不能自圓其說。理由如下：

第一，“劳动着”并不是詞組。

我們細看前面那段引文，有些說法是自相矛盾的。作者一方面說“又如‘劳动着’，‘着’、‘了’等在汉语里是后附于動的助動詞，也是从补語范畴发展粘附而成詞尾的”，同时又說“而帶有粘附成分的‘劳动着’就跟‘正在劳动’一样是屬於詞組而后轉为名詞性的”。在同一段話里，先明明白白肯定了“着”是“劳动”的詞尾（既称“詞尾”就應該是一个詞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而后又說“劳动着”是“名詞化的動补詞組”，这是說不通的。很明显，“劳动着”跟“正在劳动”并不“一样”，“着”只能跟動詞粘附在一起用，不能單独自由运用；而“正在”能自由运用；“劳动着”是带粘附成分的動詞，“正在劳动”才是詞組，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談的。何况，說“劳动着”是詞組，会导致出汉语的詞根本无形态变化的結論，这是很值得考虑的問題。

第二，“劳动着”根本沒有“名詞性”。

作者例句中的“劳动着”既然不是詞組，那么它有沒有“名詞性”呢？是不是“抽象名詞”呢？答案是否定的。作者举的这个例証，不但不能証实自己的主張，而且恰好是一个反駁“動詞作主語就一定要变成抽象名詞”的主張的典型例証。因为这个“劳动着”依然是動詞，不是什么抽象名詞。从意义看：作者可能認為它已轉入“事物范畴”了，其实它仍屬於“行为范畴”，这是由于“劳动”后边粘附的“着”，把“行为”的意义給固定住了。我們只能用代替“行为”的疑問代詞代替它来发問，不能用代替“事物”的疑問代詞代替它来发問。例如这样說是站得住的：“怎么着好？”“劳动着好。”“怎么着比休息着好？”“劳动着比休息着好。”要把“怎么着比休息着好？”改成“什么比休息着好？”便站不住。因为“什么”代替不了“劳动着”。

再从形式上看：1）不能被定語限制、修飾，“劳动着”作主語，它前边只能加状語，不能加定語；2）不能放在“介詞…方位詞”这个語言区域中；（下轉 111 頁）

理論的句型

吳潤光

語言是人類交流思想的工具，同一的思想在不同的語言里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如漢語：“天氣冷。”(S P)① 俄語：“холодно。”(P) 英語：“It is cold.”(S V P) 德語：“Es ist kalt.”(S V P) 法語：“Il fait froid.”(S V O) 西班牙語：“Hace frío.”(V O) 意大利語：“Fa freddo.”(V O) 由此可見，表达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任何一种具体語言，在这許許多多的表达方式中，只能具有一定的、为数不多的表达方式；有些表达方式是許多語言所共有的，如 S V O，但有些是某种語言所独有的，如德語和日語的 SOV，而現代漢語就沒有这种表达的方式。又如拉丁語的 S P V (Scientia potentia est. 譯文：“知識就是力量。”直譯：“知識力量是。”)是現代許多印歐語言所沒有的，漢語也沒有这样的表达方式。上述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在語言學上称为句型 (sentence pattern)。

上述的 холодно 以及拉丁語的 scimus、意大利語的 sappiamo 和捷克語的 víme，这些單詞句和那些不完整的句型（如 V O 等）都不是我們研究的範圍。

研究句型，首先得确定基本句型的种类和基本的語法成分。

物質世界不断地变化、发展，这反映在語言上，有句型 S V；世界是物質的，这反映在語言上，有句型 S V P；人類在改革社会的过程中进行階級斗争，“在劳动过程中改变自然物并使之适合于滿足自己的需要。”② 这反映在語言上，有句型 S V O。因此，我們認為 S V、S V P 和 S V O 是三种最基本的句型，而 S、V、P 和 O 是四个最基本的語法成分。为了闡明問題方便起見，我們可以增加一个語法成分 X；X 的伸縮性很大，它可以代表一个虛詞、動詞、間接賓語以及各种类型的補語、狀語和定語（其中包括这样語法成分的句子）。这样，一共有五个基本的語法成分。

上述拉丁語的句型 S P V 与古漢語的 S P（知識者，力量也。）以及現代漢語的 S V P（知識就是

力量。）相当。因此我們可以观察到，每个民族在反映物質世界的过程中，对于同一的思想有不同的語言心理，也即是說有不同的句型，表达同一的思想，所以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句型：共同的句型和特殊的句型。現在我們要研究的就是这些多种多样的句型以及它們最基本的結構，而不是某些具体語言的句型，如叶斯柏森的《Analytic Syntax》所研究的句型。这三种最基本的句型和五个基本的語法成分可以派生出千百种錯綜复杂的句型，因此我們可以利用它們作为研究理論句型的数据。

梵語和古希臘語具有非常发达的屈折变化，每个詞都有不同的詞尾，表示不同的語法作用，因此詞序是很自由的。句法成分的不同位移（位置移动），产生不同的句型，所以我們可以利用排列的方法計算它們。

句型 S V 有 $P=2!=2$ 种：S V（如漢語：“你說。”俄語：“Вы говорите.” 英語：“You speak.” 德語：“Sie sprechen.” 法語：“Vous parlez.” 西班牙語：“Usted habla.” 波蘭語：“Pan mówi.” 等）V S（如德語：“Kam er?” 丹麥語：“Kom han?” 等）。

句型 S V O 有 $P=3!=6$ 种：
S V O。S O V。V O S。V S O。O V S。
O S V。（限于篇幅，举例从略）

同理，句型 S V P 也有 6 种：
S V P。S P V。V P S。V S P。P S V。
P V S。

如果句型 S V O 和 S V P 的 O 或 P，以 X 代換，每种句型同样得到 6 种。

如果句型 S V O，增加一个語法成分 X，那末句型 X S V O 有 $P=4!=24$ 种：
X S V O。S X V O。S V X O。S V O X。
X S O V。S X O V。S O X V。S O V X。

① S、V、O 和 P 分別表示主語、謂語、賓語和表語。

② 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上冊，1頁。

X O V S. O X V S. O V X S. O V S X.
X O S V. O X S V. O S X V. O S V X.
X V S O. V X S O. V S X O. V S O X.
X V O S. V X O S. V O X S. V O S X.

同理，句型 X S V P 也有 24 种：

X S V P. S X V P. S V X P. S V P X.
X S P V. S X P V. S P X V. S P V X.
X V P S. V X P S. V P X S. V P S X.
X V S P. V X S P. V S X P. V S P X.
X P S V. P X S V. P S X V. P S V X.
X P V S. P X V S. P V X S. P V S X.

如果从十二种句型 S V O 和 S V P 中，任意按照先后次序抽出二句組成复句，那末复句一共有 $P=12 \times (12-1)=132$ 种（任意同时抽出两句組成的复句，一共有 $C_{12}^2=66$ 种，但这个数字不能說明复句錯綜复杂变化的性質）：

S V O; S V P. S V P; S V O. S V O; S P V.
S P V; S V O. S V O; V P S. V P S; S V O.
S V O; V P S. V P S; S V O. S V O; V S P.
V S P; S V O. S V O; P S V. P S V; S V O.
S V O; P V S. P V S; S V O. ...

同理，六种句型的 S V O（或 S V P）組成的复句有 $P=6 \times (6-1)=30$ 种。

如果二十四种句型 X S V O，任意按先后次序抽出两句組成复句，一共有 $P=24 \times (24-1)=552$ 种：
X S V O; S V O X. S V O X; X S V O.
X S V O; S O V X. S O V X; X S V O.

X S O V; O V S X. O V S X; X S O V
X S V O; O S V X. O S V X; X S V O.
X S V O; V S O X. V S O X; X S V O.
X S V O; V O S X. V O S X; X S V O.
.....

如果二十四种句型 X S V O 和六种句型 S V O，任意按照先后次序抽出两句組成复句，一共有 $P=30 \times (30-1)=870$ 种；同理，二十四种句型 X S V O 和二十四种句型 X S V P 組成复句，共有 $P=48 \times (48-1)=2,256$ 种。因此我們得出如下的結論：如果某种具体語言里簡單句的句型愈多，那末它們構成的复句句型也就愈多；有一定数量的簡單句就構成一定数量的复句（并列复句和主从复句）。

我們用数学的方法計算出許多种句型，有的是奇形怪状，也許在具体的語言里根本不存在。但是这些句型对于研究、探討某种具体的語言，是有幫助的，特别是对于某种語言的語法調查，具有实用的意义，例如把名詞、形容詞和動詞等詞类放进句型的公式里面去檢查某一种句型。又如句型 S X O V（主語 X 賓語謂語），現代漢語里根本不存在这样奇怪的句型，但是古代漢語里是很普遍的，如“子不我欺。”就是这类的句型。有些句型，如 O S V 在漢語里根本不存在，但是也許在某种民族語言里是非常普遍的。語言是不規則的（即多样化），要想用有限的公式概括不規則的变化，是不可能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在大量不規則变化的材料中找出語言内部的規律，而用一些公式說明这些規律是可以做得到的。

（上接 109 頁）

3)不能跟名詞構成联合結構。这三条都是黎、刘二位先生提出的動詞或形容詞作主語要被賦予的“語法特征”，可是“劳动着”作主語，并不具有这些特征。至于作者在文章里提出的“可以和名詞構成同位語”这一条“特征”，我看鉴别作用不大；因为任何動詞或形容詞，在句子里都有同注釋性的詞語構成同位語的可能，这并不足以証明被注釋的詞就一定轉为名詞。如“‘劳动着’这个動詞我們必須承認”，这句话里的“劳动着”虽然和“这个動詞”構成同位語，但还不能否認它是動詞，因为它带着明显的動詞标志。

綜上所述，我以为“劳动着”作主語，既不是名詞性的詞組，也不是抽象名詞；仍旧是地道的動詞。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个例証可以看出来：拿“句法成分”作为划分詞类的主要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動詞作主語就一定

要变成抽象名詞”的主張是主觀的。

最后，也附帶提一点儿深入討論詞类划分的粗淺看法：首先，要广泛而深入地討論划分詞类的原則和标准，以便統一認識，共同遵循；其次，划分詞类跟确定詞性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詞的經常职务和詞的临时职务也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能把詞类划分問題跟少数詞的归类定性問題、詞的經常职务和特殊用法混为一談。否則“詞有常类，类有常詞”的原則就不好坚持，就要走弯路。我认为詞的經常职务、結合能力和形态变化是划分詞类的三个重要依据。至于詞的特殊用法——如動詞、形容詞作主語，只能算是这两类詞的临时职务，假如它們作了主語而語法特点沒变，詞性就不变，不能拿“句法成分”作主要标准，認為它們一做主語，就要变性。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現代漢語虛詞釋例 (樣品)

北京大學中文系 55 級、57 級語言班

我們北京大學中文系 55 級、57 級語言班全體同學，在黨的領導下，苦戰一個月，完成了《現代漢語虛詞釋例》一書的初稿。為了使這部書能夠符合廣大讀者的要求，並達到一定的科學水平，我們迫切地希望聽到各方面的寶貴意見。現承《中國語文》和《語文學習》兩雜誌熱心支持，從本期起分別刊登若干條樣品。希望廣大讀者盡量給我們提意見，作為進行修改的依據。

《現代漢語虛詞釋例》共收虛詞五百餘條，全書約六十萬字。每一詞條都通過一定數量的例句來分析它的用法。為了幫助讀者了解某些意義或用法相近的虛詞的區別，在某些條目下立“辨異”一項加以辨析。有的條目下有“病例”一項，列舉若干虛詞用得不得當的病句，加以分析辨正。

由於在編寫過程中，堅持依靠黨的領導，堅持毛澤東思想掛帥，堅持集體主義的協作精神，再加上老師的指導，我們終於在很短的時間內寫出了這部書的初稿。我們是一群年輕的學生，能力有限，初稿中一定有許多缺點和錯誤，我們懇切地希望大家給我們提意見，使這部書能夠達到一定的水平。（來信請寄“北京大學中文系轉《現代漢語虛詞釋例》編輯委員會”）

別 bié (副詞) “別”表示劝阻或禁止，經常用於命令句。例如：

- 1) 但是，同志，你別着急，我講的多少有點道理。（毛澤東）
- 2) 四嫂，你可別太大意了，這條溝可有毛病，常常淹死孩子……（老舍）
- 3) 我在實驗室看見你的飯盒子又冷了，別忘了叫他們給你熱一下再吃。（曹禺）

有時不是單純地劝阻或禁止，而是提醒對方，叫他小心、注意，避免產生某種結果。例如：

- 4) 別砸了！
- 5) 別碰壞了！
- 6) 可別叫人家笑話咱們。

“別”和“看”“說”“想”連用，有時跟字面上表示的意思不一樣。例如：

- 7) 別看他老，氣力可不小。
- 8) 別說是狗，就是老虎，我也不怕。
- 9) 天氣那麼熱，你就別想睡覺。

“別看”兼表讓步和轉折兩層意思。先承認某事（他老了），然後再提出跟預期相反的結論（氣力可不小）。“別說”表示一淺一深兩件事都運用於同一個論斷，淺的一層是如此（狗是“不怕”的），深的一層也是如此（老虎也“不怕”）。與“不但”的意思相近，常跟“就是”或“連……也……”配搭。“別想”表示毫無可能性，“別想睡覺”是說不可能睡覺。

“別是”“別不是”表示猜想或測度，說話人雖然有所論斷，可是把握不太大。例如：

- 10) 我想，別是光綫不好，沒有看明白吧？（張天翼）
- 11) 天空黑得象鍋底，別不是要下雨啦？

在文言里，還有一個副詞“別”，是“另”或“另外”的意思。在現代漢語里，這個“別”很少用，只在成語里出現。例如“別有用心”，“別有風味”，“別具一格”，等等。

除 chū (介詞) “除”經常跟“外”“之外”“以外”“而外”配搭，組成介詞結構。例如：

- 1) 他們除雙手外，別無長物，……（毛澤東）
- 2) 玉梅除又數說了有翼一頓“沒出息”以外，也沒有得到一點消息，……（趙樹理）
- 3) 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毛澤東）
- 4) 因為他們中間除了那些真正擁護人民革命事業的人們而外，有許多人在一個時期內能夠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現，所以他們同時就具備着欺騙民眾的資格，……（毛澤東）

由“除了”“除去”“除開”形成的介詞結構，可以跟“外”“以外”“之外”“而外”配搭，也可以不帶這些成分。例如：

- 5) 我思摸，除了去地裡做活，我還能參加點農業技術的事。（康濯）
- 6) 除開個別還想反抗的頑固分子，絕大多數民族資產階級是可以改造的。
- 7) 紅星人民公社除去有五所全日制的正規學校，另外還有三所半日制的學校。

“除”“除了”“除去”“除开”有以下几种用法:

一、从整体中排除一部分,整个論断只适用于保留部分,不适用于被排除的部分。例如:

- 8) 总之,除有特殊情况者外,一切部队、机关,在战斗、訓練和工作的間隙里,一律参加生产。(毛澤东)
- 9) 共产党员对于在工作中犯过錯誤的人們,除了不可救藥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采取規劝态度,使之翻然改进,弃旧图新。(毛澤东)
- 10) 除了深秋和冬天,漫山遍野都是花。

例8的“一切部队、机关”是把“有特殊情况者”排除在外的。例9“犯过錯誤的人們”是把“不可救藥者”排除在外的。例10是说除了秋冬之外,春夏两季是如何如何,但句子里沒有明說出来。

二、前后两项有递进关系,后者比前者更进一步,“除了学俄文之外,还学英文”,意思是說俄文英文两样都学。再如:

- 11) 除了經濟的掠夺,华尔街老板还对智利內政进行了粗暴的干涉。(紅旗)
- 12) 除了別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毛澤东)
- 13) …除叫他賠償大家損失外,又判了十五年徒刑。(赵樹理)

三、“除了甲,就是乙”表示甲乙两项有交替关系,二者必居其一,排斥第三者。例如:

- 14) 这两个月我躺在病床上什么事也不能做,除了吃飯,就是睡觉。
- 15) 四嫂,咱們这儿除了蒼蝇,就是蚊子,小姐子好容易有了两条小金魚,就讓他养着吧。(老舍)

四、“除了甲,就数(算)乙”,也是排斥第三者,但着重在比較。表示只有甲在乙之上,如果把甲除去,就沒有第二者在乙之上了。例如:

- 16) 要論身体好,咱們班上除了他,就数你了。
- 17) 世界上領土最大的国家,除了苏联,就算我們中国了。

要注意“除了…就是”有时是第三类,有时是第四类。因此上引16、17两例中的“就数”“就算”都可以换成“就是”。

毫 háo (副詞) “毫”只能与否定詞“不”“无”連用,表示彻底的否定。

“毫不”在意义上与口語中的“一点儿也不”相当。例如:

- 1) 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魯迅)
- 2) 关于这种政策改变的客观原因和時間性,我們曾經毫不含糊地說明了自己的观点。(毛澤东)
- 3) …他穿着一身新制服,面色紅潤,虽然眼睛还没有看見,却兴奋、愉快,毫不給人有盲人的痛苦的感觉。(曹禺)

“毫无”相当于口語中的“一点也沒有”,但“毫无”不能独立,后面必須帶有賓語,而且所帶的賓語只能指抽象的事物,不能指具体事物。例如:

- 4) 老子毫无动靜的坐着,好象一段呆木头。(魯迅)
- 5) 因此,我們客观地并全面地估計到一切敌我情况,指出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爭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徑,而排斥毫无根据的速胜論。(毛澤东)
- 6) 他只是說說罢了,其实他毫无走的意思。
- 7) 他激动地坐在椅子上想得很久,也想得很多。但是他毫无办法。(青春之歌)
- 8) 这些,我都一眼看全,因为院牆已完全塌倒,毫无障碍。(老舍)

“毫不”“毫无”之后都絕對不能跟一个孤立的單音节詞,可以說“毫无理由”,但絕對不能說“毫无理”。

[辨异] 毫——一点儿

一、“毫”与“一点儿”都能与否定詞“不”連用;但是“毫”只能与“无”連用?不能与“沒有”連用;“一点儿”却只能与“沒有”联用,不能与“无”連用。

二、“毫”与否定詞連用时,結合得很紧,不能插入其他成分;“一点儿”与否定詞連用时,常常插入“也”“都”等副詞。例如:

- 9) 他一点儿都不懂。
- 10) 这一点儿也不坏。

三、“一点儿”与否定詞連用,跟在后面的詞音节数目不受限制,可以是多音节的,也可以是一个孤立的單音节詞。如例9、例10。“毫不”“毫无”之后不能跟一个孤立的單音节詞。

[病例]

- 1) 他們都十分驍勇,毫沒有畏惧。(报)
- 2) 我們的工业建設以現代大型企业为骨干,这是毫沒有疑問的。(报)
- 3) 虽然今天只有他一个人回家,而天色又是这样的黑,但是他毫不怕。(作)

例1“沒有”应改为“不”,例2“沒有”应改为“无”,例3“毫”应改为“一点儿也”,或把“怕”改为“害怕”。

何况 hékuàng (連詞) 这个詞有以下两种用法。

一、含有逼进的意思,表示甲事已是如此,乙事当然更是如此了。相当于口語里的“甭說”或“甭提”。

例如:

- 1) 北京都下雪了,何况哈尔滨?
- 2) 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許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現象。何况軍事运动。(毛澤东)
- 3) 变化大呵,一天就是一个样,何况一年?(人民日报)

4) 盖中国软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何况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毛泽东)

5) 没有花,只有刺,尚且不可,何况只有罵。(鲁迅)

在这种场合,用“何况”的分句都带有问句的口气,所以句末可以用问号,叹号,虽然也可以用句号。口语里的“甭说”“甭提”,论意义跟“何况”相似,但不带问句口气,句末不能用问号。

二、先举一层理由,然后进一步再举一层理由,说话人认为后一层理由更充分,更重要。例如:

6) 若说不要写吧:写这些东西的时期已经到了,又不便失信;何况终于要写的。(叶圣陶)

7) 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何况现在不是学的孔夫子,学的是新鲜的国语、历史、地理和自然常识,这些文化课学好了,到处有用。(毛泽东)

这一类句子都是陈述句,不带问句口气。

〔辨析〕 何况——况且

“况且”只有“何况”第二类的用法,没有第一类的用法。上引例6例7的“何况”都能换成“况且”,例1至例5的“何况”不能换成“况且”。

未尝 wèicháng (副词) “未尝”放在“不”“无”“没有”等否定词之前,用双重否定的形式表示肯定。

例如:

1) 白区未尝无优良的阵地,但无优良的人民条件。(毛泽东)

2) 私下打听也未尝不可,可是所费的时间多。(叶圣陶)

3) 他未尝没有空闲时间,只是不肯帮忙罢了。

“未尝不可”是“可”,“未尝没有”是“有”。虽然是肯定,但并不坚决,实际上说话的人是以一种委婉的口气表示一定程度的保留。

在文言里,“未尝”除了跟“不”“无”连用之外,还可以独用。例如:

4)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论语》)

这个“未尝”相当于“从未”,“未尝饱也”是说“从来没有饱过”。这种用法现代少见。

由 yóu (介词) 一、表示来源或由来。例如:

1) 至于由小资产阶级出身而自愿抛弃其原有立场、加入无产阶级政党的分子,则是完全另一种情形。(毛泽东)

2) 会又开了,章工作员宣布新的选举办法道:“按正规的选法,应该先选村代表,然后由代表会里产生村长,可是现在来不及了。”(赵树理)

二、表示空间、时间、动作、状态或系列的起点。

例如:

3) 由北京到上海有一千多公里。

4) 由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的十年内,我国工业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5) 赵松筠由院子里走过来,他是来要仪器。(李准)

6) 抗日战争就要努力达到这个由失败到胜利的转折点。(毛泽东)

7) 由一百数到一千。

“由”跟“到”连用,则同时标明起讫两点。例如:

8) 这些专拉洋买卖的讲究一气儿,由交民巷拉到玉泉山、颐和园或西山。(老舍)

9) 由“小土群”到“小洋群”,这是一个由普及到提高,由低级到高级的必然过程。(《人民公社万岁》)

10) 图书出版数已经由解放初期的一亿多册增加到今年的十六亿册。(刘少奇)

有时为了要指出起讫两点之间的“中间点”,可以叠用几个“到”字。例如:

11) 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必然趋势。(毛泽东)

“由”和“而”连用,也表示起讫点,但着重表明变化发展的趋向或过程。例如:

12) 第三,必须加强各级政府机关的由上而下的监督和由下而上的监督。(刘少奇)

13) 猎鼓、号角声由远而近。(《降龙伏虎》)

14) 同时又由于我们对他们正确的政策和工作,使得他们中间一些人不能不由反对而观望、而逐渐地向我们靠近。(谢觉哉)

这种格式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而”字可以不止一个,如上引例12;第二,“由”和“而”后面的成分可以是动词或形容词,如上引诸例;也可以是名词。例如:

15) 他就让这个女人由小孩而少女,由少女而老人,象一朵花似的把她枯死,闷死。(曹禺)

16) 社会历史,那里会顺着老子这些道家的愿望而回头路?它还是按照自己固有的发展规律,一步一步地由原始社会而奴隶社会,而封建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贵州日报)

三、“由”和“而”连用,有时表示原因,这种格式里的“由”相当于“因为”或“由于”。例如:

17) 这样,这场由老周建议而引起的节水风波总算平息了下去。(《短篇小说选》,1958年)

18) 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毛泽东)

19) 由轻敌而发生的对于准备的放松,和由被敌人进攻所吓倒而发生的惊慌失措,都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不良倾向。(毛泽东)

四、介绍动作或行为的发出者(施事)。例如:

20) 这里的游击队民兵由我负责,担架队由刘区长负责;老乡们是由我爹负责…(杜鹏程)

21) 争取的办法是这样:由菊英直接向他们提,别人帮个腔。(赵树理)

22) …既然分家,总得由调解委员会给他们评判一下吧!(赵树理)

这类格式里的“由”字有时候可以去掉,如20、21两例。但去掉“由”字之后,不仅结构大变,意义也和原来不一样。不用“由”字,是一般的陈述,用了“由”字,特别强调动作或行为的执行者是此而非彼。例21“由菊英向他们提”是说提的人是菊英而非别人。此外,在这类格式里,“由”字前面的主语在意念上往往是后面的主要动词的受事。例如: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4) 这事由我来办。(峻青)

25) 草案规定,凡属地方性质的问题和需要由地方决定的问题,应当由地方组织处理,以利于因地制宜…(刘少奇)

但是“由”字前边有时没有主语。例如:

26) 政府已经命令解散原西藏政府(即噶厦),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周恩来)

27) 这个大会的职权,应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它决定救国方针,通过宪法大纲,并选举政府。(毛泽东)

这类句子里,“由”字之前不仅形式上无主语,意念上也补不出来。

五、表示放任,不过问,有“任凭”“随便”的意思。

例如:

28) 你要是要大的,别的东西少得一点;要是要小的,别的东西多得一点;完全由你选!(赵树理)

29) 那些看不惯咱们的,由他们看不惯去吧…(康濯)

30) 大黑劝道:“不怕!事已经出下了,由他去吧!”(赵树理)

31) 老子不能把三百亩棉花由你们瞎糟蹋!

“由你选”就说话人的一方面看,是放任、不干涉、不过问,但另一方面也表示主动权在于对方。这种情形在下面的格式里更为明显:

32) 你不相信么!那也由你。(茅盾)

33) 这事可不能由你啦!(1952—1958《独幕剧选》)

34) 区长道:“给他订婚不由他,难道由你啦?”(赵树理)

〔病例〕

*1) 一个作者可以由某种社会现象或事迹(阶级斗争

或与自然斗争的现象或事迹)所吸引、所感动…

*2) 八月廿七日这天下午我校召开了跃进誓师大会。这次大会是由我们党发出了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增产节约决议后召开的。

例1“由”不能与“所”构成被动句式。“由”应改作“为”或“被”。例2没有“由…后”的说法。“由”应改为“在”。

再 zài (副词) “再”是时间副词,但也可以表示程度或范围。

一、表示同一动作、行为的重复或继续。例如:

1) 常有理说:“…再要去开会我就不算你的妈!”(赵树理)

2) 吃完,有好买卖呢就再拉一两个;没有呢,就收车。(老舍)

3)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毛泽东)

4) 丁纬…不吃飯也可以,时间还早,再坐一会儿。(夏衍)

5) 周大勇说:“不能再追了。马上收拢战士们,准备敌人反扑!”(杜鹏程)

这里提到的动作和行为都是未实现的——有的是将要发生的,有的是假想的。对于已实现的动作或行为,只能用“又”,不能用“再”,比较:

6) 他昨天又来了。

7) 他明天再来。

两句的“又”和“再”不能互换。

二、表示一件事在另一件事之后发生,相当于“然后”。例如:

8) 为了叙述的便利起见,我在这里先说矛盾的普遍性,再说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

9) 在这种情形下,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不是完全的梦魇?(毛泽东)

10) 上次我是先打电话跟他约好时间再去的。

11) …扭头看看自己的肩,多么宽,多么威严!杀好了腰,再穿上肥腿的白裤,裤脚用鹅肠带儿系住,露出那对“出号”的大脚!(老舍)

8、9两例中,后一事都是没有实现的,当然只能用“再”;10、11两例是叙述过去的事,先后两件事都是已实现的,但作者着重说明甲事先发生,乙事后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用“再”。例10的“再”绝对不能换成“又”,例11可以换,但换了之后意义不同了。原句是说先杀腰,然后再穿袜子,换成“又”之后,着重说明两件性质类似的(说话人心理上认为是类似的)行为的重复。

三、修饰形容词,表示程度高,相当于“更”。例如:

12) 孩子, 你可要說實話, 媽經不起再大的事啦。

(曹禺)

13) 如果有人真正想診治自己的毛病的話, 我勸他把這付對子記下來; 或者再勇敢一點, 把它貼在自己房子里的牆壁上。(毛澤東)

14) 現在人民翻了身, 更大的勝利就在面前, ——還有什麼比革命到底再光榮, 你想想看! (劉白羽)

四、“再+(形容詞)+也…”相當於“無論多么…也…”。例如:

15) 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 只是把它空談一陣, 束之高閣, 並不實行, 那末, 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

(毛澤東)

16) 那, 我得要一棵最好最好的向日葵, 長得再棒也沒有向日葵。(張天翼)

“再也不…”“再也沒有…”表示某事絕對不再繼續, 不再存在。相當於“永遠不(沒有)…”或“無論如何也不(沒有)…”。例如:

17) 人類一經消滅了資本主義, 便到達永久和平的時代, 那時候便再也不要戰爭了。(毛澤東)

18) 到那時候, 你東桂哥、淑鳳姐、還有你, 都長大成人了, 能做事了, 咱們一家人, 都高高興興地建設咱們的社會主義, 再也不三天兩頭地鬧嘴吵架了, 再也不要為了一件小事就鬧得全家不和, 鬧得誰也不能安心工作了。(1956年《獨幕劇選》)

19) 拿婦女不當人的世道再也沒有啦! (1952—1958年《獨幕劇選》)

20) 這間屋子已和從前大不相同了, 再也沒有以前那種陰沉的感覺。(曹禺)

21) 鳳英再也忍不住了, 憤怒終於爆發。(峻青)

五、表示範圍的擴大, 即在已指明的範圍之外, 更有所增益。例如:

22) 由於這些, 再由於蘇聯的援助, 就取得了北伐的勝利。(毛澤東)

23) 對於他們說來, 除了社會主義, 再無別的出路。(《人民公社萬歲》)

六、“再”放在數量詞之前相當於“另”或“另外”。

例如:

24) 一部分資本家, 以汪精衛為代表, 已經投降了。再一部分資本家, 躲在抗日陣綫內的, 也想跑去。(毛澤東)

25) 弱軍對於強軍作戰的再一個必要條件, 就是搗弱的打。(毛澤東)

26) 我們年級的先進代表, 一個是他, 再一個是李明。

七、“再說”“再則”都是固定格式。“再說”相當於“而且”“況且”; “再則”相當於“其次”“此外”。都表示在已經舉出的理由之外, 再補充一層理由。例如:

27) 那怎麼成呢? 再說我兩條小魚兒也沒有那麼貴呀!

(老舍)

28) 阿嬌, 存折先放在這兒吧, 信用社今天沒錢啦。明天一早我給你送去。…再說我們主任還不一定走啊! (1956年《獨幕劇選》)

29) 糾正的方法: 主要是加強教育, 從思想上糾正個人主義。再則處理問題、分配工作或執行紀律要得當。(毛澤東)

“再則”也常常跟“一則”配搭着用, 與“一則…二則…”同。例如:

30) 但是城市和農村有所不同。一則城市的情況比農村複雜。再則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在城市中已經是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了, 工人階級領導的工廠、機關、學校(除一部分職工家屬以外)已經按照社會主義原則高度組織化了, 因而城市的公社化不能提出一些同農村不同的要求。(《人民公社萬歲》)

八、“再次”“再度”“再三”也都是固定格式。“再次”“再度”表示事情又重複一次。例如:

31) 最後, 毛主席再次祝賀大家, 向大家說, 世界是屬於你們的。中國的前途是屬於你們的。(《毛主席在蘇聯的言論》)

32) 根據這些意見, 憲法起草委員會對原來的草案再度作了修改… (劉少奇)

“再三”則表示頻繁的重複, 有時能說“再三再四”。例如:

33) 他聽說部隊要過黃河去作戰, 就再三要求提前出院歸隊。(杜鵑程)

34) 她再三問到中國的老年人、婦女和孩子們, 她很關心中國工人, 尤其是紡織女工。(靳以)

35) 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 尤其再三再四地強調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真理。(毛澤東)

〔辨異〕 再——又

“再”和“又”的用法很不一樣, 已見上。但“再由於”“再比如”“再如”也可以說“又由於”“又比如”“又如”。下面例句里的“再”都能換成“又”:

36) 由於這些, 再由於蘇聯的援助, 就取得了北伐的勝利。(毛澤東)

37) 你再比如蹲防空洞吧, 多憋悶的慌哩。…可是我在此處蹲防空洞, 祖國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呀。(魏巍)

〔病例〕

1) 現在, 先烈們所想象的時代出現了, 可是, 他們已經不能再看見了。(作)

2) 丁春秀望了一下袁廷發再說: “他們有幾個人勸我, 說…” (報)

例1中的“再”應去掉, 因為先烈們本來就沒有看見過他們所想象的那個時代, 因此不能用表示重複的“再”。例2中的“再”應換成“又”。

我們在万荣的收获

十四省代表在山西省推行注音扫盲与推广普通話万荣現場會議上的联合發言*

编者按：山西省万荣县是全国推行注音扫盲和推广普通話的一面紅旗。万荣县的經驗，今年2月12日的《人民日报》和最近几期的《文字改革》半月刊都集中地介紹过，其他报纸和有关刊物也有过报导。现在在全国許多广大地区正掀起一个学万荣、赶万荣的扫盲高潮，这是在社会主义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采用多快好省的方法，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設和技术革命的重要环节之一。希望本刊讀者充分注意这个語文战綫上的新形势，同时以实际行动努力促进它的发展。登載在这里的这篇文章是对万荣县經驗的側面介紹，比較概括地描写了万荣县的創造精神和突出成績。

这次，我們十四个省(自治区)的代表参加了山西注音扫盲和推广普通話万荣現場会。在万荣十多天的日子里，我們走了不少地方，看了不少东西。大家一致感觉收获极大，受到的教育也极深刻。从县城到田間，从学校到农民家里，处处給人一种新鮮的感觉，真正是“气象万千”。万荣在大水灾后，以两三个月的时间建筑一座規模大，建筑精美的县城，这是奇迹；在生产、建筑緊張的情况下，还掀起了注音扫盲和推广普通話的高潮，而且做到全民总动员，这更是奇迹。我們知道，創造奇迹的是万荣二县的十一万人民，他們热情、坦率，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風格。

万荣县人民不仅热情，而且干劲冲天，从生产上看，全县工业从无到有，可以說是万丈高樓平地起。目前已有九十六座工厂。农业生产連年成倍增長，今年就战胜了七十五天大旱，战胜了五次虫灾，战胜了百年未遇的大洪水，仍然取得了棉、粮、油料大丰收。

从文娱体育活动方面来看，我們看到了小脚奶奶上台演戏，跳舞，还踢毽子；白发蒼蒼的老大爷打拳，說相声，真是赛过青年。甚至还有穿开襠褲的小娃娃也在大庭广众之間表演自如。真是人人歌手，人人是运动员。我們不少同志說：“这里样样都好，一切是全面大跃进，全民总动员，全面开紅花。”如果有同志問为什么万荣县这样好？我們想借山西省張厅长的一句話，“万荣好，就因为万荣人民听党的話。”的确，党的領導是坚强的，党在一切方面挂帅，也正是一馬当先，万馬奔騰。思想工作抓得紧，因此推动了一切。

这里，我們想着重从注音扫盲和推广普通話工作来看万荣县人民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績。

万荣的注音扫盲和普通話推广工作，最突出的特点是人人掌握了拼音字母，無論老少，無論男女，無論干部或农民，大都会認、会写、会拼，学习拼音字母已成为广泛的、群众性的、全民性的运动。牛池水庫工地的

四岁女孩，說話还說不清楚也能写拼音字母。青谷村六十岁的張琴叶老奶奶也能同青年一样当堂参加測驗。这些事实都活生生地說明群众对拼音字母的喜爱，群众容易掌握拼音字母。

注音扫盲的优点很多，但在这里我們更看出它有三点突出的优点：

1) 速度快，質量好。目前万荣县已是无盲县，注音扫盲速度快，在这里有显著的成效。从許多农民同志学习情况来看，一般学习拼音字母只要10—20小时，并能在短時間脫盲，轉入高小班学习。最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快而且質量好。我們看到拼写表演中，無論是青年、老年、妇女，一般拼音字母書写熟練，汉字也写得端正。許多农民同志在短時間脫盲后，能順口唱歌，提笔成詩。元旦晚会上青谷村老年班当堂命题賦詩：五岁小孩吳健生在首長两次出题拼写中都沒有一个錯誤。这些成績是不容人怀疑的。

2) 可以帮助閱讀写作。我們想从几个典型人物來說明这一点。有一个李太白老汉在短短十几天內讀了几十本書，这不但巩固他已識的汉字，而且借助拼音字母打退了拦路虎。他越看得多，字也越認得多，字越認得多，閱讀、写作也越方便。再看四十七岁的程淑欠老大娘，由于閱讀書籍多，会写詩歌，能編剧本。象她写的一首詩：“东方出来紅太阳，田間只听歌声唱，歌儿越唱越响亮，句句都唱共产党。”这首詩的字句、音韵、内容都很好。从她的写作中还可以看出拼音字母对写作的帮助是极大的。她凡是遇到不会写的汉字，都能用拼音字母代替。例如她写的一句“小麦追肥鬧翻天”，翻字不会写就写成fan。写作时不再因为有不不会写的汉字而打断思路，也不会受到汉字的約束。

* 十四个省(自治区)是江苏、福建、安徽、山东、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河南、內蒙古、甘肃、陝西、四川、湖北。

万荣县在学员脱盲阶段向群众发动阅读十本书运动，这可以说是抓住了注音扫盲的特点。土专家程宽牛，过去人称他“闷块”，但是经过学习丢掉文盲帽子，大量阅读了农业技术书籍，在生产上创造了丰产奇迹，改革了工具一百多种。尤其是读了刘介梅这一类书，更提高了思想觉悟。一个过去什么也不关心的普通农民，成了生产队长，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他的进步虽然是多方面的，可是阅读书籍就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由于注音读物可以巩固和提高扫盲成果，而且对生产，对人的进步都有好处，因此对群众的影响极大。

3) 有助于学习普通话。青谷管理区支部书记王俊道同志，介绍注音扫盲的优点时说，注音扫盲一箭双雕，既能提高速度扫盲，又能正音推广普通话。万荣县在这方面也是有突出成绩的。我们听到过书记讲话，看过干部、农民表演，那怕是八十高龄的老公公或者是小孩都能说普通话。在这里我们谁都没有感到语言的隔阂。正象当地群众说的：“爷爷孙子比输赢，男女老少学拼音，到处一片北京声。”还有些同志说普通话的语音准确程度也是惊人的。象农民王世俊、王天义等同志是突出的例子。王天义同志朗诵“小马过河”，不但普通话说得好，朗诵技巧也很高，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表演练习了普通话，而练习普通话又锻炼了表演能力，这就起了互相促进的作用。

万荣地区的方言与普通话有很大的差别，他们把“喝水”说成“霍夫”，把“麻雀”说成“媳妇”。这次现场会他们如果不用普通话介绍经验，那对我们远道来取经的人不知将会带来多大的困难。他们人人能说普通话，当然是他们在刻苦钻研中取得的。太阳村七十四岁的老爷爷在说“一分钱，一两米”那么一长段相声时，说得那样流利，那样熟练，该是多么不简单。但是如果沒有拼音字母作学习工具，这样大的成绩是难以取得的。

万荣县对注音扫盲和推广普通话的工作，能够由小田试验到大田推广，由学校到农村，由点到面，做到全县开花，人人学拼音，个个学普通话的运动在全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而且成绩扎扎实实。这成绩的取得，我们觉得有几点最主要的经验。

1) 党的领导深入具体。万荣县样样工作全面跃进，处处体现党的领导深入、具体。对注音扫盲和推广普通话工作，在县、社、管理区都是第一书记挂帅。县里还有专管书记负责指导工作，而且领导和干部能够以身作则，带头学习。青谷管理区第一个试点卫星班就是以书记带头、党团员为主的试点班。由于党、团员学习得好，本身就作了有力的宣传，对群众进行了最生动的教育。因此由一个班推广到全社、全县，由一颗

种子结出无数肥大的果实。

万荣县搞注音扫盲的指导思想是很明确的，主要是通过拼音字母认识汉字。这正符合于群众的要求。在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下，群众是愿意摘掉文盲帽子，迫切要求掌握文化科学技术的。因此万荣县能够把注音扫盲工作逐步扩大而积极开展起来，是与领导的指导思想明确是分不开的。

此外，领导对具体工作的指示也很明确。例如指出注音扫盲和农业生产应该紧密结合，作到统一安排，互相推动。在作法上指出，学习组织要根据生产组织形式建立，学习方式要随着生产活动形式改变。在基层提倡生产队长要经常“两管”，管生产、管学习。作业组长“三管”，管生产、管学习、管文娱活动。在检查评比布置生产工作时，要求同时也结合检查评比布置学习。这些措施都使学习结合了生产，服务于生产。

领导对这项工作的重视，还表现在建立组织机构方面。为了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县里吸收了党、政、团、妇联、工会、武装部等有关部门参加，成立县文教会，公社成立分会，管理区成立小组。这样层层设立了机构，而且从县到社，配有二百三十多名专职干部，这就保证了工作能够大力开展。

这里领导对新鲜事物是十分敏感的。从试点中证明注音扫盲是多快好省的方法，而这又是一件新工作，领导便狠狠地抓住，动员全党、全民广泛开展工作。这是注音扫盲和推广普通话取得胜利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

2) 大搞群众运动。万荣县的注音扫盲和推广普通话工作声势浩大，我们一来到这里，四围的气氛立刻使我们感到新鲜。不论是大街、小巷，不论是机关、学校、商店、住宅，在招牌上、标语上都加注了拼音字母。在公社我们还看到许多物品上贴有字块，上面也加注拼音字母。声韵母表也到处张贴，触目皆是。群众走到哪里，学到哪里。我们许多不会拼音字母的代表在会议期间也很自然地学会了字母发音。因为万荣县就是学习拼音字母的大课堂，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学习。

这里不仅重视大搞宣传，而且十分注意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解决一切。例如师资培训问题是采取了“民教民”的滚绣球的办法。全县开办了十次训练班，培养了教师与辅导员，然后由他们培养无数学习积极分子，充当边学边教的小先生。这样就解决了师资问题。

缺少教材便发动群众编写；缺少读物就创办拼音报。不仅增添了读物，而且给群众开辟了练习写稿的园地，同时也依靠群众办好了拼音报。

在大搞群众运动中，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动起来。在学习上创造了十种学习形式，创造了“四眼四走”，“两下地”，“两分散”等包教经验，并摸索出袖珍学习卡片识字法，文字大包围等学习方法。

注音扫盲工作做到声势大，质量好，这正是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开放的红花。

3) 抓住注音扫盲的特点，开展阅读。前面已谈了提倡阅读的成绩，这里着重谈谈经验。

万荣县在开始搞注音扫盲时，也同样遇到一些思想障碍。有的人把拼音字母当洋文；有的认为汉字加注音是增添麻烦。针对这种情况，领导上采取了两手抓的办法：一手抓巩固，组织已学会拼音字母的人，开展每人阅读十本书运动；另一只手抓住识字信心最差的老年人，把他们编成老年班。在他们一旦掌握了拼音字母后就提倡阅读注音读物。同时千方百计鼓舞群众阅读，并积极购买注音读物。从介绍经验的材料来看，1959年11月到12月一个月內，全县注音读物销行了十六万册，并预购了十万册，还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万荣拼音报发行九千份，全县每五户就有一份。

大力提倡阅读的优点很显著：1) 充分发挥了拼音字母的作用；2) 巩固已经认识的汉字，并且扩大了识字范围；3) 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4) 提高群众阅读的积极性，增强了学习信心；5) 真实的成教育了广大

群众，推动了群众的学习；6) 促使生产、文化生活、体育活动各方面都更加活跃起来。

万荣县能抓住注音扫盲的特点，大力提倡阅读。这一点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给万荣注音扫盲现场会议的贺电中已经提到了。

万荣县的农民掌握了拼音字母之后，不仅很快摘掉了文盲帽子，而且正在大量阅读注音的通俗读物。一个农民能够继续不断地看书，这才是真正永远摆脱了文盲状态。这样的人就不会“回生”，而且会不断提高。

以上这些，说明了万荣县注音扫盲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也证明了注音扫盲的优越性。

我们来自全国南北各地的十四个省市的代表，在这里取到的“经”是极其丰富的。我们都认为万荣县是全国注音扫盲和推广普通话的一面红旗，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我们感谢山西省对我们的邀请。我们回省后需要汇报的不仅是注音扫盲和推广普通话的工作，而且要汇报这里的全面情况：万荣县大跃进，全民总动员的情况。我们是十二分感谢山西各级领导同志、干部同志和二十一万光荣的万荣县人民，送给我们优良种子，让我们在1960年春暖花开的季节在全国播种。我们还要借助这里的东风让它发芽、开花、结果。

厦门大学中文系大力开展毛主席语言的研究

厦门大学中文系语言教研组两年多来坚持毛主席语言理论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58年落户三明时，正当全国语文界、新闻界讨论改进文风的时候，该组就在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同时，一边大搞拼音扫盲，一边进行毛主席文风的研究。1958年底通过三结合方式编出了“毛主席文风研究”教材，并于1959年3月在三年级开出这门课程，系统地全面地研究毛主席的文风理论和文风特色，探讨毛主席文章的共产主义风格、民族气派的文风。1959年底又三结合地写出了三十一篇论毛主席文风的论文，编出论文集一部。

今年年初，该组同志坚决响应党委的号召，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学习贯彻宣传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高潮，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贯彻到教学和研究中去，提出了各门课程的教学改革方案，并决定立即在四年级开出“毛泽东语言学思想”课程。教学大纲已经订出，并开始编写教材。“毛泽东语言学思想”也是科学研究项目，将在四月间提出论文，举行科学讨论会。

“毛主席语言学思想”课程设置与研究的目的：认识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伟大贡献，深入地学习与研究毛主席的语言学思想，运用毛泽东思想解决语言学理论中的基本问题及语言学各部门的方向性问题，批判语言学理论上忽视贯彻毛泽东思想的倾向及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和唯心主义语言学观点，初步建立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语言学理论体系。（王尔康）

汉字改革运动的历史發展 (下)

——紀念汉语拼音方案誕生二周年——

周有光

四 拉丁化运动

(1) 拉丁化运动的先驅者 盧翹章的《一目了然初阶》(1892)附有拉丁字母的对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譜》(1897)和蔡錫勇的《傳音快字》(1905增訂版)也附有拉丁字母的对音。但是这不是有意識地采用拉丁字母。有意識地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文字的字母,开始于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

朱文熊說:“日本以假名書俗語于書籍報章,近更注意于言文一致,甚而有創廢汉字及假名而用羅馬拼音之議者。余受此激刺,不覺將數年來國文改良之思想,復萌于今日。”他又說:“切音新字(盧翹章),形式离奇,难于識別;官話字母(王照),取法假名,符号实多。余以为与其造世界未有之新字,不如采用世界所通行之字母。用是采取欧文[拉丁字母]…成一种新文字,将以供我国通俗文字之用,而先試之于江苏。”①在他的方案当中,遇到拉丁字母不够用的地方,用双字母、倒写和横写字母补充,不用送气符号,声調也用字母表示(例如-s表上声、-h表去声)。这是最早的采用拉丁字母的明确主張,最早的我国人民自觉拟訂的拉丁字母式方案。拉丁字母是音素字母,不是声韵符号,因此音节拼写法也自然摆脱反切法的束縛,成为音素制。

后两年,刘孟揚出版他的《中国音标字書》(1908),完全采用拉丁字母,不用双字母,沒有倒写和横写字母,不够的地方用加符法(如 ġ, š, ĩ, ü)和变讀法([ts][tsʰ][s]在 i, ü 前讀 [tɕ][tɕʰ][ɕ])补充,声調用附加符号表示(阴不标,阳',上˘,去˙,入˘)。他最早对应地运用 p, t, k 和 b, d, g 代表送气和不送气声母,使拉丁字母用法适应京音官話的特点,提高了方案的設計技术。他指出对字母形式抱狹隘国家观点的錯誤:“如謂我国之字[字母],不宜效仿人国,以貽忘本之譏;豈知字也者,記号也,取其适用而已,无所谓人之別。試观英、美、法等国,其字均同,然仍英自英,美自美,法自法也。豈我国之音标字取用英文[拉丁]字体,遂謂我非中国乎?”②刘孟揚在他的《中国音标字

書》里又介紹了江亢虎的《通字》(原稿失傳),“其字母即純用英文而拼法稍加变通”。③

黃虛白在1909年写成他的汉字笔画式方案《汉字音和簡易識字法》,同書有一篇《拉丁文臆解》,提出一个拉丁字母式方案。他用双字母作为补充的唯一手段。

这些最初的拉丁化尝试在当时汉字笔画式字母的主流下面所发生的影响是不大的,只不过是切音字运动时期的一个支派而已。

(2) 國語羅馬字 1918年,也就是注音字母公布的前夜,紧接着“文学革命”的口号提出了“汉字革命”的口号。当时《新青年》《新潮》及其他杂志共同热烈討論汉字改革問題。

在《新青年》的討論当中,有朱我农叙述他对汉语拼音文字的認識转变过程的自白,这在当时許多知識分子中間是有代表意义的。他說:“現在厦門、汕头、台灣等处中国人能看教会中所发行的中国話羅馬字的人,比能看中文[汉字]的人多。…十三四年前,我极不贊成此事,以为單音的中文断不能变为拼音。1900年我…看見×的家信,凡从厦門来的,都是一种非希腊、非拉丁、非英、非德的文字。…×君告訴我說,这是厦門白話用羅馬字拼出来的,并說这种文字的如何便利,如何易学。当时我腹笑之!后来又認識×…他也极力說中国話羅馬字的好处。…当时我虽未然其說,但自己一想…費了十數年的苦功,單單学一点本国文字,…从此就漸漸的把从前的頑固思想改变了。…此一年来,我很研究此事,近来愈觉得此种文字之利便。”④这样的認識转变过程,过去切音字提倡者大都是經歷过了的,到五四运动前后有同样感受的知識分子更加多起来了。

在《新潮》上,对汉语拼音文字更提出了有力的肯定:“汉字应用拼音文字代替否?”“絕对的应当。”“汉语能用拼音文字表达否?”“絕对的可能。”“汉字能用

① 《江苏新字母》自序。

②③ 《中国音标字書》弁言。

④ 《新青年》五卷二期。

别种方法补救而毋須改革否？”“絕對的不可能。”“汉语的拼音文字如何制作？”“字母以羅馬字母为藍本，字音用藍青官話，文字結構以詞为單位。”^①

1923年，也就是注音字母公布后的第五年，《國語月刊》出版“汉字改革号”。汉字革命和采用羅馬字母的呼声达到了高峰。

在“汉字改革号”上，錢玄同发表他的論文《汉字革命》，他用强烈的言詞否定汉字。他說，“汉字的罪恶，如难識、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識的傳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們都知道的”；汉字不便編号、檢查、排印、打电报、打字，等等，“处处都足以証明这位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慣二十世紀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他从汉字“由象形而变为表意、由表意而变为表音”的演变历史，証明汉字自身走着“离形就音”的道路，只要表音的假借字“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則拼音文字就可以出世”，所以“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絕對可能的事”。他用进化观点肯定拼音文字是比汉字更加进步的文字，决不是仅仅由于可怜那些“沒有福气吃魚肉鷄鴨”〔汉字的“鵠形鵠面的苦人”而另外制造出来充飢的“窩窩头、杂合面儿”〔低級文字〕。他不否定注音字母，但是不滿足于注音字母：“注音字母虽然是改革过了的汉字，虽然是拼音的字母，但和世界的字母——羅馬字母式的字母——还隔了一层”；汉字“最糟的便是它和現代世界文化的格不相入；一般人所謂西洋文化实在是現代的世界文化，并非西洋人的私产；…中国人要是不甘于自外生成”，那么，“拼音字母應該采用世界的字母——羅馬字母式的字母”。^②

在“汉字改革号”中，黎錦熙发表《汉字革命軍前进的一条大路》，強調“詞类連書”〔詞儿連写〕对汉语拼音文字的重要性，使連写問題初次得到比較系統的研究。赵元任发表《國語羅馬字的研究》，提出詳細的“國語羅馬字的草稿”，主張限用現成的拉丁字母，声调用字母拼写，不造新字母，不加符号；这是他1916年在留美中国学生月报上发表的《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論文的修正。这些都是切音字运动中未曾有过的更深入一步的研究，給拟訂國語羅馬字方案提供了基础。

1922年在國語統一筹备会中就有黎錦熙提出“廢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又把社員叶虛谷提出的“請审定一种羅馬字拼音制度案”轉送筹备会。于是筹备会決議組織“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由錢玄同、黎錦熙等十一人为委員，但是由于时局变迁，工作无法进行。次年，住在北京的五个委員和会外語言学者数人自动組織“数人会”，^③

实际成为研究委员会的一个小組。“数人会”經過一年的商議，拟訂了一个“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在1926年9月14日由研究委员会开会決議通过。可是当时的教育部不肯公布这个拼音法式；國語統一筹备会不得已只能在1926年11月9日自行发表。过了两年，在1928年9月26日，才由教育部(当时称大学院)公布，“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这还是依靠蔡元培^④以个人地位勉强爭取得来的，并非这时候的反动政府忽然变成同情汉字改革。

國語羅馬字的产生是拉丁化运动在我国的正式开幕。从此，字母形式的傾向从汉字笔画式轉向拉丁字母，拉丁化(羅馬化)成为汉字改革运动的主流。

國語羅馬字的技术特点主要是：1)注重詞儿連写，提高了正字法技术；2)用拼法变化表示声調，有詳細的拼調規則；⑤3)完全用現成的拉丁字母，不用新字母，不加符号；字母用法比較接近英文，远胜威妥瑪式。國語羅馬字当然是音素制的。它的設計者不是仅仅考虑汉字注音的作用，而是特別考虑了作为文字应用的要求的。它是第一个接近成熟的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注音字母公布不过九年而又公布國語羅馬字，这是汉字改革运动的一次跃进。^⑥

可是國語羅馬字的身世是坎坷的。不但出生就象“私生子”(自行发表)，勉强公布充当“偏室”(第二式)，而且始終沒有机会进入小学，在社会上也步履艰难。公布以后三个月就发生一次擱淺事故：当时北京大学改名“北平大学”，教育部指示諺校，“北平”譯定为Peiping(这是邮政式)；錢玄同、黎錦熙等提出抗議，要求按照“国定的正式拼法”改为Beeipyng，可是教育部不予理睬！^⑦國語羅馬字步履艰难的情况由此可見了。

① 《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談》，《新潮》一卷三号。

② 錢玄同起初主張用国际音标，后来改为主張純用拉丁字母。

③ 数人会会是会外語言学者刘复发起的。

④ 蔡元培是当时大学院长，他一早主張拉丁化。

⑤ 国罗拼調規則要点：1)阴平：用基本式，但浊声母m、n、l、r加h。2)阳平：开口韵在元音后加r；i、u、iu韵头写y(yi)、w(wu)、yu；浊声母用基本式。3)上声：单元音双写；ei、ie、ou、uo双写e、o；其他复元音及iu改i、u为e、o，但既改头，不再改尾；i(e)、u(o)开头的音节再前加y、w，但iee、uoo改i、u为y、w。4)去声：无韵尾的后加h；韵尾i、u、n、ng、l改为y、w、nn、nq、ll；音节开头的i、u再改为y、w，但ih、inn、inq、uh再前加y、w。5)入声：基本式后加q；6)輕声：用基本式，但“子”作tz；助詞及象声詞同輕声。

⑥ 黎錦熙把国罗公布比作“龙飞”，后来推行困难比作“龟走”，見《國語运动史綱》。

⑦ 这时候教育部长已經不是蔡元培。

出版的國語羅馬字讀物不多。它的實際作用主要是在字典上作為注音符號第二式。1932年教育部公布《國音常用字匯》，漢字讀音從1913年審定的以多數省分共同讀音為標準（老國音），改為以北京音為標準（新國音），^①注音開始用注音字母和國語羅馬字兩式對照。

反對字母拼調的人們往往把國語羅馬字的推行困難歸咎於拼調規則的過於複雜。的確，這是它的一個弱點。但是它的所以推行不廣，主要原因還在上面沒有政府支持，下面很少群眾擁護。少數學者的呼號畢竟無濟於事。我們不應當完全從推行不廣這一點來低估國語羅馬字的历史價值。它是第一個集體擬訂的拉丁字母式漢語拼音方案，它代表拉丁化運動的第一階段。“它的文字體系的完整性，符號觀點的國際化，以及對漢字所取的革命態度，都是過去士大夫們所及不到的”。^②雖然身世坎坷，它終究把漢字改革運動推進到新的時期，提高到新的水平。

(3) 拉丁化新文字 拉丁化運動一浪高似一浪地前進，緊接着國語羅馬字又來了拉丁化新文字。拉丁化新文字是偉大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的產物，它最初在蘇聯華僑工人中間推行，不久傳來國內，形成群眾性的拉丁化運動。

蘇聯在1920年開始在全國掃除文盲，同時為沒有文字或者文字不合現代要求的少數民族創制或者改革文字。以1921年擬訂阿捷拜疆拉丁化新文字為起點，蘇聯開始了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拉丁化運動；在1928—1932年間，拉丁化運動進入高峰，當時有創制或者改革文字要求的蘇聯各少數民族差不多都採用了本民族語言的拉丁化新文字。就在這個高峰中間，在蘇聯的十萬華僑也採用了漢語的拉丁化新文字。^③

漢語的拉丁化新文字是中國共產黨員瞿秋白首先倡議設計的。他在1921年到蘇聯的時候就受了蘇聯拉丁化運動的影響，開始研究並初步設計了一個草案。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以後他再度赴蘇聯，又跟當時在蘇聯的中國共產黨員吳玉章、林伯渠、蕭三、王湘寶以及蘇聯漢學家郭質生（В. С. Колоколов）、龍果夫（А. А. Драгунов）共同研究。1929年2月瞿秋白和郭質生合作寫成“中國拉丁化字母”草案。1930年這個草案又經瞿秋白、郭質生和龍果夫共同修正；1931年春夏之際在蘇聯各民族新文字中央委員會通過，^④成為當時的最後決定。這時候，瞿秋白回國了，吳玉章到了遠東；蕭三、龍果夫、劉賓（Любин）、史萍青（Шпринцин）、萊希特（Лайхтер）組成突擊隊到遠東華僑較多的海參崴、伯力等地進行宣傳。1931年9月26日在海

參崴召開“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到有蘇聯各地華僑代表和遠東華僑工人二千多人，蘇聯各民族新文字中央委員會也派代表參加。大會在詳細討論以後，通過了書面方案《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則》，內容是：一、中國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則（十三條），二、中國拉丁化新文字的規則（包括：1. 字母，2. 拼寫的規則，3. 寫法的規則）。同時，會議決定在次年（1932）一年以內用這種新文字掃除蘇聯遠東華僑工人中間的文盲。到1932年為止，用這種新文字出版的各种讀物達十萬部，足夠使在蘇聯的華僑人手一編。^⑤

拉丁化新文字開頭的推行對象雖然只是住在蘇聯的華僑，可是瞿秋白等在創制方案的時候就抱着根本改革漢字的目的。《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則》說明：“要根本廢除象形文字（漢字），以純粹的拼音文字來代替。…要造成真正通俗化、勞動大眾化的文字，要採取合於現代科學要求的文字，要注重國際化的意義。要达到以上的目的，只有採用拉丁字母，使漢字拉丁化才有可能。”但是，“實行新文字並不是立刻廢除漢字，而是逐漸把新文字推行到大眾生活中間去，到了適當的時候才能取消漢字”。^⑥

1933—1934年，上海語文工作者把拉丁化新文字介紹給國內群眾，^⑦立刻受到熱烈歡迎。這時候，國內進步作家正在針對着“文言復興運動”而提出了“大眾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寫得順手”的“大眾語運動”。大眾語運動和拉丁化運動很自然地合流了。當時左翼作家的旗手魯迅說，“要推行大眾語文，必須用羅馬字拼音”。^⑧他繼續發表《門外文談》和其他文章，用通俗而意味深長的文筆，向廣大讀者介紹拉丁化新文字。1935年12月，蔡元培、魯迅、郭沫若等六百八

① 改定國音標準決定於1923年；改訂的字典《國音常用字匯》到國羅公布以後才由教育部公布。

② 倪海曙：《中國拼音文字運動史簡編》，113頁。

③ 同時，以漢語西北方言為語言的東干人也採用了拉丁化新文字；他們是1800年左右在當時中國反動統治者壓迫下逃到俄國去的。

④ 又譯“全蘇新字母委員會”。

⑤ 本節根據：吳玉章《新文字與新文化運動》中“中國新文字的創造”（1949年華北大學再版）；蕭三《祝中蘇文字之交》（《文字改革》雜誌，1959年11月15日）。

⑥ 見《原則和規則》中的“中國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則”。

⑦ 1933年8月12日焦鳳在上海中外出版公司的《國際每日文選》上發表從世界語刊物《新階段》譯成中文的蕭三《中國語書法之拉丁化》，其中只有簡單的字母表。1934年《言語科學》上發表應人《中國語書法拉丁化方案之介紹》，完備地介紹了方案和寫法。

⑧ 魯迅：《答曹聚仁先生論大眾語》，1934年8月2日。

十八位文化界进步人士連名发表积极拥护拉丁化新文字的意見書《我們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見》。这无异是一分拉丁化运动的革命宣言。

在我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大規模侵略的最紧急的年代里，拉丁化新文字的傳播形成一个跟民族解放运动相結合的前所未有的群众性文化革命运动。新文字是紧接着九一八事变产生的，介紹到国内正是救亡运动高漲的时候。它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查禁下面深入群众，它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炮火下面到处开花。

1934—1937 三年中間，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有上海、北京、西安、重庆、汉口、广州等二十多处地方成立了七十多个团体（“上海中文拉丁化研究会”成立最早，后来又在上海成立全国总会“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出版了書籍六十多种（十二万册以上）、期刊三十多种，有四十多种报纸和杂志登載过提倡拉丁化的文章或者出版專号，有六十多种刊物采用新文字的报头。在以延安为中心的当时的解放区，新文字更加深入群众，例如1935年冬季延安一地就設立一百所农民新文字夜校，延長县的魯迅师范一切課程都用新文字教授。新文字不但在国内傳播，并且傳播到国外的华侨学校，例如法国里昂华工子弟学校、泰国曼谷华侨学校等都开新文字課。^①

在抗日战争时期，新文字运动不但沒有被炮火打垮，而且在炮火中間进一步发展了。它进入农村和工厂中間，进入军队和难民中間。它从較大的城市傳播到較小、較僻、較远的地方；在南洋华侨中間也更加广泛地傳播开来。^②例如上海有四十八个难民收容所办了一百多次难民新文字班，广州文化界救亡协会开办新文字救亡学校，香港新文字学会在香港电台向国外广播中国新文字运动的意义，新四軍成立新四軍新文字研究会，解放区成立陝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大規模开展新文字教育。这些都是新的发展。可是国民党規定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更加严厉地查禁拉丁化运动。在国民党控制下的重庆，語文工作者曾經嘗試組織“中国新文字学会”而始終未能成功。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所以能够在极度艰难的情况下发展成为深入群众的文化革命运动，这是跟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領導分不开的。

拉丁化新文字的技术特点主要是：1) 不标声調，2) 拼写方言。声調应否标记早就有爭論。1920年国語統一筹备会曾經一度决定：“教授国音，不必拘泥四声”，廢除注音字母原定的四角点声法。但是1922年的“注音字母書体法式”重新規定标調符号，恢复了声

調的标记。国語羅馬字有复杂而完备的字母拼調規則。拉丁化新文字完全不标声調；除少数特定写法以外，异調同音詞在書写形式上不作区别。这是一个特点。新文字运动起初反对“统一国語运动”，主張拼写“地方的口音”；“苏联远东的中国工人大多数是北方人，所以先用北方口音作标准来編輯教本”，这就是傳播最广的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北拉”）。^③后来修改为“同意把北方話作为今天中国方言中的区际語，在这个过渡的时期里来担负起未来民族統一語的一部分的任务”，同时“主張順着語言从分歧到统一的发展法则把方言拉丁化起来…使今天的方言能自然地、又是受着人工促进地和合成为更高阶段的民族統一語”。^④1934—1937，拟訂的方言拉丁化方案有宁波、上海、福州、厦門、广州、客家等十三种，^⑤一个方言区往往有几种小方言文字。事实上，各方言区学习的主要是“北拉”。这又是一个特点。这些特点使新文字成为真正簡單易学的文字。魯迅說，新文字“不是研究室或書斋里的清玩，是街头巷尾的东西”。^⑥簡單易学是新文字在当时那样的困难条件下所以能够迅速推广的訣窍之一。但是新文字也就因此不免方案过于零散而詞形不够精密，所以它在拉丁化运动的历史上只能成为国語羅馬字以后的另一种过渡性的文字設計。

国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之間曾經发生爭論，可是上海和北京的語文工作者很快認識到在当时民族解放运动中应当建立語文联合战綫，“携手一同走上拼音文字的大路”。^⑦

（4）汉语拼音方案的誕生 1949年全国解放，給汉字改革运动者带来无限兴奋。大家知道，只有在人

① 参看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簡編》，132—138、141—142頁。

② 新加坡、馬來亞、泰国、緬甸、印度尼西亚、旧金山等地都有活动。

③ 参看1931年的《原則和規則》。“北拉”有少数韵母跟北京話不同，是一种北方的通行語音；有人說它是山东方言并非事实。

④ 参看1939年上海新文字研究会《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綱領草案》。

⑤ 方言方案拟訂时期：宁波1934年11月；潮州1935年11月；四川1936年1月；上海1936年2月；苏州1936年3月；湖北1936年4月；广西1936年4月；无錫1936年6月；厦門1936年7月；客家1936年8月；广州1936年10月；福州1936年；温州1937年4月。参看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簡編》，142—143頁。

⑥ 魯迅：《論新文字》。

⑦ 这是周辨明1937年3月在《語文月刊》发表的文章題目。

民自己的政府下面，才能够实现汉字改革。汉字改革运动从过去不断遭受反动统治者阻止和压迫的情况，转变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支持和领导的情况，这真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全国解放不久，在1949年10月，北京就成立研究者的团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1952年2月，教育部设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4年10月，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中央政府设置“文字改革”专职机构，这是第一次。

1955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的主要收获如下：

第一，修正通过“汉字简化方案”；这个方案经过广泛的群众讨论和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议以后，在1956年1月28日由国务院全体会议同意公布，分批推行。长期以来，汉字简化要求是跟文字拼音化要求一同存在的。现在，第一次实现了以政府法令来规定和推行简化汉字。这一改革对破除关于文字改革的保守思想有深远影响。

第二，决议大力推广普通话。“普通话”这个名词过去没有严格的定义。会议规定它的定义为：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汉民族共同语。明清称“官话”，清末以后称“国语”，这时候开始正名为“普通话”。推广普通话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要普查方言，运用方言和普通话的对应规律来教学普通话。接着这个决定，国务院在1956年2月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并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发挥了“为中国文字的根本改革铺平道路”的作用。^①

解放以后，群众自动掀起一个设计拼音方案的热潮。“从1950年…起到1955年8月31日止，我们一共收到各地六百三十三位同志寄来的拼音方案六百五十个。这些方案来自全国各个省区，包括边远的省分和兄弟民族的自治区，还有几个方案是从海外寄来的。这六百三十三位同志，包括各种不同的职业和各种不同的工作岗位：中小学教师、人民解放军、志愿军、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工作人员、学生、华侨。这六百五十个方案的内容也是各种各样的”。^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以后，群众又继续提出许多方案，前后合计有一千二百多种。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千家争鸣”！群众设计方案的热潮表明汉语拼音方案的诞生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时节。

关于汉语拼音方案问题，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和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一早就着手研究。“从1952年

到1954年这个期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要进行了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1955年2月设立拼音方案委员会，主要工作是拟订一个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初稿。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开会时候，由于对字母形式问题还没有作出最后结论，拼音方案委员会在会议上印发六种不同的方案初稿，向代表们征求意见。六种初稿之中，四种是汉字笔画式的，一种是斯拉夫字母式的，一种是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方案委员会“决定把拉丁字母式方案作为国际通用字母类型的推荐方案”。^③

这个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初稿包含十七条规定，一个音节表，一个说明，几种样品。它的主要特点是：1)完全用现成的拉丁字母，也不加符号；2) [tɕ] [tɕʰ] [ɕ] 用 g k h 在 [i] [y] 前变读；3) 采用拉丁字母的通用顺序，(不用 b p m f 顺序)，规定汉语的字母名称；4) 采用注音字母的调号作为调号。^④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以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群众的意见，并得到领导上的同意，原则上决定采用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方案草案”。于是以初稿为基础，修订成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它包含七条规定，一个字母表，一个说明，两种样品，在1956年2月12日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草案跟初稿不同的地方主要是：1) 在现成的拉丁字母以外，用六个新字母 (z, c, s, ɲ, l, ɿ) 代替初稿中的双字母和变读字母，共有三十一个字母；2) 省略次要的规定，如字母名称、大写字母用法、音节表等。^⑤

草案的发表，引起全国各方面的热烈讨论。“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在3月间召开了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会后又举行分组座谈，参加的有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文化部、教育部、高等教育部、科学院等单位的代表共一百六十二人。政协各地委员会中组织了讨论的有二十二个省、三个市、两个自治区、二十六个省辖市、四个县和一个自治州，共计五十八个单位，参加的人数约一万人。同拼音字母关系比较密切的如邮电、铁道、海军、

① 参看郭沫若在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词，见《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文件汇编》。

② 参看叶籁士代表拼音方案委员会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的发言，见《会议文件汇编》，170—175页。

③ 参看叶籁士代表拼音方案委员会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的发言，见《会议文件汇编》，170—175页。

④ 参看1955年10月的《拉丁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初稿》和《说明》。

⑤ 参看1956年2月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和《关于拟订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几点说明》。

盲人教育等部門，都組織了不同規模的專門討論。報紙和刊物，特別是語文刊物，發表了很多討論文章。此外，從草案發表到9月為止，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收到全國各地各方面人士以及海外華僑、留學生和外國漢學家關於草案的來信四千三百多件，其中一部分是集體意見”。^①這樣廣泛的徵求意見和這樣廣泛的群眾反應是注音字母擬訂時代所不能想象的。

拼音方案委員會研究了各方面意見以後，在1956年8月提出兩種供參考的修正建議。1956年10月國務院設立漢語拼音方案審訂委員會進行審議，1957年10月提出“修正草案”，11月1日國務院全體會議決定發表修正草案，並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

1958年1月10日周恩來總理親自向政協全國委員會報告《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說明當前的任務是：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

修正草案是表格式的，包含五個部分：1)字母表，2)聲母表，3)韻母表，4)聲調符號，5)隔音符號。它跟1956年原草案的不同地方主要是：1)放棄新字母，完

全用現成的拉丁字母；2)聲母全部不變讀，[tɕ] [tɕʰ] [ɕ]寫作j, q, x；3)採用拉丁字母的通用順序，並提出了漢語的字母名稱。這是一個簡單實用而又精密完備的方案。它的每一個字母及其用法都是歷史方案中有過的，也是群眾方案中提出過的；它把過去的和現在的群眾智慧加以整理，集中和系統化，所以它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1958年2月1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致同意批准漢語拼音方案。中國人民要求得到一個能夠表達漢語特點，同時又便於跟世界文化交流的拼音方案的願望，經過六十年的思潮激蕩和經驗積累，終於在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中實現了。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吳玉章主任說，這是“六十多年來中國人民創造漢語拼音字母的總結”。從此以後，漢字改革運動進入一個全新的時期：以前所未有的偉大規模普及漢語拼音教育並且使漢語拼音文字逐步成熟起來的時期。

^① 參看1956年8月拼音方案委員會《關於修正漢語拼音方案的初步意見》。

華南師範學院中文系開展“三正三通”運動

為了進一步貫徹黨的語言政策，提高同學運用語言的能力和寫作水平，華南師範學院中文系在黨總支的領導下，開展了一個“正字、正音、正書（書寫）；詞通、句通、文通”的運動。要求人人能正確使用國務院公佈的四批簡化漢字，並能掌握漢語拼音方案，學好普通話，寫文章要詞通、句通、文通。

首先由漢語教研組和現代文選習作教研組舉辦了一個展覽會，內容有三部分：第一，表揚先進，介紹了在推廣普通話、推行漢語拼音方案促進文字改革和實現漢語規範化工作中取得一定成績的個人和集体的模範事跡。第二，揭露錯誤，把中文系學生在“三正三通”方面存在的嚴重問題徹底揭露出來。如把用詞不當、語句不通、不能確切的表达自己的思想、錯別字連篇、亂用不規範的獨創簡化字的作文和作業的原稿陳列出來，用錄音機將普通話說得好和方音很重的同學的語音錄下來，放給大家聽。第三，指出今後努力方向，要能作到“三正三通”必須學好漢語拼音方案，注意糾正方音，堅持講普通話，並認真學習語法修辭，作文字改革和漢語規範化的促進派。同時漢語教研組還訂出具體計劃，要進一步提高語言課的教學質量，使學生真正能學以致用。

同學們參觀展覽會後，普遍反映這是一面很好的鏡子，不但照見了自己語文學習方面存在的問題，同時也明確了今後努力的方向。

目前，運動正在逐步深入，系領導已訂出工作計劃，要求全系師生訂出公約，保證正確使用簡化字，學會漢語拼音字母，堅持說普通話，注意漢語規範化。各班各小組要建立檢查制度，每月一次小檢查，每季一次大檢查、大評比。

現在，學院黨委又決定，根據中文系的經驗要在全院開展一個廣泛的“三正三通”運動。由寒假期間中文系舉辦的“漢語拼音師資訓練班”培訓的師資，作為廣泛開展這個運動的骨干。（鄭玉蓉）

論 言 語 的 階 級 性

——与高名凱先生商榷

朱 星

最近語言學界對言語有無階級性問題引起了一些爭論。我以為這種學術上的爭論是好現象。

方光燾先生等以為語言、言語都沒有階級性，批評了高名凱先生。高先生則堅持：語言雖沒有階級性，但言語有階級性。高先生的文章^① 對我有很大啟發，得益很多。我基本上同意高先生的說法，但須略加補充。我所說的也不一定正確，因為還沒有考慮得很成熟，只想在這次爭論中先作一個小插話，還請大家批評。

有關語言和言語方面一些名詞的糾紛，正如方先生引蘇聯語言學家斯米爾尼茨基在《語言存在的客觀性》一文中所提出的，有“言語”“語言”“言語作品”以及“超語言的剩餘部分”等術語。高先生已給以解釋，以為蘇聯語言學家所說的“言語”等於索緒爾的“語言行為”(language)，“語言”等於“語言”(langue)，“言語作品”等於“言語”(parole)，而“超語言的剩餘部分”則分屬於“語言”和“言語”。我以為不管名稱有怎樣的出入，但語言的分類主要只能分為二大類，即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這是大家一致的。至於通常所謂語言(language，即語言行為)是一個總名，是指人類的語言，跟禽獸的鳴叫聲區別開來〔據馬露佐(J. Marrouzeau)《語言學術語辭典》〕，下面再分為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兩大類。在這兩大類中，又各有許多小類。如語言這一大類中，又可分世界語、歐洲語、東方語……；再分為民族語，漢語、俄語、英語、法語、德語、藏語、僮語……；再分為方言，北方話、吳語、粵語、閩語……。也可以從時間上分，例如古漢語、現代漢語、死語、活語；也可以從應用的性質上分，例如口頭語、書面語……。在言語這一大類中還可以分：獨言、對話、講演、談話、舞台語、雅語、俗語、隱語、兒童語、行業語(黑話)……。這兩大分類，普通都說是索緒爾首先明顯地提出的，而十九世紀初德國語言學家洪堡特已注意到。其實在中國漢以前就已經隱隱約約注意這種分別了，如“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幣幣不通，言語不達”(左傳)。“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論語)。據《荀子》，“雅

言”即“夏言”。“欲其子之齊語也”(孟子)。這都是指的語言(langue)。“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論語)。“何謂知言？”(孟子)這都是指的言語(parole)。到唐劉知幾《史通·言語篇》更有細致的區別。這些文獻都可作討論這個問題的參考。

二

語言和言語二者不能割裂開，但是又確實有區別。沒有言語的實踐，決不會產生什麼語言出來；而言語又必然通過語言。例如沒有漢族人的言語(說話)不會產生什麼漢語出來，但漢族人的言語又必然是用的漢語。如果有時不用漢語說話而用俄語，還是證明言語必須通過語言。因此，語言是從言語中產生的一套體系(語音體系、詞匯體系、語法體系的綜合)，而言語是語言體系的具体活動。語言在言語的具体活動中也可有個人的成分，如個人在發音、用詞、造句上一些習慣的特點，但一般不會影響語言整個的體系。在個人的言語活動外，也可以有集体的言語活動，如一集團一階級的言語，我們並不是指他們用的什麼語言。例如說“我們跟帝國主義或資產階級右派沒有共同的語言”，這個“語言”正是指的“言語”，不是“語言”。因此把語言和言語認為是社會的和個人的區別，顯然是錯誤的。語言是抽象出來的一套體系，但它本身又並不是不可捉摸的東西，因為它的一套語音體系、詞匯體系、語法體系都很具体。它自成體系，它本身不表現人的思想內容。至於“言語”是人運用語言的具体活動，因此它必然表現人的思想內容。這是語言和言語的根本區別。二者是矛盾的統一，有區別，不是一回事；但是又不可分開而獨存。如果當初沒有語言，言語就不可能產生；語言脫離了言語，語言就成為死的東西。言語如果不通過一種語言是不可想象的，即使不說出來的所謂內部語言，也必然要通過一種語言，否則不可能有言語。

三

緊接着就要解決二者的階級性問題。我的意見很

① 見《中國語文》1960年1、2月號。

簡單，語言沒有階級性，這一點斯大林同志已經說得很清楚。我們不能說英美帝國主義使用的英語是資產階級的語言，因為英美的共產黨人也在使用這種語言進行鬥爭。至於言語則基本上有階級性，因為階級社會的人通過語言來進行言語，必然反映其思想意識，所以有階級性。說語言沒有階級性，是就語言的全民性這一本質的特點來理解的，但是不能把這意義加以絕對化。在階級社會里，語言也不能不受階級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詞匯上。如英語，在它的詞匯體系中，可看到有些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特別詞匯和用某些詞表現出來的特別的基本概念。但這並不妨礙英美的共產黨人也可使用英語。在使用時，他們可以對這些詞和這些特別的概念避開不用，而另用適合於自己的詞，適合於自己的概念。或對有些基本概念不適合的詞或加上括弧，或加上定語，如“資產階級所提倡的‘和平’‘民主’‘自由’……”，或“資產階級的虛偽的和平民主……”。因此，在資本主義國家所有語言的一套詞匯中有一部分“選擇詞匯”（在一般的語言中還有專業的“選擇詞匯”），這正反映了社會階級的客觀存在。每一種語言的一套詞匯體系，不僅包括詞的數量，詞的構成形態，而且包括詞的基本概念。在基本概念以外的剩餘部分，則說話者與聽話者的腦海中有相當大的距離，這就不是語言所管得着的了。至於詞的基本概念，則當在詞匯體系之中。我們學習一種語言的詞匯，如果不了解其基本概念以及其使用價值（即索緒爾說的 *valeur*）是无法運用它作為交際工具的。至於你同意不同意這些詞的基本概念是另一回事。但是語言的這些階級影響只表現在一些詞匯的基本概念上，這絕不會影響語言在全民中作為交際工具。我們也不可把交際工具看成絕對化，它作為交際工具不是毫無阻礙的，它的交際作用只在一定條件之下發揮。階級的影響是阻礙的一種。此外如在語音系統上詞匯系統上有時會受到很大的地域性的阻礙。雖然都是同說着一種語言，例如漢語，各方言區的人有很大區別。因此具體情況很複雜，不可簡單處理。我說言語基本上有階級性，這是因為有些言語並不全都表現階級性，如我們說“二加二等於四”，或“我今天十二點下班回家……”這些言語，又表現什麼階級性呢？

四

最後還有一個重要問題要提一下，這就是語言學的对象問題。索緒爾既把語言和言語分開對立起來（在他的《普通語言學教程》緒論第四節就用了語言的語言學和言語的語言學這樣的標題，這也不妥），而且

又以語言為主要研究对象，我認為這還要考慮。這種提法很適合某些人的胃口，以為語言既沒有階級性，而主要的研究对象又是語言，不是言語，因此語言的研究可以脫離實際，或者可以不必進一步聯繫實際。甚至有人還公開說：我們搞語言學的不涉及政治問題，因為語言沒有階級性。這是極端錯誤的。語言既是人類的交際工具，是鬥爭武器——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因此語言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既要研究語言的體系——語言，也要研究運用語言的實踐——言語。言語是研究語言不可缺少的材料，又是語言的實踐，因此我們不僅要把言語當作材料來研究，還應把它當作語言的實踐來研究。通過語言實踐的研究，才能對語言研究做到進一步的理論聯繫實踐。也就是說，只聯繫語言的材料實際還不夠，還必須聯繫語言的實踐，即如何運用語言的實際。也就是研究語言的體系規律外，還須結合語言的實踐——言語的思想內容，當時的鬥爭實際來研究，也才能對語言的體系規律作進一步的說明。這就是總結語言實踐的全部經驗，推動語言發展。例如我們研究毛主席的語言，單把它當作材料來分析其語言體系是不夠的，應當把它當作語言的典範的實踐，要結合其內容，其革命的和建設的鬥爭經驗來分析，才能知道它在詞匯上語法上修辭上為什麼能夠那樣豐富、正確、鮮明、生動。我們做這種研究，能說不屬於語言科學么？恰恰相反，我們今天正要大力展開這樣的 research。只研究前者不研究後者，那麼將停留在語言規律理論的分析研究上，而不能很好地聯繫實際，指導實踐。要使語言準確、鮮明、生動，不能單靠分析語言體系，還必須結合語言的內容來加以指導衡量。我們也只有通過言語的實踐、創造，才能不斷豐富和發展我們的語言。豐富和發展語言的主要動力是千千萬萬工人農群眾在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中的言語活動，是能夠代表人民大眾利益的政治家、文艺家、社會活動家、科學家等等的言語活動，而不能單靠語音學家、詞匯學家、語法學家以及他們的著作論文。研究言語的實踐活動，並不是否定或減輕對語言體系規律的研究，恰恰相反，正是更要加強這些研究，促使這些研究更加出色。因為如果一個人說話或作文（這都屬於言語），語音不正，語法不通，標點用錯，又怎能做到言語正確、純潔、鮮明、生動呢？但必須知道，要言語正確、純潔、鮮明、生動，又決不單是語言體系規律的研究就能盡其能事，必須結合言語的實際內容，對言語作全面的 research。毛主席在《反對黨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教導我們努力的，正是在這方面。我們必須深刻學習和體會。科學的任務本是在認識客觀世界，

并且指导实践,来改造世界。语言学是科学,也不能例外。因此,语言的对象既明确了,那么语言学的任务应该不只是研究语言的内部规律,而且还要研究语言的实践活动,评价其创造业绩,总结其斗争经验,才能发展语言,使它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为什么过去汉语课在初中没有教好,一般语文老师怕教语言,在语文课中讲不好语言,而学生也以为语

言课枯燥无味,这种现象是否受了脱离实际的影响,对语言和语言学有不正确的认识呢?因此我以为今天必须根据毛主席语言学说的精神,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来扩大语言科学的领域,端正研究的方向,改进研究的方法。当然我并不是想否定对语言体系的及其专门问题进行研究,这大约是不会引起误会的。

最近苏联的应用语言学研究活动

1959年3月到6月间,苏联国立莫斯科第一外国语学院机器翻译联合会又组织了语言学课堂讨论。每周一次的讨论会所听取和讨论的报告题目是由如何实际应用普通语言学问题的基本任务决定的。

大多数报告是关于如何制定新的方法来描写语言,其中有 И. И. Ревзин 的《关于确定音位的一个方法》, Ю. С. Мартемьянов 的《论语言中的词形变化单位》, О. С. Кулагина 的《关于句子的拓扑学问题》。许多报告谈到了现代语言学以及同它相邻近的学科的最新成果。这些论题在下面的报告中有所阐明: Вяч. В. Иванов 的《论变形分析》, В. М. Золотарев 的《具有有限个状态的语言》(Хомский 和 Миллер 的模型), Б. А. Успенский 的《为英语建立变形语法的试探》, Л. И. Богораз 的《关于带有校正错误的代码理论及其在语言中的应用》,等等。

在联合会中又按各个语言组(这些组由苏联科学院各研究所的应用语言学方面的专家所组成)进行了活动。例如,在俄语专家的联合会会议上听取了 Е. В. Падучева 的《从简单句产生复合句的各种类型》, К. И. Бабинцкий 的《俄语-外语机器翻译中同等成分的分析法》, З. М. Волоцкая 的《俄语构词法的特点》。

在课堂讨论的另一些会议上交流有关拟订机器翻译规则系统的经验。在建立机器翻译规则系统方面如何记录信息的问题占很大地位, И. А. Мельчук 关于这个问题作了一系列报告。

机器翻译联合会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联合会的会议上的报告谈到了关于建立机器翻译规则系统的具体成果。听取了 Т. Н. Молошная 的《关于英-俄机器翻译中各种语法格式的统计》的报告,以及 Т. М. Николаева 的《俄语-外语机器翻译中建立独立的语法分析规则系统的原则》。

联合会还组织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了 И. Бар-

Хиллел 所著的書,这本书总结了美英两国在机器翻译方面的最新成果。

1959年4月10日苏联科学院组织了一个科学委员会负责协调控制论方面的工作(主席是 А. И. Берг 院士,副主席是 А. А. Ляпунов 教授以及乌克兰科学院通讯院士 А. А. Харкевич)。委员会的成员中有六个语言学家,他们是: Н. Д. Андреев, В. Я. Розенцвейг, П. С. Кузнецов, А. А. Реформатский, Вяч. В. Иванов 和 С. К. Шаумян。

会上成立了一个语言学小组(主席是 Вяч. В. Иванов)。这个小组包括二十八个科学工作者,其中有语言学家、数学家、心理学家和工程师;1959年7月3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语言学小组的任务是协调各方面工作,组织专门的课堂讨论,等等。

小组要研究下面这些基本问题:机器翻译的问题,信息机和信息语言建立过程中的逻辑语言学问题,资料查询研究(документалистика),逻辑语义学问题,符号系统和代码的一般理论,析解密码的问题,与研究自读装置以及印刷工作自动化有关的图形理论,结构语言学问题(结构语言学的一般理论,音位学理论,形态模型研究,句法结构的研究以及变形分析,语义学中如何应用结构方法,语言系统的类型比较),作为一个专门语言学学科(这门学科是根据数学和结构学方法来描写语言)的翻译理论,语言的交际理论,等等。

这个语言学小组并且还参加研究应用语言学委员会(附属于苏联科学院声学委员会语言学小组)范围内的一些问题:制造自动输入语音的装置,声学语音学和生理声学的问题,言语信息沿通讯线路传递时如何能节省编码的问题,等等。

(刘非译自苏联《语言学问题》1959年第6期)

广州方言詞汇探源*

罗正平

广州方言在汉语的系统中自成一个大系。它不但发音比较独特,而且在词汇和构词方面也显得特殊。现就名词举几个例子:如屈翁山《广东新语》所说:“谓媳妇曰心抱[səm¹p¹ou³]”;“新会谓屋为窠”[ts¹yn²],“蜆人谓筋为梯[t¹ui¹]”。这些例说明虽在局部地区,也有许多不同的词并非尽人皆晓的。

一个简单的名称,本有实物可质,已经是那么的费解,更何况那些无质可证的词呢。至于用来表达音义的符号——字形也有问题。广州方言词往往有音无字,在必要的时候就用音同义异的“别字”替代;或者用独造的“俗写”充数。因此,如果不是老在广东惯听惯见的話,一般异方的旅客,不但听来难懂,弄不明白;就算以笔代言,也未必会立刻搞清楚,以至令人有啼笑皆非的感觉。

由于采取“别字”和“俗写”这个办法,可以帮助解决文字上的困难;又因为适应一般人的要求,“俗写”便逐渐抬头,远远超过替代性质的“别字”,不知道构成了多少异体字。但是这一种异体字的力量,却不能估计过低,它在粤语中起着支配的作用,具有很大的潜在势力。它具备随时可以改变的有利条件,所以能够把相沿已久的古俗字和人所习知的本字淘汰。也正因为形体可以改变,所以它的形体(包括别字)更加繁杂,以音系字,虽在同一地域,也不一定写法相同,对方言土语起联系沟通的作用;相反的,倒会产生隔膜的后果。

要把“别字”“俗写”确定下来,自然有困难,但是我觉得其间的音义,不少是当日从中原或其它地方输入的,只不过流传到粤地之后,经过相当的时间,逐渐起了语音和语义上的变化,到了后来“别字”“俗写”一兴,连本字也失掉了原来的面目。最早而又最广泛地记录各方口语的扬雄的《方言》所收的本字,也有不少在广州话中依然原封保留着。同时,从各家载籍中也都足以窥见广州方言字的源流。

本文列出广州口语中的词五十八个,除注音、释义、举出例句以外,都从古籍中考证出有关的本字,从音义两方面探求其渊源,给字源学甚至词源学提供一些原始材料,希望对于方言词源的研究能起抛砖引玉

的作用。当然,为方言俗语推求本字,也不过是从文献中寻找比较早的在音义上相当的写法。其实许多所谓本字也只是当时的俗字或方言字,不能认为后来的写法一定不对,而早日的写法不可更动。我觉得对于本字应当有这番理解,才不致于为成见所拘。

本文用宽式国际音标注音。广州话的音位系统如下:

声母 p p' m f w
t t' n l
ts ts' s j
k k' ŋ h o
kw kw'

元音 (长) a: e: o: o: i: u: y:(:号省略)
(短) e e φ o

介音 i u

韵尾 p t k m n ŋ i u y

复合元音 a:i ei ei o:i u:i
a:u eu φy ou i:u (:号省略)

声调 1) 阴平 153 2) 阴上 435 3) 阴去 133
4) 阳平 121 5) 阳上 423 6) 阳去 122
7) 阴入 15 8) 中入 133 9) 阳入 122

1 侃(反) [fan²]

1)捉弄别人; 2)小孩子玩东西。例如:“呢个公仔你咪([mvi³],不要)反烂佢呀。”(你玩这个玩艺儿不要把它弄坏了呀。)*“我做开功课,唔好反。”(我在这做功课,不好去玩儿。)按本字当作“侃”。《集韵》:扶泛切,音梵。扬雄《方言》:“侃,轻也,楚凡相轻薄谓之相侃。”

2 譬(系) [hei⁶]

相当于普通话“是”(此词兼司问答)。例如:“呢

*编者按:我们发表这篇文章的主要用意是给研究汉语词汇史作参考。原文罗列条目很多,现在只选取其中比较可靠的发表;然而恐怕有些条目仍旧有点牵强,请读者自行鉴别。注音和例句的解释是编辑部代加的,如有错误,由编辑部负责。作者引证各书多根据《康熙字典》,编辑部只核对了《说文》《方言》《玉篇》《广韵》《集韵》等书,加以更正,其他引证未及查阅原书。

件事有錯，系咁。”（这件事儿沒錯，就是这样。）“你系唔系同人家爭執過呀？”（你是不是跟別人爭吵過呀？）按本字當作“響”，《廣韻》：“烏奚切，相言應聲。”《玉篇》：“於題切，是也，發聲也。”《方言》：“響，然也。南楚凡言然者…或曰響。”

3 掙(掙) [hɛŋ¹]

用力敲東西。例如：“個只碗被佢掙爛咗。”（那只碗給他敲碎了。）“旧陣時念書唔出，先生要掙頭壳噪。”（从前，念書念不出，先生要打腦袋的啊。）按本字當作“掙”，《集韻》：丘耕切，音鏗。《說文》：“擣頭也。”《廣韻》：“口莖切，懂也。”

4 瞞(瞞) [hɛp⁷]

眼有倦意，欲睡狀態。例如：“乜咁早就瞞眼瞞咩？”（干嗎那麼早就打瞌睡了呢？）按本字當作“瞞”，《集韻》：“渴合切，欲睡貌。”瞞，《集韻》：克盍切，音磕，“欲睡貌”。又《正字通》：“人勞倦合眼坐睡曰瞞睡。”

5 焙(杭) [hɔŋ²]

用火焙炙或借風吹日晒使水份盡去而致干燥。例如：“荔枝干系用火嚟杭咋。”（荔枝干是用火來焙干的。）“個堆菜畀風杭到半干就落鹽醃嘍。”（那堆菜給風吹到半干就放鹽醃了。）按本字當作“焙”，《集韻》：丘弓切，音穹，“曝也，燼也。”《廣韻》：“干也。”又俞樾《曲園雜纂》說：“火干物曰焙。”

6 覘(依) [ji¹]

裂着嘴巴而帶笑容的動作。例如：“勝佢依開個口，好似燂熟狗頭咁。”（看他咧開嘴巴，象個煮熟了的狗頭一樣。）“乜你依起棚牙咁歡喜呀？”（干嗎你咧開牙齒那麼樂呀？）按本字當作“覘”，《字匯》：“如卑切，音而。”《篇海》：“覘覘，張口貌。”

7 軀(演) [jin²]

形容挺起胸腹。例如：“呢個人行路演身演勢。”（這個人走路挺胸挺腹。）“佢演胸行，好似几威風咁。”（他挺胸走路，挺威風似的。）按本字當作“軀”，《集韻》：隱憶切。“偃也。”《玉篇》：“軀休，怒腹也。”

8 臚(益) [jek⁷]

形容油脂貯存過久而變質，或頭髮因過膩有些異味。例如：“個桶油有好猛益除，唔食得添。”（那桶油有很大的氣味，不能吃了。）“你個頭咁耐唔洗都焗到益咗嘍”（你的頭很久不洗，已經搞得發臭了。）按本字當作“臚”，《集韻》：質刀切，音職。“粘也。”《周禮·冬官·考工記》：“相膠，注：脂膏臚敗，臚，粘也。疏：今人發積有脂膏者，則謂之臚，臚亦粘也。”

9 惛(郁) [jok⁷]

心思不定的狀態，或被別人打動了心。詞義也擴大為一般的“動”。例如：“被佢講得我心惛惛。”（給他說得我心都動起來了。）按本字當作“惛”，《集韻》：乙六切，音郁。《玉篇》：“心動也。”

10 渚(咁) [kum², kum³]

相當於普通話的“這樣”。例如：“咁樣做法都得嘅。”（這樣做也是可以的。）“不如就咁重妥善啦。”（不如就這樣更妥當啦。）按本字當作“渚”，《集韻》：胡甘切，音酣。《玉篇》：“聲轉也。”《方言》：渚，或也。沅澧之間凡言或如此者曰渚如是。郭璞注：“亦言愁聲之轉耳。”（據戴震校）今天的粵音還沒多大變化。

11 𧇵(蛤) [kap⁸]

把資財或其它東西結合起來。例如：“我將一碗豆同你蛤埋煑粥仔唔好。”（我拿一碗豆跟你合伙兒煮稀飯好嗎？）按本字當作“𧇵”，《篇海》：“公答切，音閤。會合也；併也；集也。”

12 𧇵(掬) [kok⁷]

形容身上肥肉突出膨脹。例如：“廣州賣雞嘅舖頭，好多都標明正斗掬肉肥雞。”（廣州的賣雞店，很多都標明“正斗掬肉肥雞”。）按本字當作“𧇵”，《五音集韻》：“居六切，音菊。肥也。”

13 𧇵(掘) [kwet²]

動物沒有尾巴（或尾巴過短）。這個詞涵義擴大為“鈍”。例如：“呢只掘尾狗好惡噪。”（這只短尾巴狗凶得很。）“呢個家伙太過掘情。”（這個家伙太無情。）按本字當作“𧇵”，《廣韻》：“衢物切。短尾鳥。”《順德縣志》：“謂無尾為𧇵；人無情義亦曰𧇵。”並沒有什麼鳥獸之分。又按《說文》分析：屈本作𧇵，從尾出聲，凡物之尾短者皆可曰𧇵。必分訓𧇵為無尾鳥；𧇵為無尾犬，亦泥。

14 𧇵(佢) [k'ɔy²]

相當於普通話的“他”。例如：“你識唔識佢地呀？”（你認識他們嗎？）按本字當作“𧇵”，《集韻》：求于切，音渠。“吳人呼彼稱通作渠。”又陸放翁《咏芋》詩：“賴渠撐住過荒年。”

15 𧇵 [lai¹]

子女出生最後叫做“𧇵”，甚至取名也用上它。例如：“呢個系我嘅𧇵仔。”（這個是我的最小的兒子。）“生到呢個女，已經系𧇵嘅嘍。”（生到這個女兒，已經是最後一個了。）按這是它的本字，也許是起源於較晚的俗字。《字匯補》說：泥合切，奈，平聲。鈕玉樵《彙纂》語字之彙條：“廣人末生子女曰𧇵。”又，“𧇵字不見於書，然閩粵之語有之，讀如來。”還有《菽園雜記》所載：“廣

東謂老人所生幼子曰蠹。”《順德縣志》：“子女末生者多名蠹；或曰魁 [mei¹]。”

16 𦵏𦵏(立立) [lep⁹ lep⁹]

形容很紛亂的事物。例如：“好似一旧麻咁立立 [lap⁹lep⁹ 或 lep⁹lep⁹] 亂。”(象一团麻一样乱嘈嘈。)按本字当作“𦵏”，《集韻》：狼狄切，“历乱貌”。

17 𢶮 [leŋ¹]

手拿东西。例如：“将佢籃菜𢶮番屋企。”(把他那籃菜拿回家去。)按这个𢶮《集韻》：“郎丁切”，音零。《玉篇》：“手悬拾物也。”

18 擰 [leŋ⁶]

向四面轉動。例如：“你因住擰花眼就跌低落地。”(你当心花了眼睛就蹣在地上。)这个本字当是古俗写。按繆蓮仙《夢筆生花》的“不倒翁”条說：“俗名酒擰，以紙朴为之，图作翁形，乃以泥圓其底，使轉動，四面可朝。至人以手擰之指某客，某客飲。”这段小文，可作为參証。

19 蕙(靚) [leŋ³]

形容美好，美丽。例如：“佢个女生得几靚”。(他的女儿長得相当漂亮。)靚，《玉篇》：“裝飾也。”《后漢書·匈奴傳》：“艷容靚飾”，它虽有“人为的美”的涵义，但于音來說，《正韻》：疾正切，音淨，尙屬可議。因此，本字似当作“蕙”，《唐韻》：良冉切，音斂，“善美之称”。又俞樾《曲園雜纂》：“蕙，美善之称也。”

20 𦵏𦵏(論盡) [lɔn⁶ tsɔn⁶]

形容做事有点糊塗，或行为带点失常。引申后有“别扭，麻煩”等意思。“𦵏你做嘢真系論論盡盡咯。”(看你做事真是別别扭扭的。)按本字当作“𦵏𦵏”，《字汇补》：乃困切，音嫩。徒困切，音鈍。“𦵏𦵏，愚痴貌。”

21 𢶮 [lyt⁹]

用手指把一件东西上面的附屬物体褪下或是卷上去。例如：“你去𢶮晒个枝竹嘅叶畀我。”(你把那枝竹的叶子都𢶮下来給我。)”“你𢶮起晒衫袖系唔想打交吓？”(你卷起袖子，是不是想打架？)这个本字，《集韻》：“盧活切”，鸞入声。“本作𢶮，‘五指𢶮也’。”《詩經·周南》篇：“采采芣苢，薄言𢶮之。”朱注：取其子也。詩註：以指历取也。粵語今义沒有以前那么狹。

22 馬留，馬驢(流) [ma³ leu¹]

猴子。按它的本詞当作“馬留”或“馬流”，起源很久。胡仔《茗溪漁隱叢話》所引《桐江詩話》說：“东平王景亮与仕族无成子，結为一社，純事嘲諷。士大夫无間賢愚，一經諸人品目，即被不雅之名。当时人号为猪嘴关。吕惠卿察訪东京，天資清瘦，語之际，喜指双手指划，社人目之曰：說法馬留，又湊为七字，‘說法馬留为

察訪’。”又《古今詩話》：“京師优人以杂物数十种布地，使人暗記物色，然后遣沐猴認之，每得，优人即曰：道著也馬留。”《云麓漫鈔》：“北人諺語曰：獼猴为馬流。”

23 麻茶 [ma⁴ ts'a⁴]

形容双眼有些朦朧而看不清东西。例如：“个双眼麻麻茶茶睇唔清嘢。”(那双眼睛朦朧朧朧看不清东西。)”“食得多秋茄，眼就会麻茶。”(秋天的茄子吃得太多，眼睛就会模糊起来。)这个词很早就相当流行，按《唐音癸籤》所引：“李涉詩：‘今日顛狂君休笑，趁愁得醉眼麻茶。’”似即眼花之意。”

24 拆(擘) [mak⁸]

用手撕东西。例如：“个張報紙被人擘烂咗。”(那張報紙給人撕破了。)按本字当作“拆”，《集韻》：“博厄切”，《博雅》：“裂也。”

25 𦵏 [mei¹]

排列在末的事物叫做“尾”(原音 mei³，这里变調)，在互相戏弄时更常說。例如：“你考試系唔系得第尾？”(你考試是不是考得最后一名？)又如歇后語：“老番睇榜——由尾数上。”按本字当作“𦵏”(大概也是最早的俗字)。参看《順德縣志》的方言条，“蠹”字注云：“或曰𦵏。”于音正同，但涵义略有不同。其間区别也許是在人多作“蠹”；在事物多作“𦵏”。(参看 lia¹ 蠹)

26 乜(歪) [mɛ²]

形容不正。例如：“佢写行字都歪歪斜斜。”(他写一行字也写得歪歪斜斜的。)按本字当作“乜”，《集韻》：母也切，音芽。《儂雅》：“眼小一縫，俗呼冒斜，中原雅音作乜斜。”但今天使用范围較广，不限于指眼睛。

附記：按“乜”字現在讀如 [mɛt⁷]，粵人都是作为“什么”一詞来解釋，于义实屬大誤。

27 𦵏(弥) [mi¹]

眼皮微合。例如：“佢要弥埋只眼至飽得木。”(他要閉上一只眼睛才能飽木头。)”“呢个人生得弥弥眼。”(这个人長得眼眯眯的。)按本字应作“𦵏”，《玉篇》：“莫俾切，眇目也”。按这个眇字，不能作“單眼”来解釋，当如班固《答宾戏》所說：“离婁眇目于毫分。”把那“眇”字作为“細視”来推求，于义較为确切。

按北京話也有 mi¹，意义为“眼皮合龍”。

28 𦵏(𦵏) [na²]

乡間俗語往往把“𦵏”来做“母亲”的代詞，禽兽的雌性也叫𦵏。如将老母叫成“老𦵏”(南海西樵屬最行)；带子的芋叫成“芋𦵏”…。按本字当作“𦵏”，《集韻》：“子野切”，《順德縣志》說：“母曰媽；亦曰𦵏。謂雌物皆曰𦵏。謂西北風亦曰𦵏。”意义沒錯，不过字形不

符。按“𪔐”字从母从也，𪔐字从母从巴；本不能相混。

29 呢(嗝) [nai³]

人們互相有意見，氣不能平，以致發生口角的爭執。例如：“大家為咁小事嗝交，有乜嘢好聽啲！”（大家為這樣的小事情吵架，怪不好聽的！）按本字當作“呢”，《集韻》：“乙革切”，音隘。說文：“嗝也，謂鳥聲。一曰逆氣，一曰小兒啼。”此外，“嗝”是俗寫字形之錯，《方言》，“嗝”字是作“噎”來解釋的。

30 𪔐(壓) [ɲat⁸]

尿或象尿一般的气味(如熱天出的汗等)。例如：“呢个尿缸一陣陣壓除。”（这个尿缸[发出]一陣陣的臭味。）“你件衫出滿汗，成身壓晒重吾洗。”（你那件上衣滿是汗，全身都臭透了，還不去洗。）按本字當作“𪔐”，《篇海》：自曷切，“尿𪔐也”。

31 拗胡 [(ŋ)au¹ wu¹]

當小孩子啼哭不止的時候，以往多用“拗烏”一詞來吓他，以求得到制止的效果。例如：“你都重喊，我叫拗烏捉咗你去。”（你还哭，我叫“拗烏”把你抓去。）按本字當作“拗胡”。陸龜蒙《小知錄》：“劉南陽，本字拗胡，以其顏面拗黑似胡…蚩甚畏之，小兒啼，怖之曰：劉胡來，則止。”這一段記載很清楚。

32 𪔐(呃) [ŋək⁷]

欺詐騙人。例如：“我被𪔐佢咗都唔知。”（我給他騙了還不知道。）按本字當作“𪔐”，《集韻》“仍吏切”，《方言》：“揚、越之郊，凡人相侮以為無知謂之𪔐。𪔐，耳目不相信也。”郭璞注：“因字名也。”

33 搯(掩) [(ŋ)əm³]

用手遮蓋東西。例如：“呢个孤寒種雷劈都搯實荷包。”（这个吝嗇鬼，雷打還死抱住錢袋。）按本字當作“搯”，《集韻》：“郎感切”，庵上聲。《廣雅》：“藏也；手復也。”《順德縣志》：“以手復物，曰：搯。”

34 𪔐(欧兜) [ŋeu⁶ tɕu⁶]

形容人的額突、額翹，鼻、額中陷，引申為“無精打采”，“發楞”，“發呆”。例如：“呢个人生得咁𪔐𪔐嘢。”（这个人長得這麼怪模怪樣。）按本字當作“𪔐”，《集韻》：烏侯切，音謳。當侯切，音兜。“𪔐”，面折。所謂折，就有彎曲的意思。

35 𪔐(岳) [ŋək⁹]

將面部仰起或抬頭。例如：“低岳高个头唔知勝乜？”（他仰起頭來不知道看什麼東西？）按本字當作“𪔐”，《集韻》：“逆角切”，音岳。《說文》：“前面岳岳也。”

36 𪔐(界) [pei³]

相當於“給”。例如：“我已經將个包𪔐畀佢咯。”（我

已經把那包東西給了他了。）按本字當作“𪔐”，《集韻》：界，必至切，《說文》：“相付與之…或作𪔐。”《方言》：“𪔐，予也。”郭璞注：“予，猶與，音卑。”

37 𪔐(煲，𪔐) [pou¹]

用多量的水慢火煮食物。例如：“你𪔐粥都好似煮成飯咁樣。”（你熬稀飯煮成了干飯那樣。）“豬肺𪔐湯都幾够清甜。”（豬肺煮湯相當清甜。）按本字當作“𪔐”，《正韻》：博毛切，報平聲。段公路《北戶錄》食目條說：“𪔐牛頭法：取嫩牛頭，火上燂過，後以湯燂毛去根…再三洗了，加酒或薑、葱煮之…燂火重燒，其名曰𪔐。”又：“按南朝食品中有奧肉法，奧即𪔐類也。”

38 𪔐(捕) [pou⁶]

動物伏着或孵卵、乳子。例如：“个几只羊成日捕响宜草地。”（那几只羊整天伏在草地上。）“个只鷄𪔐正啱了捕斗。”（那只母鷄正在孵卵。）按本字當作“𪔐”，《唐韻》：蒲報切，音暴。《集韻》：“鳥伏卵。至于《方言》，所說：‘北燕朝鮮冽水之間，謂伏鷄曰𪔐。’只是省去草頭罷了。

又，潮州話同意義的 pu (𪔐)（見李永明《潮州方言》232 頁），都是“𪔐”的同族詞。

39 𪔐(駁) [pək⁸]

春夏之交是粵地多雨的季節，土俗對時歇時下的雨候叫做“𪔐”，詞義也擴大為“一段時期”。例如：“呢排落咗一𪔐雨。”（近來下了連陰雨。）“呢𪔐真正多雨水咯。”（這一陣子雨水真多。）按本字當作“𪔐”，《韻補》：傍各切，音泊。李翊《俗呼小錄》：“雨一番一起為一𪔐。”

40 𪔐(婆面) [p'ən⁴ p'ə⁴ min⁴]

從前罵人厚臉而不知羞叫做“貧婆面”，是很惡毒的口頭禪。例如：“你个貧婆面皮都唔知丑嘅！”（你厚臉皮，不知羞耻！）“佢呢份人正貧婆面嚟。”（他这个人真不要臉。）按它起源很早，大概清初已相當流行。吳震方《嶺南雜記》說：“頻婆果，其皮數層，層層剝之始見肉，彼人謂厚臉者曰頻婆臉。”這段記載，足為確切佐証。但“貧”字當作“頻”。

41 𪔐(芋筴) [p'ou⁴ tat⁹]

童歌《月光光》中的“…茨菇辣，買芋筴，芋筴苦，買豬肚…”，很少人懂得“芋筴”是什麼，但細按起來也有本字。屈翁山《廣東新語》說：“苦瓜一名𪔐。”那麼，“芋筴”當即“𪔐”（苦瓜）。

42 𪔐(索) [sak⁹]

重迭加在“諧”後面，形容撫摩起來溼手而不滑。例如：“个張紙都諧④索索唔写得字。”（那張紙粗得很

④ 諧[hai⁴]，表面粗糙，溼手，本字不詳。

不能写字。)按本字当作“櫟”，《集韵》：“七約切，木皮理皴也(皴同粗义)，或省通作皴。”《韵会》：“皴，皮皴也。”《尔雅·释木》：“櫟、皴。”疏“木皮甲癭錯者名櫟；亦名皴。”

43 門 [san¹]

掩上門后把它关好。例如：“你記住門好个度門。”(你要記得把門关好。)相信这个本字起源很久，《字汇补》：“敷还切，門横关也。”鈕玉樵《觚觚》：“横木上关为門。”字形和門 [ts'an³] 字一样，都有象形的意味。

44 礅(省) [saŋ²]

擦掉身上或器物上的污垢的动作(尤其是用摩擦性能較大的东西去擦)。例如：“呢个樽要用沙慢慢省好佢。”(这只瓶子要用砂子慢慢把它擦干净。)按本字当作“礅”，《广韵》：“瓦石洗物，初两切。”《广雅》：“磨也。”又《山海经》：“錢来之山多洗石。郭璞注：澡洗可以礅体去垢。”《说文系辞通释》：“甄(同礅)，以碎瓦石类去垢。”《说文解字笺注》：“甄，今粤俗凡去垢曰礅。”

45 燥(熠) [sap²]

不加味，只用白水煮东西。例如：“个的芋头燥熟未呀？”(那些芋头煮熟了没有?)“个的嘢燥到干咗水嘍。”(那些东西煮到水都干了。)按本字当作“燥”，《集韵》：“燥，实洽切。”《广韵》：“湯，燥。”《广雅》：“淪也。”但《顺德县志》说：“烹物曰臠，亦曰臠。”似仍緣俗之誤。

又：潮州話“燻”[sa²] 是“以深水煮大块肉类”，与“燥”可能有关。(見李永明《潮州方言》199頁，中华書局，1959。)

46 須掟(衰累) [sɔy¹ lɔy⁴]

形容人衣衫破旧，形态寒酸。例如：“睇你衰衰累累咁丢架。”(看你的寒酸样，真丢人。)按本字当作“須掟”(掟音已闕，似当作“累”的音)。《方言》：“南楚凡人貧衣被丑弊，謂之須掟。”

附注：假如我所釋沒有錯的話，还可以給音缺很久的“掟”字重新标上音来补字書之未及。

47 傷僂(搭雲) [tap⁸ sap⁸]

与“冇”連用，形容做事不够認真，沒有責任感。例如：“你咁冇搭雲都唔成人嘅。”(你这样不認真，不象个人了。)按本字当作“傷僂”，《集韵》：傷，託盍切，音榻。僂，悉盍切。傷僂，“恶也，一曰不謹貌。”《玉篇》：“不謹貌。”不过，口語上加上个“冇”[mou³] (沒有)字，意义上倒是相反相成了。

48 沓(踏) [tap²]

折叠的动作。它也用作平叠着的东西的量詞。例如：“呢堆衣服要踏埋收好佢。”(这堆衣服要折好收起来。)“个度一踏踏紙咁多都够写咯。”(那儿一叠叠的

紙多得够写字的了。)按本字当作“沓”宋黄灝《月泉吟社詩序》：“名笔一貼：墨一笏；吟箋二沓。”又：鈕玉樵《觚觚》：“粵中少正音…衣一襲曰一沓。”《番禺記》：两水相合曰沓潮，盖風駕前潮不得去，后潮之应候复至，则为沓潮。”

49 踣(筮) [tat⁸]

失足滑倒地上或从高处跌下。例如：“个日佢行行吓筮落地。”(那一天他走着走着就倒在地上。)(唔知佢因乜嘢病筮低呢?) (不知他因为什么病倒下去呢?)按本字当作“踣”，《篇海》：他达切，“足跌貌。”

50 滯(帝) [tɕi³ te³]

形容水淋淋的东西。例如：“成身衫界雨淋到水帝帝。”(全身衣服給雨淋得水滴滴的。)(呢的菜滴滴帝帝好重秤。)(这些菜水汪汪，称起来占份量。)按本字当作“滯”，《集韵》：丁計切，音帝。“泣貌，一曰滴水。”

51 攄 [tem²] [tɕp²]

用拳或錘来毆击，例如：“佢畀人家一拳踏亲。”(他給别人打了一拳。)按本字当作“攄”，《集韵》：都感切，《说文》：“深击也。从手尤声。”《康熙字典》：“楚謂相搏曰攄。”

52 廩 [tem³]

果木結实下垂。例如：“个極荔枝熟到極晒落嚟。”(那極荔枝熟到完全垂下来了。)(睇見水田嘅禾，熟到廩地。)(看到田里的禾，熟得伏倒在地上。)

又，潮州話 tau 也有“下垂”的意思。(見李永明《潮州方言》230頁。)

53 木(薨) [tɕn²]

柱础类的东西(名詞)；詞义扩大为“放稳”(動詞)。例如：“个两个花薨砌好未呀？”(那两个花盆柱子砌好了没有?)“个包嘢薨好响呢度就得。”(那包东西放在这儿就行了。)按本字当作“木”，讀作“墩”的上声(可能就是“墩”的音轉，俗写与古音义全别)。按钮玉樵《觚觚》所記：“戴木为木。音墩。”在广东旧历書的日脚，还常常可以見到。

补录：《辞源》白木条：“江西…土人采石后，舂細淘淨，制如方磚，名曰：白木，不，音敦，上声，为景德土音”。

54 窠(門) [tɕu³]

禽兽的窠或窩。例如：“我一晚連挖几个麻雀門。”(我一个晚一連掏了几个麻雀窠。)按本字当作“窠”，《字汇补》：仓奏切，“鳥窠也。”

55 嫫(嫫) [te²]

形容少女或少妇因生得漂亮动人而带一种嬌柔的体态。例如：“你个女都太过嫫嫫。”(你的女儿过于嬌

生慣養。)按本字当作“嫖”，《集韵》：嫖，都果切，音朵。《说文》：“量也。”《康熙字典》：“一曰女容如花朵之垂，言美好也。”

56 𦵏(簍) [tokʰ]

器物的下(或后)竅。又水果如柑、橙，蔬菜如芋、薯，它的結瓣处也叫做“簍”。有一句諧音的俗諺——叫做“屋簍鹿独宿”和一句俚俗的相猫訣——“爪要斂藏簍要縮”。按本字当作“𦵏”，《玉篇》：“都谷切”，音簍。“尾下竅也。”

57 𦵏(簍) [tokʰ]

用細而尖的东西来刺。例如：“呢个錐𦵏尖，你因

住簍亲入肉。”(这个錐子尖得很，当心刺进肉里。)“佢鬧人好勢凶，手指簍到埋面支。”(他罵人罵得凶，手指一直指到[別人的]臉上。)按本字当作[𦵏]，《集韵》：“敦角切”，音連。“刺也。”

58 聾(墮) [təʔ]

耳朵过長而下垂。按本字当作“聾”，《篇海类篇》：丁果切，音朵，“耳垂也。”

一般的下垂是聾，墮(墮)[təʔ]。例如：“昨晚場雨淋得的花墮洒落嚟。”(昨天晚上一場雨把那些花淋到完全倒下来了。)按本字当作“聾”，《广韵》：“丁可切，垂下貌。”岑参詩：“柳聾驚嬌花复殷。”

苏联將大量出版东方和非洲語言概要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最近准备出版一套关于苏联境外东方和非洲語言概要的丛书。这套丛书包括关于各个不同系统的無論已經死去的或活着的語言。一些概要分別介紹了整个語系(“印度的、巴基斯坦的、尼泊尔的和錫兰的語言”“东南亚諸語言”“非洲諸語言”，等等)，但大多数概要描写个別的具体語言(汉语、越南語、阿拉伯語，等等)。

这套丛书首先是供語言学家和东方学家、东方学高等学校語言学系的教师和学生用的，同时也是供所有研究国外的东方和非洲人民的文化与語言問題的專家用的。

丛书的各个概要首先包括：說这种語言的居民的概况，他們分布的地区，他們有多少方言，研究的历史和重要的文献。各个概要主要部分是語音、文字、詞汇和构詞法、形态学和造句法的重要特点等章节。

概要的附录有：1)文字样品，附有音标和翻譯(俄文的)及詞汇—語法的注釋；2)俄語和其他語言的最重要的著作目录；3)語言及其方言分布的地图。

这套丛书是由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东方民族語言研究部主任謝尔久琴柯教授主編，每个概要的篇幅为4—6印刷頁。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已經批准出版以下三十六种語言概要，并且已交东方著作出版局：1)突厥語族的——土耳其語、維吾尔語、叶尼塞-鄂尔渾墓碑銘文，2)蒙古語族的——現代蒙古語(喀尔喀)、中国境內的蒙古語和方言，3)伊朗語族——阿維斯太語、現代波斯語諸語言普施陀語(阿富汗語)、卡布利-法尔西語、貝魯支語、庫尔德語，4)塞姆語族——阿拉伯語(考虑到現代方言)、阿姆哈尔語，5)印度-伊朗語族和达罗毗荼語族——梵語、印度諸語言、巴基斯坦諸語言、尼泊尔和錫兰諸語言(綜合性的概要)、印地語、班乍比語、阿薩密語、鉄盧古語、馬來亞語、泰米尔語，6)汉藏語系——汉语、僮語、泰-暹羅語、藏語，7)东南亚的(除汉藏語系外)越南語、高棉語(柬埔寨)、印度尼西亞語、爪哇語，8)远东的日本語、朝鮮語，9)非洲的豪薩語、苏阿西利語、苏魯語、魯干达語。

現在伊朗語、东南亚語的綜合性概要就要編完，伊付利特語、貝赫列維語、緬甸語、他加祿語、摩刺陀語、烏尔都語的綜合性概要也就要編完。正在編纂的还有古前亞細亞以及某些其他的言語概要。

阿姆哈尔語的概要已經出版。在最近將出版的有：土耳其語、現代蒙古語、日本語、高棉語等概要，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錫兰語言的綜合性概要，同时还有中国的蒙古語。目前已交出版的各种概要，都將在1960年出書。

(苏联謝尔久琴柯教授來稿，刘魯揚譯)

汉语词汇史随笔* (七)

郑 奠

觉 悟

现代汉语里“觉悟”这个词，从解放以来是富有政治意义的、生命力很强的一个常用词。比如“阶级觉悟”、“觉悟程度”、“社会主义觉悟”、“共产主义觉悟”，等等。不但书面语经常使用，口语里也经常听到。这个词在现代汉语里有它划时代的新的涵义和用法，这里暂不多谈；单从组合“觉”和“悟”两个字为一个词——“觉悟”的历史记录来看，汉代使用“觉悟”这个词就可说已经相当广泛了。例如：

然定公不^レ觉悟。(陆贾新语·慎微)

今学者无^レ圣人之才而不为^レ详说，则终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レ觉悟乎昭明之术矣。(淮南子·要略训)

不为主计，而主不^レ觉悟，故失其国。(史记·范雎传)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レ觉悟而不自责，过矣。(史记·项羽本纪；案《汉书·项籍传》作^レ觉悟)

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终不^レ觉悟。(史记·韩长孺传)

学之为言觉也，以^レ觉悟所不知也。(班固：白虎通义·辟雍)

正阳显见，觉悟黎烝。(汉书·司马相如传)

孝哀皇帝觉悟，复还公长安。(汉书·王莽传上)

莽怒，免英官。后颇觉悟，曰：英亦未可厚非。(同上，中)

赵他觉悟，运心嚮内。(王充：论衡·谴告)

谓孔子之徒孟子輩教授后生，觉悟頑愚乎？(论衡·刺孟)

冀其觉悟而还之也。(王逸：楚辞招魂序)

宣六年“趋而出”，解詁“本欲諫君，君以拜謝知己意，冀当觉悟，故出”。(何休：公羊传解詁)

教，觉悟也。(许慎：说文解字，教部)

愷，觉悟也。(同上，心部。段注：许书盖本无此篆)

上被下曰告。告，觉也，使觉悟知己意也。(刘熙：释名·释书契)

至于运徙势去，犹不^レ觉悟者。(范曄：后汉书·仲长统传)

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觉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同上·李固传)

从上文所引的这些例子里，可以看到前后两汉四百多年中间使用“觉悟(觉寤)”这个词的一般情况，这就是，它被用作动词，而且作自动词用的多，用作他动词的比较少。

再从汉代往上看，在古文献里，有如：

人主无所觉悟。(韩非子·外储说右)

不^レ觉悟，不知苦，迷惑失指易上下。(荀子·成相)

王若不得志于齐，而以^レ觉悟王心，而吴国犹世。(国语·吴语)

要是从汉代往下看，那就更多了。比如晋代孙楚为石苞与孙皓书：“今粗论事势，以相觉悟。”刘宋慧观《南本涅槃经》：“佛者名觉，既自觉悟，复能觉他。”至于唐代，则有如孔颖达《周易正义》：“但颜子于几理闇昧，故有不善之事，于器形显著，乃自觉悟，所有不善，未尝复行。”刘知几《史通》(杂说中)：“凡所修撰，多聚异闻，其为踳驳，难以觉悟。”李义山《杂纂》：“有智能…临事觉悟。”《金刚顶经》：“一曰一切金刚界觉悟智。”《楞严经》：“觉悟无惑。”此外，在《慧琳音义》十一，十七，二十四，四十一，四十五，都有释“觉寤”的条目。(同书二十六有释“觉悟”，这里不备录了)。①

单就这里征引的例子来看，似乎可以这么说：“觉悟”这个词在战国时代早已使用，到两汉使用得更加广泛。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觉悟”在词义方面，染了宗教意味，字面上相同，但是内容大不相同了。

“觉悟”是以“觉”和“悟”两个同义词联合起来的一个复合词，它的发生，应该说先有“觉”有“悟”而后有“觉悟”。前期单用“觉”或“悟”，后来增加了“觉悟”，有了“觉悟”这复合词以后，“觉”或“悟”还是同时使用着。例如：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孟子·万章上)赵岐注云：“觉，悟也。天欲使先知之人悟后知之人，我先悟觉者也，我欲以此仁义之道觉悟此未知之民，非我悟之，将谁教乎？”

今天降疾；殆，弗兴，弗悟。(尚书·顾命)孔颖达《尚书正义》云：“不起，言身不能起，不悟，言心不能觉悟。病者形弱神乱，不起不悟，言必死也。”

* 笔者所写的这些随笔，掌握资料既不够充分，分析研究又失之疏略，因而有的论点可能不很正确，甚至于不正确。只是因为汉语个别词(字)的历史研究，现代做的人似乎还不很多，所以不揣浅陋，陆续发表个人一得之见，借以求教。希望读者多多指正，赐教请由中国语文编辑部转。

① 宋代《广韵》觉韵学字下云，说文与教同，觉悟也。又队韵读下云觉悟。

上文所举第二例，唐人孔疏以“觉悟”注释周书的“悟”；第一例，后汉人赵注以“觉悟”注释战国时代孟子的“觉”。换言之，周代用的“悟”，战国用的“觉”，汉人唐人都用了双音词“觉悟”来注释了。又如《汉书五行志》里同叙一件事，既用单音词“寤”，亦用双音词“觉悟”：

桓不寤，与夫人俱会齐。

桓不寤，卒弑死。

桓不觉悟，后与夫人俱如齐而杀死。

也有因为行文的方便，早期的书用双音词，后起的书反而改用单音词的。例如南本涅槃经是刘宋沙门慧观与谢灵运等译的，经中有云：“佛者名觉，既自觉悟，复能觉他。”但是到了隋代慧远撰的大乘义章二十末曰：“既能自觉，复能觉他，觉行圆满，故名为佛。”则单用“觉”字，与“自”连文，曰自觉。

组合“觉”和“悟”（寤）两个字为一个复合词；这复合词中间的字序不外两种形式，一叫“觉悟”（寤），一叫“悟（寤）觉”，据古代文献的记录，“觉悟”这个说法巩固下来了，同时“悟觉”这个说法就相形地少见了。例如司马相如《长门赋》里的：“惕寤觉而无见兮”一句，后汉曹大家的《东征赋》里模拟着说：“惕觉寤而顾问兮。”他们都说的是眠后醒觉，不过《长门赋》作“寤觉”，《东征赋》作“觉寤”。这两个不同字序的同义词，在后世使用的过程中，“觉寤”（觉悟）这个说法用得最广，一直流传下来，“寤觉”这个说法就用得很少了。

其实前文所举这些例子中的“觉悟”和“觉寤”，仅仅是书写上的不同。这里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在两部书中记载同一段话的例子，一个写作“觉寤”，一个写作“觉悟”。例如：

《东观汉记·冯异传》：“上曰：我梦乘龙上天，觉寤，心中动悸。”

《后汉书·冯异传》：“光武曰：我昨夜梦乘赤龙上天，觉悟，心中动悸”。（按照训诂学家的说法，这“悟”借为“寤”。）

“觉悟”和“觉寤”是否完全相同的呢？为了说明“觉悟”和“觉寤”的同异，试把构成“觉寤”（觉悟）这个词的“觉”和“寤”（悟）分别地说。“觉”这个词在这儿有两个意义，也有两个读音。一为睡觉之觉（广韵去声效韵，古孝切）；一为知觉的觉（广韵入声觉韵，古岳切）。请读者参看本刊1959年7月号里我已经详细谈过，此处不赘述。

① “悟”字，《玉篇》训作“心解”也，《广韵》解作“心了”，以心中了解解释“悟”字，较之《说文》的训义，似乎更为明确些。

“寤”这个词，据《说文》的说法，“寤觉而有言曰寤”。①见于诗三百篇的，有如“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关雎）毛传云：“寤觉，寐寢也。”有如“独寐寤言，永矢弗谖。”（考槃）郑笺云：“寤，觉也。”郑笺这两个“寤觉”都是觉醒的意思，和“觉”的第一意义相同。也有用与“觉”的第二意义相同的，例如《汉书·鄱阳传》云：“是使荆軻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寤也。”（说文段注云：古书多假寤为悟。前文所引汉书一些例句都可以作为证明。）“悟”这个词，说文解释为觉，觉与悟相为“互训”，犹之现代所称同义词之类。把同义词作为互训，另一方面即联合这互训之字成为复合词，象这样的训诂方式单从许氏说文心部中就可以找到一些例子，例如：

惧，恐也。惧弗及。（左传·昭公二年）

恐，惧也。恐无及也。（左传·襄公十六年）

恐惧乎其所不闻。（礼记·中庸）

耻，辱也。知耻近乎勇。（论语）

辱，耻也。以君辟臣，辱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远耻辱也。（论语）

它如“意志”和“意”与“志”之互训，“谨慎”和“谨”与“慎”之互训，也和这一类相同。

“觉悟”这个复合词，在古代文献中，从它的用法来看，有的作为自动词，有的作为他动词，有的作为形容词，也有的用作名词。（已分别散见前面所引例子中，这里不重复列举了。）从它的词义色彩来看，有的只是一般的知觉的意义，有的染了宗教和玄学的意味。到了现代，它的政治意义，就特别显著了。

《语法理论》出版

《语法理论》原是高名凯先生在北京大学的讲义，最近经过修订后，作为中国语文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已于三月上旬出书。

这部书全面地阐述了普通语法学的理论，其中特别联系到汉语的语法基本问题。书中共分十三章，分别叙述语法学简史、语法是什么、词法学和句法学、形态、语法范畴、词类、造词学、词组、句子及其结构和类别、句法形式学。

汉语輕音的历史探討*

〔匈牙利〕陈 国

关于汉语声調历史的錯綜复杂問題，一直是难于解决的。各个汉字各按自己固有的声調发音，这固屬事实，可是遇到由于各个时代汉语重音而有变調的情况时，問題更显得十分重要。因为尽管我們在古韵書的基础上，对从唐代古調类到現在的发展很可能求出某些形式上的結論，可是古汉语声調的真实性質始終是一个謎。^①

本文并不想对这个相当麻煩的問題作什么詳細討論。我只是打算从晚唐时代的一个方言里，把因非重音位置而引起的語音交替探討一下。

在今天的汉语口語里，这种語言現象是现代汉语的学者所熟知的。这种現象的术语就叫做“輕音”。^②这个术语是要同“輕声”严格区别开的，因为輕声指的是声調本身的弱化。由于汉语里重音的現象——至少是从某些现代方言里来断定——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問題，^③我只是在那些有重讀而无“輕音”的字的情况下才采用“重音”这个术语作为“輕音”的相对名詞。

在許多論到一些现代汉语方言的著作中，都注意到在某些情况下“輕声”的出現。这里沒有必要把它們都列举出来。企图从历史的观点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我还没有见过。^④由于我不得不为一个理論的起点并为作比較打下一个基础，我便参考了某些以一定的理論方式論列现代輕音現象的著作。^⑤張洵如的論文在分析論述之后指出现代北京話口語中輕声的作用是：1)分別意义，2)分別詞类；此外在一定的句法位置上也常产生輕音。他并且一般地指出，文言复詞和新产生的复詞沒有任何輕声的迹象。

蔣維崧等的論文列举通行的北京口語中“輕音”的几种情况，也就是由于“輕声”引起的讀音上的質变。談到通行的北京口語里的“輕音”时，他們都提到两个特点：1)“輕音”字的发音比有重音的字短而松弛，2)元音的性質变化了。在举出众所周知为“輕音”的“了、的、着、么、呢、子”以外，他們还举出这样的例子：(指)甲 jie、(黃)瓜 gue、(买)卖 mei 等等。

本文的范围，只是根据一种用婆罗迷字母轉写的唐代汉语文献，試指出那时某些(西北)汉语方言里已經存在有“輕音”，并且以个人所見作出一些結論。

这里所要討論的文献是用婆罗迷字母轉写的鳩摩罗什譯《金剛般若波罗蜜經》殘本。^⑥这个文献是斯坦因(A. Stein)在敦煌发見的，据陶慕士判定，它的年代是在八、九世紀之間。这个年代是符合于我从它的語言特点上所得的論述的。

大多数的用非汉字轉写的汉语文献，在表示同一个汉字音、同音字，甚至同样的字时，都显出很多紛歧。这个原因显然是：那些外国字母原来并非为表示汉字音而产生的，因而在許多情况下就不得不以种种方式采用語音代替。婆罗迷字母也是这样，只是由于它的輔音和元音符号丰富，所以它同一般起源于印度的字母一样，比起其他的亞洲字母来，很有可能正确地代表語音。例如，它能够区别出長短元音，等等。

在我們这个文献里，可以認為是“輕音”的痕迹的不同的轉写，有两种型式：a)韵母的不同，b)声母的不同。

a) 韵母的不同

重音

人 = śimni

輕音

人 = śimni

* 作者 B. Csorgor 的原題是《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輕音 Ch'ing yin》，原文发表在 *Acta Orientalia, Hung.*, Tomus IX, Fasciculus 1, 1959. 譯文在发表前曾承周达甫先生校閱，附此致意——譯者。

① 六朝以后古汉语文献中隨处可見的声調界說要翻譯成现代語音学术語，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够困难的。

② 这个术语是借自徐世榮的，見所作《普通話語音講話》第十講“輕重音”，載《文字改革》1957年第10期，45-47頁。

③ 參上举徐世榮文，其中指出现代北京話有四种音強。

④ 我不明白为什么高景成（見所作《略談如何掌握“輕声詞”》，《文字改革》1958年第4期，18頁）會認為现代北京話口語中有許多詞，从前是发輕声的，而現在又恢复讀全調。这很可能是他只注意到最近时期的一个发展。

⑤ 这里指的是張洵如《國語輕重音之比較》一文（見《中國語文研究參考資料選輯》，1957年版，21-31頁）和蔣維崧、殷煥先《輕声的教学》一文（見《語文教学》1957年第4期，31頁）。

⑥ 參陶慕士(F. W. Thomas)《婆罗迷字母轉写的汉语佛教文献》，見 ZDMG 91, 1937年，1-48頁；还可以參考 ZDMG 92 中陶慕士和拜雷(H. W. Bailey)的討論。

- 26 行: 千二百十人俱* 33 行: 女人
50 行: 若菩薩有我相, 人相 38 行: 女人
72 行: 当知是人不予一佛
78 行: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81 行: 若心取相, 则为著我, 人, 众生寿者
82 行: 若取法相, 即著我人, 众生寿者

两者不同的原因很显然: 当“人”被轉写为 *imni* 时, 那就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成是一个單独的詞, 而“女人”就必须認為是一个双音詞, 它的第二音节沒有重音。^①

重音	輕音
次 = <i>tsiysi</i>	次 = <i>tse</i>
27 行: 于其城中, 次第乞已 四 = <i>siysi</i>	52 行: 复次須菩提 四 = <i>si</i>
73 行: 于一人佛二佛, 三, 四, 五佛	58 行: 南, 西, 北方, 四維, 上下

在这个文献里, 这些字的元音都应该認為是已經混合了, 因为属于“止”韵开口的字的元音, 除去上举的字和“思”(*si*, 四例)、“子”(*tei*, 二例)、“此”(*tsiysi*, 二例)以外, 一般地都用長 *i* 来代表, 現在, 所有这些例外的字的元音, 在朝鮮譯音里已經用 *ä* 而不用止韵字的正統 *i*。^② 这种 *-i*, *-e/-iysi* 的差別很可能反映出汉语里一种量的不同, 在“次第”这个双音詞里, *tsiysi* 代表第一个音节, 而这两个音节在現代北方話里也还保留完全的字調 (參見馬太著《汉英字典》^③), 可是在“复次”里, *tse* 代表这个双音詞的第二个音节。在列举数字中, 用 *siysi* 代表“四”, 而用 *si* 代表作数字修飾語的“四”。关于这后一种情况, 我們或者可以引証一下阿倫特 (C. Arendt) 的說法,^④ 根据他的說法, 現代北京話双音詞中, 作修飾語的数字一般是沒有重音的。

从上举諸例中, 我們或者可以推断“此”(二例)轉写为 *tsiysi* 也是一个有重音的形式。作修飾語的指示詞在現代汉语一般也是重讀的。另一方面, 我們可以进而推断, “子”*tei* 却是一个“輕音” (見 33 和 38 行: “善男子”)。

同这些例子有关的, 現在考察一下这个文献里所用“不”字的相符情况, 也不是沒有趣味的。在这里对原本 58、59、63、69 各行所見 *xvi*, *hviri*, *xvū*, *xvū* 的符于輕音情况, 先撇开不談, 因为我打算在另一篇文章中来解釋。只就“不”字来看, 文献中有两种轉写形式: *pa* 和 *pi*, 而同“不”字后边連用的字, 我們就看到用婆罗迷字母轉写的有下列諸例:

- 53 行: *pa kṣū* (出現两次); 55 行: *pa kṣu*; 56 行: *pa kṣu*;
56 行: *pa kha*; 61 行: *pa kham*; 63 行: *pa kha*;

91 行: *pa kha*;

92 行: *pa kha*。

72 行: *pi uvū*; ④ 82 行: *pi'iimgi*; 83 行: *pi'iimgi*。

从上举諸例就可以弄清: *pa* 位于舌根元音的字前面, *pi* 則只用在舌面元音的字前面。这个“不”字的元音因为能受它后面的字音的强烈影响, 所以只能把它看成是一个非重音前綴, 而完全可以認為这样情况下的“不”都是“輕音”。^⑤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 在我們所考察的文献的方言 (也就是晚唐时代某些西北方言) 里, “輕音”字的元音, 至少在某些情况下, 比起有完整語調的元音要讀得短些、低些, 或者較為松一些。^⑥

b) 声母的不同

这里只有古汉语全濁塞音和塞擦音的声母, 即 *g'* (群), *d'* (定), *b'* (並), 等等。

重音	輕音
大 = <i>thiyi</i>	大 = <i>ttayi</i>
25 行: 与大比丘	27 行: 舍卫大城
29 行: 在大众中	

前两例中送气形式的“大”是个單音节修飾性, 而后一例中非送气的“大”, 虽然是个修飾性复詞的一部分, 可是居于末尾。

遺憾的是, 这类在同一个字里的声母变化, 在我們所考察的文献中找不到更多的例。只有下面这些孤証

① *i/i* 的不同是否能简单地認為是一种量上的不同, 我还能肯定。可是在以汉语音韵学观点研究这部文献时, 我的印象是好象 *i* 可以相当于一个顎化短 *i*, 或者干脆可以認為是一个可短可长的顎化 *i*; 同时我发现 *i* 只出现于本来的汉语元音一定曾是一个关 *e* 或某种混合的 *ɪ* 的情况下。

② 正确地說, 我們可以認為 *i > ɪ* 的发展是通过一个寬而松的 *i* 的发音阶段的。这就十分符合于我們所考察的文献里的 *i/e* 变音。——此外, 婆罗迷字母轉写的 *-iysi* 有如 *-e28* 的音值, 参斯登·柯諾 (Sten Konow) 《于闐語初步》(Primer of Khotanese Saka), 奥斯陆, 1949 年, 9 頁。

③ Mathew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④ 阿倫特 (C. Arendt): 《中国北方官話手册》(Handbuch der nordchinesischen Umgangssprache) I, 斯图加特-柏林, 1891 年, 124-5 頁。

⑤ 这里我們要进一步补充的是: 在 72 行里 *uvū* 上面还能发现一个被抹掉的 *i*, 这个字 (於) 的元音一定有点象一个 *ü*, 因为这个字在这个文献中只作前置詞用; 那么它的上古音就是 **iwo*。

⑥ 值得注意的是, “应” *'imgi* 对应只出现于非重音前綴“不”的后面, 另外还有七处是用 *'imni* 轉写的 (34, 39, 43, 52, 54, 61, 85 行)。还有 61 行所見的 *'mni* 是在一个发“重音”的字后面。前一种情况, 也能解釋为鼻尾韵破裂成分发音比“輕音” *'imni* 还重的一个“重音”情况吧?

⑦ 在这方面可参考上举徐世荣文。

可以引用，因为它也是同一声母因不同的字而发生变化。

重音

“定”母：

- 61行：菩薩但 (thaṃni) 25行：祇树給孤独 (ttū) 園
应如所
89,90行：有定 (thye) 法 48(兩見), 49行：天度 (ttū)
28行：次第 (thyai) 30行：偏袒 (damin)
31行：右膝著地 (thiyi)

“但”字在这里是个副詞，在邏輯关系上應該是发重音的；①“定”是作一个双音詞的修飾部分；“第”虽然是一个双音詞的第二成分，可是仍保留完整字調(參前举“次”tsiysi的例)；“独”居于一个長复合修飾語的末尾；“度”是一个双音詞的第二成分；至于“地”thiyi是否能看成重音，我还不能肯定。“偏袒”在具体意义上是“故意裸其右肩”，并且是一个佛教术语，或許早被認為是一个固定的双音詞。damin的d-是由于它前面的字(偏 phyemni)的鼻尾音关系。

重音

- 30行：即从 (tsyānni) 座起 30行：即从座 (teva) 起
75行：生淨 (tsyai) 信者 29行：數座 (teva) 而坐
(teva)
29行：須菩提在 (tseyi) 24行：佛在 (tceyi) 舍卫
大众中 国

指示地点副詞的 tsyānni 字总是居于語段單位之首；tsyai 是一个双音詞的第一和修飾性成分；前两个 teva(座)是宾語，第三个 teva(坐)是一个動詞謂語。它們所以为非重音，我此时还說不出理由。“在”的双重对应的 tseyi/tceyi 或許可以从这样的事实來說明，就是在假設的“重音”形式下我們所見的是一个多音节的主語，而在非重音形式下只是一个單音节的主語。②

“群”母：有这个声母的，我們只找到“重音”形式：“其”khi 凡四見(27, 35, 40, 43, 56行)：作人称代詞的这个字，在領位时一定是依照“此”的同一規律发音的，也就是說永远有完整語調。这个声母的另一例是：25行“祇(khi)树給孤独园”，“祇”居于一个長修飾性复詞之首。

“並”母：也只有重音形式。

31行：而白 (phexi) 佛言；

67行：須菩提白 (phixi) 佛言；

有这个声母的，我們还找到几个例子：③“菩薩 phū”(凡十二見)，“比丘 phī”(凡兩見)，“涅槃 phamni”(4行)。这都是漢語里的借詞，因此可能同現代北京話里的新复合詞一样(參前注所举高景成文)，在各例中每一个音节都保留它們的完整字調。

現在我还不知道怎样說明“澄”母的材料。“住”这

个字有两处轉写为 chū(60, 62行)，一处(30行)轉写为 cchū，一处(35行)轉写为 cū，三处(52, 53行出現两处)为 kṣū，还有两处(55, 56行)为 kṣu。其他声母照例是在“重音”地位时作为送气清音轉写，或是在“輕音”发音时作为不送气清音轉写(參上文)，可是“住”这些多种对应同其他声母情形完全相反。同时我們不能肯定，kṣ 代表的是漢語原文的什么音，它显然是一个代替音。④这个声母还見有六处，五处轉写成 kṣ，只有一处是 c，但是我决定不了哪个可以認為是有重音的，哪个是没有重音的。⑤

从語法观点上来总結一下，我們所看到的各例如下：

属于輕音的

- a) 在双音詞的第二成分：女人，男子，复次，天度，偏袒；
b) 作数詞修飾語：四維；
c) 大多用作動詞否定式的非重音前綴“不”；
d) 在長修飾性复詞的末尾：舍卫大城，祇树給孤独园；
e) 在宾位(?)和在句子的第二个動詞(?)：从座起，數座而坐。

属于重音的

- a) 作单音节修飾語：大比丘，大众，定法，淨信；
b) 在列举数字时：三、四、五佛；
c) 動詞謂語和助動詞(?)：而白佛言，須菩提白佛言，須菩提在大众中，从座起；
d) 在長修飾性复詞之首：祇树給孤独园；

① 事实上，漢語原本里“但”是有一个主語在前面的。然而在轉写形式中，它們中間有个点儿。这个能够不是因为后面的字的发音属于“重音”么(还可參看本頁注④)?

② 注意一下29行里的 tseyi 显然是从原来的 tceyi 修改来的，或許也不是沒有意思的。

③ 在这項上，我們滿可不管 subhāti 和 sambodhi 的轉写形式，因為它們包括不規則的对应(各有 sūbhāthi/sūbhāti 和 sambhāthi)，轉写中这个 bh- 必是出于某种非漢語的影响。

④ 据前举斯登·柯諾著作(19頁)，于闐語里 kṣ 的音值大概是 ʃs̥。要使这个音同古漢語 â 的任何后繼者協調，似乎有些困难。

⑤ 無論怎样，有些情况在一定限度內是提供了澄清这个问题的根据的：53行里兩見“不住”都是 pa kṣū，55行和56行里都是 pa kṣu。另一方面，非重音前綴 pa, pi 是可以認為証实了的(參上文)，那末，它后面的字一定是在重音位置上。并且“住”的声母轉写成 kṣ 只有这几例。因此，同其他同样声母在“重音”位置时都属于送气的一样，pṣ 代表的是某些送气声母，这在所考察的文獻中是可能的。——39行里的 cchū(住)在婆罗迷字母轉写中，前面带个点儿，虽然它并不需要(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这个标点上的錯誤可能因为把重讀(感情上的?)放在其后的 cchū 上面了。后者的声母显然标志着“重音”的发音。

e) 指示代詞和人稱代詞及其作修飾語時: 此, 其;

f) 在一個副詞里: 但;

g) 在賓位(?): 著地。

這種歸納和解釋當然只是個嘗試。在我們所考察的方言里, 甚至就是這個文獻里, 完全有可能還有其他的“重音”和“輕音”, 但是婆羅迷字母並不能表示出音變。我們不能說, 這裡認為“重音”或“輕音”的某些例子哪個也不可能以另一種方式來解釋。並且這個文獻里的“重音”, 也可能是由於發音人口述時的個人重讀引起的。這裡我想指出的是, 這個文獻里這些變音的具体實例足以保證這個論斷, 就是這個文獻是口述給轉寫人, 然後完全憑記憶記錄下來的, 而不是照著一個課本朗讀的。

然而, 這裡還牽涉到另一個問題。在這個文獻中, 凡是能夠借助於聲母的不同而建立“重音”和“輕音”之間的區別的地方, 在重讀下的聲母永遠是當做相當於送氣清音聲母而轉寫成同樣形式, 同時非重讀的聲母的轉寫則正好相當於不送氣清音的聲母。這裡舉出一個單例, “大”(古漢語 d'ài) 重讀時轉寫為 thiyi, 而“胎”(古漢語 t'ài) 也轉寫成 thiyi。另一方面, “大”作為“輕音”則轉寫成 ttāyi, 而我們看到是有聲母 tta (~多, 古漢語 tà) 的都是同樣的轉寫。這就出現一個問題: 這些看成暗合的地方是偶然的現象嗎? 我是不這樣想的。暗合的地方太多了, 尤其是這些變音並非杂乱無章地出現, 而是依靠於重音的有無。在這個情況下,

(上接 108 頁)

“屬於”“歸于”, 同“以”結合而成的有“加以”“予以”, 同“與”結合而成的有“給與”“授與”, 同“為”結合而成的有“認為”“化為”, 等等。英語也有類似情況, 一個動詞可以同一個類似介詞的後置成份結合成為一個合成動詞。^①因此, 即使在動詞後面的“在”是介詞, 我們以為, 也難於否認動詞同“在”的結合是一個詞。

不過, 我們覺得, 與其說這個動詞後面的“在”是介詞, 不如說這個“在”是動詞。這個“在”的虛詞性少, 實詞性多。“在”本來是個動詞, 表示事物的存在, 因此, “字寫在黑板上”這麼一句, 如果不在一定的語言環境里, 如果擺脫了傳統觀點, 我們很難說到底這一句的“寫”是主要的, 還是“在”是主要的。如果問“字寫在哪兒?”“寫”應該是主要的; 如果問“字怎麼在黑板上的?”“在”就應該是主要的。

“給”是動詞, 也是介詞, 放在動詞後面的“給”常常同前面的動詞結合成為一個詞。黎錦熙先生在論述這個現象時說: “這‘送給’的‘給’, 本可以說是介詞; 但它

我們固然可以得出另一個結論: 古漢語送氣濁音聲母在我們所考察的方言里遇到重讀時, 是按送氣發音的, 而按“輕聲”發音時則失掉送氣。但是, 我們一旦得出這個結論, 仍然止不住進一步的疑問: 這種現象可能同大家周知的漢語西北方言里這類聲母的双重演變聯繫起來嗎? 當然, 回答這個問題是不容易的。要說西北方言這類聲母發展成送氣清音和不送氣清音的周知事實, 與不同的調類有密切關係, 恐怕也不盡然。另一方面, 我們所看到的“重音”和“輕音”的例子, 在調類方面顯示不出什麼規律性。我們也許可以假定, 這種由於重輕聲而產生的變音就是使得這類聲母的語音性質更不穩定的原因之一, 並且在某些場合對於聲母的最后形成起了作用。對這後一情況, 我們就想到如“其, 此, 从”的例子。在所考察的文獻中, 這三個都表現為有“重音”, 也就是只屬送氣聲母。它們由於邏輯關係而在口語中大多數重讀, 這就是它們的固有屬性。這麼說來, 是不是口語中這些字的經常重讀性質使得它們發展成送氣聲母呢?——這些字的這種形式能夠不認為是成為後來發展的早期散見的先例嗎? (勞 寧譯)

譯者按: 關於本文所提到的問題, 可以參閱一下羅常培先生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上海版, 1933年)。又日本水谷真成撰《婆羅米文轉寫“羅什譯金剛經”的漢字音》一文(見《名古屋大學文學部十周年紀念論集》, 1959年3月), 也可作為參考。該文“前言”中敘到, 陶慕士一文里附有這個文獻的原本照片、羅馬字轉寫文和字象學的考察。原寫本殘簡有93行, 和漢譯對起來, 開頭完整, 末後殘缺。

本來是一個動詞, 也可以和上面的“送”字結合而成一個“同義并行或兩動相屬的复合動詞。”^②不說是動介結合, 而說成是“兩動相屬的复合動詞”, 這是很正確的。“在”和它前面動詞的結合, 也正是這樣。

總之, 本文的意見可以歸納成下面幾點:

1) 動詞後面的“在”, 表示動作的結果, 同動詞前面的表示地點的“在”不同。

2) 動詞和它後面的“在”在語音上合成一個語音單位, 已經開始結合成為一個复合動詞。

3) 結合成的复合動詞, 如果前面的動詞素原來是不及物動詞, 就變成及物動詞, 必須跟處所賓語; 如果前面的動詞素原來是及物動詞, 它仍然是及物動詞, 但原來那個動詞的意念賓語必須用“把”字提前。

4) 結合成的复合動詞, 有一般動詞的語法關係, 即有被動式和處置式, 可以帶助詞“了”。

① 參看伏爾諾著《英語詞匯學》中譯本, 90頁。

② 《新著國語文法》, 商務印書館, 1954年, 124頁。

是“邏輯重音”还是“感情重音”？

苏 民

我是一个演員，对語言学毫无研究，但是在我的工作中，特别是群众朗誦的輔導工作和台詞教學工作中，經常遇到一些困惑的問題。邏輯重音和感情重音就是其中的一个。因此我想提出一点疑問和不成熟的想法，求教于語言学界的老师和热心的同行。

“邏輯重音”和“感情重音”这两个術語，我們在實踐中的解釋是不一致的。我們是把邏輯重音的确定当做分析作品、貫串思想的方法之一；也就是把上下文的呼應联系起來，規定情境的想象以及思想的意向作为确定邏輯重音的根据的。例如李季同志的詩《我們的油礦》的第一段（加着重点处是邏輯重音所在）：

在那喧鬧着的祖國大地上，
有一条喧鬧的山崗，
山崗上有一座年青的城市，
它白天發着巨響，黑夜閃着光。

这种做法和对这一術語的理解，許多演員在工作中也都不謀而合。从实际工作体会中看，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大家都是为了能更确切地表达語句的内容而采用了分析邏輯重音这一方法的。

但是，在1957年中央戏剧学院台詞課教學座談会上，吳曉鈴同志在发言中分析汉语的三种不同的重音时，認為“邏輯重音”是句子里的重音，是由句子的构造、成分所决定的。他說：“构造不同，成分不同，重音也就不同。这种重音不能移动，它是体现語言内部的規律和語言的习惯的，…邏輯重音固定不变，是基础性的句內重音。”①并且举例說：

我吃——只有主語和謂語的句子，重音落在謂語上。

我吃飯——有主語、謂語和賓語的句子，重音落在賓語上。

我吃好飯——只是在賓語上加了一个修飾語“好”，但是重音就落在“好”上了。

吳曉鈴同志这个解釋，是从語法和造句法的角度出發的，他認為語言結構的邏輯本身就决定了句子的邏輯重音。而我們在藝術實踐中認為，作品的思想內容的邏輯是決定語言的“邏輯重音”的根据。由于出发点

的不同，也就决定了对这两种“邏輯重音”解釋的分歧。这个分歧是不难解决的，或者創設一个新的術語，或者划清術語运用的範圍，就可以使問題得到澄清。不过吳曉鈴同志另外把我們称为“邏輯重音”的那种重音称之为感情重音。他說：“根据目的不同，感情不同，規定情境不同，演員的体会不同，可以适应要求把重音挪动，这样的挪动会使語言更富有表現能力，使戏演得更生动。”②吳曉鈴同志这里对“感情重音”的解釋，就是我們在藝術實踐中的“邏輯重音”的内容。在这里就有一个問題需要研究了。对藝術創作來說，这两个術語，哪一个更恰当更适用呢？我認為“感情重音”不比“邏輯重音”更恰当适用。首先，通过重音的分析選擇不可能就产生感情。感情是在規定情境中按照一定的事实邏輯，經過体验而誘发出来的，感情是不能具体固定在重音上的。其次，根据作品的思想内容分析選擇語言的重音，这只是創造藝術語言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而感情的体验与表达則是創造藝術語言更高一步的要求了；因此，“感情重音”这一術語很容易讓初学朗誦和表演的人产生誤会。他們顧名思義地認為通过簡單地寻找重音的方法就能說出有感情話，这显然是不对的。正是由于这些緣故，近些年来在藝術語言的工作中，很少有人使用“感情重音”这一術語。我覺得在朗誦和台詞工作中，似乎可以不再使用“感情重音”这一術語；語句結構本身由先天所决定的那种重音似乎可以叫做“語法重音”或“語句重音”等別的名称。这样就可以將“邏輯重音”这一術語，就它在藝術實踐中所起到的作用从理論上給它应有的涵义。在这个問題上，因为我十分希望語言学家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困惑，所以大胆地提出自己肤淺的看法，特別希望得到吳曉鈴同志的指正。

① 見中央戏剧学院編《戏剧学习》，1958年第3期，54頁。

② 同上。

语文短评

介词“把、在、当(正当)”使用不当

705 它的形式和来源，的确特殊，应该把它同我们语言中其他的固定词组如成语、谚语等有所区别…
(中国语文 1959年7期, 349页)

“把”字句中，“把”的宾语在意念上要受后面动词的支配，否则就站不住。这里“把…有所区别”就站不住。1)“有”同“是、象、在”等一样，虽是动词，但在意念上不能支配“把”字后面的宾语；2)“区别”前面加上了“有所”二字，已经名物化了，不能再带宾语。改法：或者将“把”改为“使”；或者将“有所区别”改为“区别开来”。(祝鸿薰)

706 象这篇小說把严肃的群众运动进行恶意的嘲笑讽刺，…(文艺报 1959年24期, 24页)

“把”字句中“把”字提前的一般是句中谓语动词的宾语，本句的谓语动词是“进行”，“嘲笑讽刺”做了“进行”的宾语，不能再支配“把”字所提前的宾语。本句的“把”字应改成“对”字。(宋玉桂)

707 正象高尔基所说的，托尔斯泰要把聂赫留朵夫这一主人公在俄国当时社会中“找寻一个地位”。
(语文教学 1959年3月号, 19页)

“把”(介词)的作用一般是把动词的宾语提前和加强动词的处置性质，这里显然用得不妥当，可将“把”改成“为”或“替”。(王兆麟)

708 他要把自己的生命为这美好的未来作出更大的贡献。(当乌云密布的时候, 80页)

“把”在这里既不是提前宾语，也不是加强动词的处置性质，这是误用了“把”字，全句应改为：“他要用(以)自己的生命为这美好的未来作出更大的贡献。”(一兵)

709 …向着熊熊燃烧着的大火里扑去，把那湿淋淋的军大衣，压住了凶猛的火焰。(人民文学 1959年10期, 50页)

“把”字的这种用法在某些方言里是可以的，但是在普通话里这里应当用“拿”。在普通话里，“把”做为介词用的功用之一是把动词的宾语提到动词前边去，而“拿”(用)做为介词用，则是与它的宾语组成介词结构来表示动作的方式。在这句话里，“军大衣”并不是“压住了”的宾语，而只是“压住了…火焰”的工具，所以，“把”应改成“拿”(用)。(宋玉桂)

710 在铁的事实面前，惊得(英国)航员们目瞪口呆。(中国青年报 1959年9月21日6版)

“惊得”(英国)航员们目瞪口呆的是“铁的事实”，若加上“在…面前”，什么“惊得(英国)航员们目瞪口呆”反而不明确了，所以可删去“在”“面前”，让“铁的事实”担任主语；或者保留这个介词结构，把后面改成“航员们(英国)惊得目瞪口呆”，让“航员们”担任主语。(朱泳燊)

711 尽管在拉马克和达尔文的学说中，还有在 一些错误的观念，但是在其基本论点上则是完全正确的。
(人民日报 1959年7月16日7版)

有了“在”“上”，反而使主语模糊，“在”“上”完全是多余的。(简 泽)

712 当首都七十万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昂首阔步通过天安门的时候，当晚上华灯初放，五色缤纷的焰火弥漫天空的时候，人们的心情更加舒畅，喜悦倍增，因为就在这时候，在我们祖国南北各地，在各个工厂矿山纷纷传来了捷报，生产突破了9月分最高日产记录，工人阶级首先提出了响亮的口号：“十月开门红！”(人民日报 1959年10月13日8版)

“在…”和“从…”虽然都可表示处所，但既然是“传来”，前面就只能用“从…”，不能用“在…”。这里应改为：“…从我们祖国南北各地，从各个工厂矿山纷纷传来了捷报…”。(刘聿鑫)

713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在去年二月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以来，全国人民对它都非常重视。
(汉语拼音字母学习法, 1页)

没有“在…以来”的说法，“在”字可删或改为“从”(自从)字。(王兆麟)

714 不少保育工作者，在明确了托儿事业为生产服务，支援生产大跃进，保护儿童健康的重大意义，都积极

主动地做好了卫生保健工作，在工作中已创造了一些具体经验。（文汇报 1959年4月27日5版）

但目前本市水泥生产中还存在着质量不稳定和设备利用率不高等问题，在最近召开的土水泥生产会议要求在全市土水泥生产战线上的职工，立即掀起一个优质高产的红旗竞赛运动，完成今年的土水泥生产任务。

（解放日报 1959年5月5日2版）

以上两句，介词“在”都没有着落。或者把它们删去；或者在第一句“在明确了…的重大意义…”后加“后”，在第二句“在最近召开…生产会议…”后加“上”。（仲和）

715 正当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决议公布之后，全国各个战线上轰轰烈烈继续跃进的形势下，游泳池里，运动场上捷报纷纷传来，实在令人极为兴奋。（体育报 1959年9月5日3版）

一般只说“当（正当）…的时候”、“在…之后”、“在…下”，不说“正当…之后”、“正当…下”。这句话应改为：“在…公布之后，在…形势下，…”（徐应济）

716 当纳伊姆副首相在水库的白河大坝前走下火车后，一幅繁忙的水库建设景象就映入他的眼帘。（人民日报 1959年9月8日5版）

一般只说“当…的时候”，不说“当…前”或“当…后”。可把“后”改为“的时候”，或删除“当”。（张正寰）

事理不通

717 他冒着千辛万苦，在一四六六年乘船从他故乡特维尔城（现改名为加里宁城）登程，沿伏尔加河顺流而下，越过沙漠高山，经大河大海而到达印度。（新民报 1959年9月4日6版）

前面既说“乘船”“登程”，后面又说“越过沙漠高山”，船怎么会越过沙漠高山呢？作者也许是想说明，船只所到之处，有高山，有沙漠。（沈健）

718 羽毛球的四场男女单打比赛，其中有一场是福建队的王文教和陈福寿争夺男子单打冠、亚军，一场是福建队的陈家琰和广东的彭同梅争夺女子单打冠、亚军。（中国青年报 1959年9月27日5版）

既称为争夺，双方的目标就只能有一个；两人之中一人得了冠军，另一人就必然是亚军，无须再“争夺…亚军”。这个句子中的两处“争夺…冠、亚军”都用得不妥当。（朱泳燊）

719 1934年红军撤离江西，举行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小黄马也和红军部队一起，驮着主席的行李，驮着主席那大捆大捆的书籍、文件，有时也驮着伤病员，…（新观察 1959年10期，37页）

好象红军部队也“驮着”主席的行李、大捆大捆的书籍、文件和伤病员似的，其实不是，“驮着”这些东西和伤病员的是小黄马。如果在“一起”后面添上“参加了长征”，在第一个“驮着”的前面添上“它”，就不会引起上面所说的误会了。（王兆镛）

720 市中心高耸云霄的水塔，规模壮观的钢铁厂、机械厂的红色厂房，和鼓风机的轰鸣，钢铁撞击的声响，组成了一曲高亢、瑰丽的交响乐章。（文学青年 1959年10月号，44页）

组成“交响乐章”的只有“轰鸣”“声响”，“钢铁厂、机械厂的红色厂房”不能做“交响乐章”的组成部分。可在“市中心”后加“有”字，改“红色厂房”后的逗号为句号，把“和”字调到“轰鸣”后逗号的位置。（艾白薇）

721 在夏天的月夜里，这里燃起一簇簇篝火的浓烟，映照在孩子们通红的脸蛋上…（星火 1959年10期）

“燃起…浓烟”“映照在…脸上”，事理上不通，“的浓烟”可删。（佳捷）

722 这一仗，除了何有肩头上被刺刀削去一块肉以外，没有牺牲一个人。（老共青团员，84页）

“除了…以外，没有…”这个格式是表示部分在总体中的排除。这里部分是“削去一块肉”，而总体却是“牺牲”，在这句话里，它们并不构成部分同总体的关系，所以应改为：“…没有任何伤亡。”（鍾本康）

723 …她没有感到太阳的强烈，只觉得眼睛慢慢的失去了重心，眼前一片黑，四处渺渺茫茫无所依靠…（沧江的早晨，141页）

“只觉得眼睛慢慢的失去了重心”的说法意思不明确，而且眼睛是不能受到外界的影响而产生位置的变化的。这句话似乎可以改为：“只觉得眼睛慢慢缩小，直到失去了视力。”（刘天錫）

724 在从前的年代，四方台向来没人上去过，上去的人就从来没有回得来的。（林海雪原，517页）既然“向来没人上去过”，怎么会有“上去的人”呢？前后矛盾。从上下文看，应该是有人上去过，因此“四方台向来没人上去过”应改为“四方台很少有人上去过”。（贾双虎）

语文短评

介词“把、在、当(正当)”使用不当

705 它的形式和来源，的确特殊，应该把它同我们语言中其他的固定词组如成语、谚语等有所区别…
(中国语文 1959年7期, 349页)

“把”字句中，“把”的宾语在意念上要受后面动词的支配，否则就站不住。这里“把…有所区别”就站不住。1)“有”同“是、象、在”等一样，虽是动词，但在意念上不能支配“把”字后面的宾语；2)“区别”前面加上了“有所”二字，已经名物化了，不能再带宾语。改法：或者将“把”改为“使”；或者将“有所区别”改为“区别开来”。(祝鸿熹)

706 象这篇小說把严肃的群众运动进行恶意的嘲笑讽刺，…(文艺报 1959年24期, 24页)

“把”字句中“把”字提前的一般是句中谓语动词的宾语，本句的谓语动词是“进行”，“嘲笑讽刺”做了“进行”的宾语，不能再支配“把”字所提前的宾语。本句的“把”字应改成“对”字。(宋玉柱)

707 正象高尔基所说的，托尔斯泰要把赫留朵夫这一主人公在俄国当时社会中“找寻一个地位”。
(语文教学 1959年3月号, 19页)

“把”(介词)的作用一般是把动词的宾语提前和加强动词的处置性质，这里显然用得妥当，可将“把”改成“为”或“替”。(王兆麟)

708 他要把自己的生命为这美好的未来作出更大的贡献。(当乌云密布的时候, 80页)

“把”在这里既不是提前宾语，也不是加强动词的处置性质，这是误用了“把”字，全句应改为：“他要用(以)自己的生命为这美好的未来作出更大的贡献。”(一兵)

709 …向着熊熊燃烧着的大火里扑去，把那湿淋淋的军大衣，压住了凶猛的火焰。(人民文学 1959年10期, 50页)

“把”字的这种用法在某些方言里是可以的，但是在普通话里这里应当用“拿”。在普通话里，“把”做为介词用的功用之一是把动词的宾语提到动词前边去，而“拿”(用)做为介词用，则是与它的宾语组成介词结构来表示动作的方式。在这句话里，“军大衣”并不是“压住了”的宾语，而只是“压住了…火焰”的工具，所以，“把”应改成“拿”(用)。(宋玉柱)

710 在铁的事实面前，惊得(英国)飞行员们目瞪口呆。(中国青年报 1959年9月21日6版)

“惊得”(英国)飞行员们目瞪口呆的是“铁的事实”，若加上“在…面前”，什么“惊得(英国)飞行员们目瞪口呆”反而不明确了，所以可删去“在”“面前”，让“铁的事实”担任主语；或者保留这个介词结构，把后面改成“飞行员们(英国)惊得目瞪口呆”，让“飞行员们”担任主语。(朱泳嫫)

711 尽管在拉马克和达尔文的学说中，还有在…一些错误的观念，但是在其基本论点上则是完全正确的。
(人民日报 1959年7月16日7版)

有了“在”“上”，反而使主语模糊，“在”“上”完全是多余的。(简 泽)

712 当首都七十万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昂首阔步通过天安门的时候，当晚上华灯初放，五色缤纷的焰火弥漫天空的时候，人们的心情更加舒畅，喜悦倍增，因为就在这时候，在我们祖国南北各地，在各个工厂矿山纷纷传来了捷报，生产突破了9月分最高日产记录，工人阶级首先提出了响亮的口号：“十月开门红！”(人民日报 1959年10月13日8版)

“在…”和“从…”虽然都可表示处所，但既然是“传来”，前面就只能用“从…”，不能用“在…”。这里应改为“…从我们祖国南北各地，从各个工厂矿山纷纷传来了捷报…”。(刘聿鑫)

713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在去年二月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以来，全国人民对它都非常重视。
(汉语拼音字母学习法, 1页)

没有“在…以来”的说法，“在”字可删或改为“从”(自从)字。(王兆麟)

714 不少保育工作者，在明确了托儿事业为生产服务，支援生产大跃进，保护儿童健康的重大意义，都积极

主动地做好了卫生保健工作，在工作中已创造了一些具体经验。（文汇报 1959年4月27日5版）

但目前本市水泥生产中还存在着质量不稳定和设备利用率不高等问题，在最近召开的土水泥生产会议要求在全市土水泥生产战线上的职工，立即掀起一个优质高产的红旗竞赛运动，完成今年的土水泥生产任务。

（解放日报 1959年5月5日2版）

以上两句，介词“在”都没有着落。或者把它们删去；或者在第一句“在明确了…的重大意义…”后加“后”，在第二句“在最近召开…生产会议…”后加“上”。（仲和）

715 正当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决议公布之后，全国各个战线上轰轰烈烈继续跃进的形势下，游泳池里，运动场上捷报纷纷传来，实在令人极为兴奋。（体育报 1959年9月5日3版）

一般只说“当（正当）…的时候”、“在…之后”、“在…下”，不说“正当…之后”、“正当…下”。这句话应改为：“在…公布之后，在…形势下，…”（徐应济）

716 当纳伊姆副首相在水库的白河大坝前走下火车后，一幅繁忙的水库建设景象就映入他的眼帘。（人民日报 1959年9月8日5版）

一般只说“当…的时候”，不说“当…前”或“当…后”。可把“后”改为“的时候”，或删除“当”。（张正寰）

事理不通

717 他冒着千辛万苦，在一四六六年乘船从他故乡特维尔城（现改名为加里宁城）登程，沿伏尔加河顺流而下，越过沙漠高山，经大河大海而到达印度。（新民报 1959年9月4日6版）

前面既说“乘船”“登程”，后面又说“越过沙漠高山”，船怎么会越过沙漠高山呢？作者也许是想说明，船只所到之处，有高山，有沙漠。（沈律）

718 羽毛球的四场男女单打比赛，其中有一场是福建队的王文教和陈福寿争夺男子单打冠、亚军，一场是福建队的陈家谈和广东的彭同梅争夺女子单打冠、亚军。（中国青年报 1959年9月27日5版）

既称为争夺，双方的目标就只能有一个；两人之中一人得了冠军，另一人就必然是亚军，无须再“争夺…亚军”。这个句子中的两处“争夺…冠、亚军”都用得不妥当。（朱泳麟）

719 1934年红军撤离江西，举行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小黄马也和红军部队一起，驮着主席的行李，驮着主席那大捆大捆的书籍、文件，有时也驮着伤病员，…（新观察 1959年10期，37页）

好象红军部队也“驮着”主席的行李、大捆大捆的书籍、文件和伤病员似的，其实不是，“驮着”这些东西和伤病员的是小黄马。如果在“一起”后面添上“参加了长征”，在第一个“驮着”的前面添上“它”，就不会引起上面所说的误会了。（王兆麟）

720 市中心高耸云霄的水塔，规模壮观的钢铁厂、机械厂的红色厂房，和鼓风机的轰鸣，钢铁撞击的声响，组成了一曲高亢、瑰丽的交响乐章。（文学青年 1959年10月号，44页）

组成“交响乐章”的只有“轰鸣”“声响”，“钢铁厂、机械厂的红色厂房”不能做“交响乐章”的组成部分。可在“市中心”后加“有”字，改“红色厂房”后的逗号为句号，把“和”字调在“轰鸣”后逗号的位置。（艾白薇）

721 在夏天的月夜里，这里燃起一缕缕篝火的浓烟，映照在孩子们通红的脸蛋上…（星火 1959年10期）

“燃起…浓烟”“映照在…脸上”，事理上不通，“的浓烟”可删。（佳捷）

722 这一仗，除了何有肩头上被刺刀削去一块肉以外，没有牺牲一个人。（老共青团员，84页）

“除了…以外，没有…”这个格式是表示部分在总体中的排除。这里部分是“削去一块肉”，而总体却是“牺牲”，在这句话里，它们并不构成部分同总体的关系，所以应改为：“…没有任何伤亡。”（鍾本康）

723 …她没有感到太阳光的强烈，只觉得眼睛慢慢的失去了重心，眼前一片黑，四处渺渺茫茫无所依靠…（沧江的早晨，141页）

“只觉得眼睛慢慢的失去了重心”的说法意思不明确，而且眼睛是不能受到外界的影响而产生位置的变化的。这句话似乎可以改为：“只觉得眼睛慢慢缩小，直到失去了视力。”（刘天锡）

724 在从前的年代，四方台向来没人上去过，上去的人就从来没有回得来的。（林海雪原，517页）既然“向来没人上去过”，怎么会有“上去的人”呢？前后矛盾。从上下文看，应该是有人上去过，因此“四方台向来没人上去过”应改为“四方台很少有人上去过”。（贾双虎）

对于《京剧字韵》的一些意見

丁方豪

《京剧字韵》(徐慕云、黄家衡編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字韵》)是一本有实用价值的書。它的内容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論文,第二部分是“京剧字汇”。出版者的“内容提要”說:第一部分是“…詳細地論述京剧念字必須分別阴阳平仄;分清五音、四呼;辨明尖团清濁;講究出字收音。对十三辙上口字、湖广音、中州韵的来历都有說明;对京剧撰詞的規律亦有所叙述。”第二部分則“依十三辙排列,用注音符號拼音字母拼音。可供剧作家撰詞选字与演員审音辨韵之用”。这样的出版意图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由于作者在京剧念字方面有保守的和形式主义的看法,因此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些缺点。

我們知道,京剧的主要表演形式之一就是唱念,唱念都要借助于語言。京剧从誕生以来,所用語言就在不断发展变化。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广普通話的指示”里曾經明确地指出:“在京戏和其他戏曲演員中,也应该逐步地推广普通話。”这个指示虽然不是要求京剧用普通話,只是要求演員学习普通話,可是我認為京剧語言也应该而且必然会逐步向普通話发展。事实上,今天許多京剧演員也确实在这一方面作了很多努力。生动的实例是不胜枚举的,这里不必罗列。我們并不要求在短期內完全廢除韵白,改变傳統的唱念方法,可是它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明确的。《字韵》的作者沒有理会这一点,不但書中絕口不談京剧字音同汉语规范化和推广普通話的关系,相反地,把京剧的傳統念字方法推崇备至,認為只有傳統的念法才是唯一的好念法。例如在論湖广音与中州韵时說:“究竟京剧用的是什麼音韵呢?原来它是在‘中原音韵’的基础上主要的采用了‘中州韵’和‘湖广音’,此外也吸收了‘北京音’‘吳音’等等,这才形成了今天京剧所特有的一种字韵。这种字韵既易‘行腔使調’又能使人都懂,而且感到很优美。”(15頁,着重点是我加的,下同)又說:“京剧就是用这种‘湖广調’組成了最出色的‘韵白’。”(16頁)另外在論述上口字时說:“京剧中的‘韵白’就是依靠这些丰富多彩的上口字組成的,如果韵白中沒有了上口字,就失去了它的光輝…”这样的推崇韵白是不符合目前形势的。許多新編的京

剧,甚至一些傳統剧目,不用韵白唱念也並沒有失去光輝,也并不見得不优美。由此可見,作者在京剧字音方面是有保守思想的。

关于尖团字問題也是值得商榷的。尖团字的划分究竟对区别同音字能起多少作用,为了区别一小部分同音字是否必須要分尖团,这些問題在語言学界已有过討論。国务院頒布“关于推广普通話的指示”时也已经明白規定,普通話以“北京語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話为基础方言”,这也就是說不必分尖团。《字韵》的作者沿襲了陈旧的說法,在尖团字可以区别同音字問題上仍然大做文章,如:說“…如果一律不分尖团的話,那就無論在口語上或書面上都不免发生混淆不清的毛病了。”(51頁)又說:“至于平常說話时它还可以借音四声調值的不同以及說話上下文的意思連貫的作用,比較容易分辨得出来。但是,在唱戏或道白时它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我們知道,事实上唱詞或者道白也是分四声的,也不是沒有上下文,虽然同平常說話是有些差別。

我們認為,京剧的傳統念字方法有其客观根源,也有一定可取之处,但我們对它應該恰如其分加以估价,既要肯定它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起的作用,又要指出今后发展的趋向。在今天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話和实现汉语规范化的情况下,要从社会主义文化建設的要求和戏曲語言发展的方向来衡量京剧的傳統念字方法,作出适当的結論。

現在再談一下《字韵》在历史語音学上的提法不妥当的地方。

書中在論述声母、韵母方面时說:“从来研究音韵学的人士都以这套‘守溫字母’作为分韵归音的标准…”(2頁)其实守溫三十六字母是区分声类的,并不是“分韵归音”的标准。又說:“十三辙不但适用于京剧,就是其他地方戏曲亦同样可用…”(77頁)这样說法是片面的。要說十三辙在以官話区方言演的地方戏曲中基本上能适用,那是对的,但是不加区别地說“其他地方戏曲”都“同样可用”,那就不符实际情况了。拿上海地区較流行的几个剧种来看:沪剧可分同中、江阳、唐郎、几溪、交消、根清、烏夫、留球、开台、兰山、

鵲園、天仙、爹媽、花蛇、知思、鉄屑、塔杀、百尺十八个韵部：①越剧可分临清、堂皇、銅鐘、腰曉、流求、衣欺、求彩、翻闌、拉柴、天仙、田圓、嗚呼、六托、思子十四个韵部；②苏州評彈可分銅鐘、江洋、鷄栖、新人、來山、哥枯、居区、家牌、回灰、知書、头周、交肖、天仙、盘欢十四个韵部。③这都与十三轍不同。要再与閩剧、粵剧来比較，分轍的出入就更大了。

在論述声調方面时，《字韵》說：“每一个汉字的四声，在全国各地区（当然是使用汉字的地区）都是一致的。比如‘天’字是阴平，‘地’字是去声，在北京是这样，在南京也是如此，就是在广东、福建也沒有两样。”这話說得不很妥当。各地方言不但調值不同，調类也有不同的。方言間調类对应变化也很复杂。

至于書中采用《玉鑰匙歌訣》的說法来解釋京剧的四声，也是有問題的。如据《歌訣》的“上声高呼猛烈强”的說法而說：“这‘高呼猛烈’就是它的特点。在京剧的道白中有些地方就非采取这个特点不可……”（28頁）《玉鑰匙歌訣》是明代和尚真空写的，它不一定适用于今天任何一种方言，也不一定适合于京剧声調。而且，从字面上来看：“高呼”似乎是指的音高；“猛烈强”又似乎是指的音强。从物理角度來說，音高是頻率問題，音强是振幅問題。《歌訣》究竟指的什么很不明确，如上所述，声調是音高的升降关系，用絕對音高或者音强来解釋声調是不妥当的。《字韵》說京剧声調要采取《歌訣》的特点，这就很成問題了。把入声說成是“系原来古四声‘平、上、去、入’之中的一个发音比較短促的調类……”“因为它的发音短促，不但唱不成腔，就是道白也无法归韵收音。所以当初（元代）周德清先生为归納‘北曲’的字韵而作‘中原音韵’时，就把入声配隶到其他三声（平、上、去）中去了。”（35頁）事实上，入声在四声中是自成系統的，它不只是发音短促，而且还带有ptk韵尾。因为当时的語音就变了，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語音，因此它的韵部和声調划分就同以前一般的沿襲旧說的韵書不同。如果只是为了唱曲方便的話，那末为什么后于《中原音韵》刊行的《曲韵驪珠》又把入声恢复了昵？显然，書中这一論述是不符实际的。

《字韵》在論述“清濁音的两种分析”部分（第七章第一节）也是有一些問題的。④ 这里只提一个問題：大家都知道清濁音的区分是看声母是否带音，不带音的是“清”，带音的是“濁”。至于过去有些音韵学家又把

清濁分做全清、次清、全濁、次濁，这才牵涉到送气問題；可是書中却說：“凡出声无須送气的字謂之‘清’；凡須用力向外推送的字謂之‘濁’。”又說：“ㄅ、ㄆ、ㄇ、ㄌ、ㄋ、ㄍ、ㄏ、ㄆ、ㄌ、ㄋ、ㄍ、ㄏ、ㄆ、ㄌ、ㄋ、ㄍ、ㄏ 各母为清；ㄆ、ㄌ、ㄋ、ㄍ、ㄏ 五母都屬於‘次濁音’。”（43頁）其实京剧各母中，只有ㄆ、ㄌ、ㄋ、ㄍ、ㄏ 六个是次濁音。ㄌ、ㄋ、ㄍ、ㄏ 三个是韵母，作为声母时是半元音，相当于旧“喻”母，也只能算是半濁音。象《字韵》这样的清濁分类，是历来任何一位音韵学者（如黃公紹《韵会》、刘鑑《切韵指南》、楊中修《切韵指掌图》、江永《音学辨微》）所不曾有过的，也是不合語音学原理的。

最后对使用术语方面和一些細节問題也不妨談談。最近几年来我国語言学在党的领导下有了很大发展，有很多比較优秀的語言学、語音学著作已經广泛发行。有許多术语本来可以用較新的語音学名詞來說明的，但本書仍沿用了許多陈旧的术语。如声母的区别本来可以用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来解釋的，但書中第六章仍沿用“宮、商、角、徵、羽”的旧术语，說得含含糊糊，使人不易領会。書中3—4頁上的“注音符号讀音表”，由于沒有采用語音学的术语，因而对ㄌ、ㄋ、ㄍ、ㄏ、ㄆ、ㄌ、ㄋ、ㄍ、ㄏ 等塞擦音的发音方法就說不清楚。在細节上的缺点，有如“人辰”轍有时写作“人臣”轍（66頁），又如“日”字在京剧里屬“衣齐”轍，但在《韵学驪珠》里归“質直”韵，讀入声；而書中（88頁）誤写为“机微”韵。再如“双声”、“反切”等問題，本来不屬於京剧字韵的范围，可以不談，而書中第十三章却化了相当篇幅来論述，这也是不必要的。

总之，这本书虽然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但是缺点是不能不指出的。为了使这本书更加完备，我才提出这些看法来同作者商榷，所說是否妥当，那就要求同志們多加指正了。

① 見馬劍华、介生編著《沪剧曲調》，劳动出版社。

② 見汎濤編著《越剧曲調研究》，通联書店。

③ 見左弦著《怎样欣賞評彈》，上海文化出版社，12頁。

④ 如音韵学中阴声、阳声，是指韵尾是否带鼻音輔音，但本書作者却把它用来代替声調中的阴調、阳調两个名詞，这就与一般說法不符了。

評《普通話正音字表》

殷 默

《普通話正音字表》(普通話語音研究班編, 1958年6月, 新知識出版社出版, 0.50元。以下簡稱“字表”)*是普通話語音研究班的試用教材之一。全書包含“声序字表”、“韵序字表”、“辨音字表”、“入声字表”等四种字表。对于学习普通話語音來說, 这本字表确是一本有用的教材和参考書。这本字表有这样一些优点: 1) “声序字表”和“韵序字表”各包含常用字三千多个, 都按一定的次序排列。学习普通話語音的人既可以从声母出发来掌握普通話的語音, 又可以从韵母出发来掌握普通話的語音。2) 这本字表附有比較詳細的“辨音字表”, 用对比的方式排列了 f 与 h, n 与 l, 等十三个字表。这对于大多数方言区人都有参考价值。通过学习和記憶这些字表, 方言区的人可以更好更快地突破自己学习普通話字音的难点。3) 这本字表末尾所附的“入声字表”也很有用。因为古清入字在北京話里的讀音比較不規則, 把所有比較常用的古入声字排列成一个讀音总表, 对方言区人学习普通話的字音显然是有帮助的。

当然, 这本字表也还有些小缺点。为了使这本字表能够修訂得更切合需要, 特把个人的一些看法写在下边, 供这本字表的編者和讀者参考。

第一, “声序字表”和“韵序字表”前后照应得不够好。照“前言”所說, 好象“声序字表”和“韵序字表”的字数是相等的。可是实际上两种表的字数并不完全相等。不仅字数不相等, 在字形、小注等方面前后不一致或自相矛盾的地方也还不少。試举一些例子如下:

第1頁 b 声母下 biāo 里写作“脉”, 第37頁 iao 韵的 biāo 里却写作“膘”; 第1頁 b 声母下 biào 里写作“脉”, 第37頁 iao 韵 biào 里却写作“膘”; 第4頁 f 声母下 fán 里用的繁体字“攀”, 第41頁 an 韵下 fán 里用的简体字“矾”(照規定“攀”字应簡化为“矾”)。

第4頁声母下 fǎng 里有“仿彷彿訪”四个字, 第44頁 ang 韵下 fǎng 里却只有“仿彷彿”三个字, 少了一个“仿”字(为省篇幅, 下文說法从簡); 第47頁 jiān④ 里比第14頁 jiān① 里少“絨姦”两个字; 第18頁 chéng 里比第45頁 chéng 里少“橙广~澄丞”三个字; 第46頁 hōng 里比第13頁 hōng 里少“哄~堂大笑”等字样; 第46頁 hōng 里比

第13頁 hōng 里少“哄騙”这个小注; 第46頁 hōng 里比第13頁 hōng 里少“起鬨”这个小注。另外, 第58頁还缺小注“数量”, 第66頁缺小注“熟練”、“落色”; 第73頁缺小注“裂縫”; 第75頁缺小注“姓”(“任”字后面), 等等。

第41頁里有“擻”字, 第14頁里缺“擻”字; 第15頁 xiào 里有“淆”字, 第37頁 xiào 里缺“淆”字。“擻”、“淆”两字都是一个音节只一个字, 缺了一个字就是缺了一个音节。又“暫”字在第17頁注作 zhàn, 这是錯的, 普通話审音委员会“暫”审为 zàn; 第42頁“暫”注为 zàn, 这是对的, 但是前后的注音冲突了。

第二, 錯字太多。就已經发现的就有以下十多个:

- 第9頁 “樓縷”——“縷”应是“縷”,
- 第15頁 “群据”——“据”应是“裾”,
- 第16頁 “弦問賢…”——“問”应是“閑”,
- 第19頁 “史使駛始尿”——“尿”应用“尿”,
- 第30頁 “手呼忽”——“手”应是“乎”,
- 第31頁 “淤迂”——“迂”应是“迂”,
- 第33頁 “搭凱慨”——“搭”应是“楷”,
- 第41頁 quē “瘤”——“瘤”应是“癰”,
- 第48頁 “講耕獎…”——“耕”应是“耨”,
- 第59頁 zhǎ “眨昨”——“眨”应是“眨”,
- 第66頁 sǎ “洒撒~种”——“洒”应是“洒”,
- 第68頁 “三参”——“参”应是“叁”,
- 第76頁 “演行掩眼”——“行”应是“衍”,
- 第65頁 “ang” 应是 “ong”。

字表不比文章, 沒有上下文或較少上下文, 字錯了就容易叫人讀錯字音; 因此必須严格校對。

第三, 很多應該加注的地方沒有加注。例如“別”字有 bié、biè 两讀, 这本字表在 biè 一讀下边并未注明“~扭”, 这样讀者就不容易搞清这两个讀音的不同用法。再如“划”字, 本来“划船”的“划”跟“計劃”的“劃”字写法不同。簡化后两个字写得一样了。字表在 huá (划船的划) 里和 huà (計劃的划) 里都用“划”字, 却没有分別注明“划船”和“計劃”, 这样会使讀者摸不着头脑。整本字表里應該加注而沒有加注的地方还有很多, 这里不必一一列举。这里

* 編者按: 本書新一版已于 1959 年 3 月发行。本文指出的錯誤, 新版本已有所訂正; 但本文对讀者(特别是对持有旧版的)还是有幫助的。

① jiān 表示是 iau 韵下的 jiān 音节, jīan 表示是 j 声母下的 jīan 音节。下同此。

我們想着重談談正音字表里簡體字的處理問題。漢字簡化後在日常應用中一般不易發生混淆，因為有上下文管着。例如“餅乾、幹部”里第一個“干”字總是讀明平，第二個“干”字總是讀去聲。再如“一斗米、斗爭”里，第一個“斗”字總是讀上聲，第二個“斗”字總是讀去聲，誰也不會誤會。可是一脫離了上下文就會發生誤會。這本字表對“干、斗”這類字完全採取“一字兩見、不加注解”的辦法。這樣處理我們認為是不好的。在字表里，象“干、斗”這類字，最好加上小注，以免發生誤會。當然，如果在簡體字後加列繁體字（放在括弧里）也是可以的。

第四，韻母排列順序不夠妥善。這本字表韻母的排列順序是：a、o、e、i、u、ü、i(ɿ)、i(ɨ)、er、ai、ei、ao、ou、ia、ie、iao、iou、ua、uo、uai、uei、üe、an、en、ang、eng、ong、ian、in、iang、ing、iong、uan、uen、uang、ueng、üan、ün。這個韻序是有缺點的。首先是沒有嚴整的系統性：既不全按介音排列，又不全按主要元音排列。這樣讀者就不容易記憶。其次，打亂了北京語音各韻母之間內在的結構關係。北京語音三十多個韻母按其內部結構關係可以分成 a、ia、ua；ou、iou；an、ian、uan、ian 等若干組。我們在排列字表時，最好不要拆散或打亂這些組，就是不要把 a、ia、ua 拆成三處，把 an、ian、uan、üan 拆成四處。這樣做不僅照顧到了語音內部結構關係，也便於方言區人查閱參考。試舉 an、ian、uan、üan 四韻來作例子。“間賊建燕”四字北京都是 ian 韻，吳語等方言則“建燕”是 ian 韻，“間賊”是 an 韻。“端關專船”四字北京都是 uan 韻，有些方言則“端關”是 uan 韻，“專船”是 üan 韻。我們如果把 an、ian、uan、üan 四韻排在一起，方言區人用起來就非常方便。（這本字表採用了這樣一個系統性不強的韻序，加上前頭沒有一個韻母頁次目錄，用起來很不方便。）

第五，聲母分組問題。跟韻母可以分成若干組一樣，聲母也可以分成若干組。北京 21 個聲母可以分成 b、p、m；f、d、t；n、l；z、c、s；zh、ch、sh；q、j、x；g、k、h；○等十組（當然還可以有另外的分法）。每一組聲母跟韻母都有一定的拼合關係。例如 d、t 不能拼 ü，g、k、h 不能拼 i、ü 等等。這種聲韻配合關係不僅在描寫語音時是不能忽視的，就是對學語的人來說也是十分重要的。為了能正確地表示出北京語音的聲韻拼合關係，正音字表最好能夠把所有聲母都列上，不管它拼不拼那個韻母。不拼的就讓它空著。空著正是說明了語音結構中的一個重要的

問題。當然，這麼一來會增加不少篇幅。可是從實際價值來看，這樣做還是合算的（附帶說明，這裡只是指韻序字表而言）。如果覺得這樣做太費篇幅，則可以拿組為單位來省略聲母。例如 ian 韻不拼 z、zh、g 等組聲母，就省去這幾組聲母。可是能拼的聲母，只要有一個聲母能拼就要把整組聲母留着。這本字表却不是這樣：聲母完全沒有分組，聲母是拼一個留一個，不拼的就刪去。一組三個聲只拼兩個就只留兩個。例如第 46 頁 ong 韻，sh 聲母因為不拼 ong 韻，就刪去了。北京 sh 的確是不拼 ong 韻的。可是這正是北京語音結構上的特點之一，在某些方言里 sh 還是可以拼 ong 韻的。現在刪去了 ong 韻里的聲母，也就是抹去了這個北京語音結構上的特點。這對幫助讀者認識和掌握北京語音的結構規律來說是不利的。另外，某些聲母拼不拼某些韻母，並不是絕對的。如果只收三千來字，某些聲母好象是不拼某些韻母的。可是字數收得多一些，這種所謂不拼某些韻母的聲母數目就可能會減少一些。因此我們不必論個地來刪聲母。

第六，辨音字表還可以多設計幾個，比如某些方言不分 ai、ei（來=雷），某些方言不分 r、y（人=寅），等等，都可以給設計個表格，幫助某些方言區人克服這類難點。另外，已有的辨音字表主要是從北京語音出發來設計的。這樣在多數場合是沒有毛病的，可是在個別場合就會出毛病。例如北京 ian 韻古音有兩個來源，一個是古音二等，一個是古音三四等。古音三四等的字一般方言也讀 ian 韻，例如“建見”讀 jiàn，讀音跟北京是對得上的。古音二等的字很多方言常常讀 an 韻。例如“間”吳語等方言常常讀 gān，陰平，讀音就跟北京對不上了。一對不上就會減低辨音字表的作用。象 ian 韻這種表格，如果能夠系統地把古三四等字和古二等字區分開來（比如用個圈號，圈號前頭的是古三四等字，圈號後頭的是古二等字），對方言區人學習普通話字音就更有幫助。

第七，入聲字問題。這本字表末尾有個“入聲字表”。“入聲字表”里有少數字是古音不是入聲，現在方言里有讀入聲的。例如“鼻”，《廣韻》毗至切，是去聲字，“薄荷”的“薄”，《廣韻》步臥切，也是去聲字。“鼻、薄、荷”兩字現在有不少方言是讀入聲的。為了幫助方言區人學習普通話，把這種字收到入聲字表里去是可以的。不過個別字古音不是入聲現在方言里也不讀入聲（至少現在沒有發現）的也被收進“入聲字表”了。例如“秘、吁（籲）”兩字。“秘”字《廣韻》兵媚切，是去聲字。“吁（籲）”字《廣韻》羊戍切，也是去聲字。這兩個字就可以從“入聲字表”里刪去。

对《汉魏六朝散文选》的注音的意见

唐 君 力

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汉魏六朝散文选》(陈中凡选注)一书,其中有部分注音与普通話的讀音不合。因为編注者沒有說明注音所依据的标准,乍一見使人很难查对。我想,給古代作品注音,其依据的标准不外两个:一是依据古音系統,用拟出的音值来注;另一种是以現代語音(方言或普通話)来注。我对这些注音初步分析,才知道不是依据普通話而是依据方言。現將書中注音与普通話的讀音(以1954年版《新华字典》和《四角號碼新詞典》为依据)不同的字,分类对比如下:

声母不同的:

1. 譙: 音 qiao , 今亳县治。(4頁—5頁)。新华字典注为 qiao (qiao)。
2. 錫: 音 xi 。(36頁—38頁)。新华字典注为 jié (xi)。
3. 茜: 音 qian , 去声, 草名。(46頁—47頁)。新华字典和四角號碼新詞典均注为 qian (qian)。
4. 齋: 音 pi , 持。(52頁)新华字典注为 jī (pi)。
5. 僉: 音 qian , 皆义。(83頁)。新华字典注为 qian (qian)。
6. 脍: 音 tuan , 减。(145頁—146頁)。四角號碼新詞典注为 juan (tuan)。
7. 麴: 音 qu , “麴蘖”皆所以酿酒者。(47頁—48頁)。新华字典和四角號碼新詞典均注为 niè (qu)。

二、韵母不同的:

1. 柘: 音 zhe , 今柘城县北。新华字典注为 zhe (zhe)。
2. 埒: ①音 lie , 等义, 言和王者富相等。(33頁)。②音 lie , 相等。(50頁)。四角號碼新詞典注为 le (lie)。
3. 蹠: 音 li , 蹈。(44頁—45頁)。新华字典注为 niè (li)。
4. 僂: 音 lu , 种族名, 居今云南境。(35頁)。四角號碼新詞典注为 bò (lu)。

三、声母韵母都不同的:

1. 砥: 音 di , 磨。(17頁)。新华字典注为 di (di)。
2. 黠: 音 dia , 与嬖音义同, 戏相扰。(259頁)。四角號碼新詞典注为 niǎ (dia)。

此外如“𦉑”音 pi (47頁), “𦉑”音 pi (283頁), 都与普通話語音不合。至于“苦”(地名)音 qu (4頁), 如果不是印刷上的錯, 就更不可了解。

我認为, 給古代典籍注音应以普通話的語音为雅(当然如作古音的研究工作, 又当別論)。如果不用普通話語音而用方音, 无异是在提倡与推广方音, 这是与汉语规范化的要求不相符的, 而且也不能达到注音的效果。

山西师范学院語言教研組展开科学研究

山西师范学院語言教研組經過了整風和反右傾的学习, 反掉了右傾, 解放了思想, 鼓足了干劲, 最近在系党总支的领导下, 展开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活动。

經過討論初步确定的研究項目有: 現代汉语修辭講义, 山西方言概况报告, 毛澤东語言研究, 汉语介詞研究, 詞义和詞义演变等。

全組同志正在日夜苦战, 准备在群英会召开以前完成山西方言概况报告, 現代汉语修辭講义等, 作为向群英会的献礼。

群英会献礼的項目在五月份以前可以全部完成。这些項目完成后, 毛澤东語言研究, 汉语介詞研究, 詞义和詞义演变等就可着手进行, 預計在七月底以前全部完成。山西方言詞典的編写工作已經开始, 准备在五月份以前完成詞表, 六一年以前把詞典編成。(王叔潛)

数理語言學是一個用數學方法研究語言的學科。

数理的語言理論是在語言學公理的基础上通過演繹推論而建立的。同時，對客體語言和用來描寫客體語言的数理語言也進行了區別，後者的記錄借助符號實現。語言系統從符號學(符號系統的一般理論)的角度來進行研究。数理語言學應用了数理邏輯、集論和格子論(теория структур)等工具來分析語言系統的以及其中各單元和各類別之間的關係。由於信息論(這種理論把語言系統看作是一種帶有概率限制的代碼)的應用，也進行概率分析。這種理論可以利用統計方法分析信息(文章)以鑑定代碼(語言系統)。把語言表達為 n 度空間可以對應於信息論中的代碼的幾何模型。確立語言不變量可以應用拓撲學方法來研究語言系統及其在翻譯和代碼化過程中的變換。把一種語言表現為另一種語言的算法論對於機器翻譯有巨大的實際意義。

確定信息量、混沌度(энтропия)、多餘率和最優代碼的計算方法對於音位系統的研究可以提供最有效的結果。信息論的方法可以廣泛用來對言語電聲研究中所得的儀器數據進行數學分析。数理語言學的這一部門在遠距離通訊技術方面可以獲得重要的實際應用。

詞匯統計學是数理語言學中一個最成熟的部門，它已經找出語言的詞的概率分布中的某些規律。語言的語法系統被看作是一種富有內容的形式系統，而形式系統的描寫可以按照数理邏輯進行，語言單位的意義的研究可以按照奧地利的邏輯學家卡納普和以色列邏輯學家巴爾·席勒的符號學、邏輯語義學和語義信息論的原則進行。數、集等範疇的語言表達和數學表達的內容和結構比較構成了数理語言學的一個特殊部門。由於所表達的範疇與形式結構之間有相似性，因而可以把数理邏輯方法應用到語言的句法分析方面。

在語言的類型對比研究和歷史比較研究中可以利用確定兩個系統同形的數學方法和統計標準。為了語言系統的历史分析，可以建立一種把它變換成另一系統(後一系統與前一系統部分同形)的規則系統；可以在斷代分析的基礎上以統計方法確定語言的前一種和後一種狀態。語言的斷代分析可以通過比較同時起作用的部分性代碼〔即表現出來的東西，它們是同一個抽象系統(可變換的代碼)的表達式〕的方法實現。

在歷史比較語言學中可以利用一種方法從數量上規定語言的相近程度，利用詞匯統計方法確定語言的分期(美國語言學家斯瓦戴施的語言年代學)，還可利用概率方法確定語言學時間的趨向。

美國數學家山農(Shannon)所提出的通訊過程的數學模型，劃分出發信(息)者、代碼化裝置、傳遞系統、解代碼裝置和受信(息)者。在研究言語通訊時，這個模型的應用給言語過程及其混亂過程的電聲學、音位學、心理學和神經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結果。在語言接觸時發生代碼轉換現象，這種現象是由於發信者和受信者之間的代碼差別引起的。在所有形式的現代通訊條件下，包括大量遠距離通訊，有聲語言通訊是一種基本的代碼，通過與它的對比，翻譯成其他種代碼(其中包括數學和其他科學的符號系統)。因此說，數學的語言理論是現代通訊理論的基本部分。語言和科學代碼的對比關係的一般理論對於製造情報機有實際意義，因為在情報機中科學技術情報的記錄要借助專門的代碼。

網絡理論中所應用的拓撲學方法可以用來分析各組之間的語言通訊綫路。代碼之間各種關係的形式系統可以得到一種在空間和時間上有內容的表達。方言的空間-時間連續統(континуум)表現為一種不連續的圖畫形式，同時可以引進一種方法從數量上規定該地區和該時間的語言多樣性的度。

数理語言學是在二十世紀三十、四十年代由於邏輯語義學、符號學和結構語言學的影響而發展起來的。数理語言學的飛躍發展開始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山農的現代形式的信息論建立之後，同時由於遠距離通訊、機器翻譯和製造情報機等需要而促成的。

參考資料：《機器翻譯聯合會會報》，1957年，1—5期(國立莫斯科第一外國語師範學院出版)；Cherry, C. 《論人類交際》，1957年，倫敦；Greenberg, J. 《語言學論文集》，1957年，紐約；Chomsky, H. 《句法結構》，1957年，Gravenhage；Linsky, L. (Ed.) 《語義學和語言哲學》，1952年，Urbana；Herdan, C. 《語言是一種選擇和機會》，1956年 Groningen；Jakobson R. 和 Halle U. 《語言的基礎》，1956年 S—Gravenhage；Harary J. 和 Paper HHL “音位分配的一般計算”，載於《語言》雜誌，1957年，33卷2期。

(譯自《蘇聯大百科全書》，第51卷。白水校)

認真學習毛主席的語言理論

1959年的《中國語文》一共刊登了《認真學習毛主席的語言理論》等五篇文章，比起過去，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是我認為還作得很不夠。毛主席不僅是偉大的馬列主義理論家，而且在語言理論方面也有重要的貢獻。近年來，毛主席的語言理論受到了語文工作者的重視，這些理論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績。這是一個極好的現象。作為語言學界的重要刊物——《中國語文》，我認為應該多多登載學習毛主席語言理論方面的文章，在可能的情况下，一年出一兩期專號，或者開辟專欄，同時，還應該發表社論，號召更多的人學習毛主席的語言理論，並掌握這個武器以指導語言學的研究和學習。總之，我認為應該把學習毛主席的語言理論形成一個群眾性的運動。語言學專家、教師、中文系學生應該把認真學習毛主席語言理論作為自己的一項極為重要的政治任務；而《中國語文》應該成為積極的宣傳者、指導者。

（華中師範學院中文系 程建民）

“耽延”不算生造詞

我在《中國語文》（1959年12月号）發表的《小說“迎春花”的語病》一文中，把“耽延”認作生造詞，但是經過仔細查考，發現“耽延”早已用之于書面語，如：

就这么耽延着，差不多又过了一个多月。（《老舍選集》，8頁，開明書店版）

可見“耽延”不是生造詞。還有在生造詞中的“响歪”應為“响歪”，特此更正，并向小說《迎春花》的作者致歉。（董遵章）

對《十年來漢語詞匯的發展和變化》的意見

《中國語文》1959年7月号武占坤、王勤、程垂成寫的《十年來漢語詞匯的發展和變化》一文，其中對某些詞的處理我有不同看法。

1) 作者所謂的“產生了”某些詞，事實上包括兩種情況：一種是過去從未有過；一種是過去有，但解放後才大量使用的。既然包括後一種情況，說是“產生了”就不大恰當。“區委會”在抗戰時期已廣泛使用，“總路線”最早何時出現不敢肯定，但是毛主席《在晉綏幹部會上的講話》（1948年4月）就用過這個詞。又一處提到解放初期農村出現了“互助組……”，其實，“互助組”也是抗戰期間出現的。在毛主席1934年寫的《我們的經濟政策》一

文中叫“互助社”。

2) 作者所謂“淘汰了”或“消亡”的，也可以分兩種：一種是根本不用或基本不用了；一種則在部分人中間還用。在人事幹部中間，“三青团”“保長”等還常用到。“單干戶”目前也並不是不用。

3) “包袱”比喻思想負擔，也絕不是解放後的事情。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都用得相當普遍。毛主席1944年寫的《學習和時局》中就用過它。我記得1947年在西北“三查”的時候，出的壁報中就有好幾篇用到“包袱”。

4) “東風壓倒西風”在《紅樓夢》和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中都見過。自然，那時還沒獲得今天這樣的意義。

5) “課堂討論”代替了“習明納爾”是真的，“連衣裙”恐怕還沒有代替了“布拉吉”。平常人們說“布拉吉”的更多一些。同樣，“拉屎、撒尿”也並未（也不見得會）被“大小便”代替。

（胡雙寶）

對待學術爭論要以理服人

劉澤先同志在《中國語文》1959年12月号上發表了一篇短文，對1959年8月号景同志寫的書評表示申辯。在學術上對於自己不能同意的意見表示申辯，讀者是歡迎的。但是劉澤先同志是怎樣對待學術上的爭論和來自同志間的意見的呢？他說評介者的批評“不是有意打擊，也是夠粗暴的”，又說評介者“頑固”。

景同志——評介者是“有意打擊”嗎？是“粗暴的”嗎？提出自己的看法是“頑固”嗎？作為一個讀者，我絲毫沒有這樣的感覺。事實很清楚，劉澤先同志不妨冷靜下來再看看景同志的文章。景同志是在肯定劉澤先同志著作的優點的同時，提出幾點不同於原書所論的意見，怎麼能說“不是有意打擊，也是夠粗暴的”呢？怎麼能說景同志“頑固”呢？大概劉澤先同志受不了這樣的評論：“劉澤先同志提倡的連書辦法是不科學的，不足以真實體現詞兒連書的特點，因而是行不通的。”其實不同意這個評論也可以反駁，大可不必動意氣。至於劉澤先同志“多年研究的成果”，景同志是肯定了，並沒有“否定得一干二淨”。就是自己認為“多年研究的成果”，讓大家討論一下，那又有什么不好呢。我希望語文工作者要堅持“以理服人”的精神來對待學術爭論。

（安徽 程現林）